

# 劇學月刊

二十三年十二月

第三卷

第十二期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出版

世界書局發行



案備局育教市海上

局書界世

# 生招校學授函文英

宗旨	教法	資格	畢業	學費	報名	獎金	章程
----	----	----	----	----	----	----	----

灌輸英文語言及文學上必需知識並各種應用文。以期養成商業及其他實用人材

講義——由英文專家根據最新教育原理編輯。  
改卷——詳細改削。並加眉批。  
答問——反覆指示。不嫌詳盡。

初級祇須粗通國文。中級須初中程度。高級須高中程度。

初級半年——能讀普通書籍，並略能寫作。  
中級半年——能讀，並能寫作日用文字。  
高級一年——能自由作文，並能譯讀長篇論著。

初級二十元。中級三十元。高級三十元。分期繳費亦可。辦法另詳章程。

自即日起。請向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或各處世界書局分局報名。

初級第一名卅元。第二名廿元。第三名十五元。中高級第一名各五十元。第二名各卅元。第三名各廿元

本校印有詳細章程。如蒙索閱。請就近向世界書局或本校索取。

## 為清寒學生減免學費啓事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各界報名者甚為踴躍，頃接來函多通，僉稱經濟拮据，有志未逮，可否酌減學費云云。按不景氣確為一般現象，本校提倡教育，對此深表同情，為獎勵清寒學生有志入學者起見，特設減費學額百名，其辦法如下。(一)由家長或所在機關之高級職員來信證明確為清寒學生(二)經本校審查確實得減免學費如下

初級	原定二十元	改收十二元	中級	原定三十元	改收十六元	高級	原定三十元	改收二十元
----	-------	-------	----	-------	-------	----	-------	-------

號〇三一路灣連大海上：址地

澣文詹任主務教 誼高陸長校

圖為羅瓊公先生  
夫婦之墓在北平  
西山四平臺幻住  
園中程硯秋歲時  
及遠行必往祭之  
李君永福於硯秋  
最近祭掃時攝贈



陝西武功縣城隍廟戲臺

↑寶雞縣城隍廟戲臺



紅拂傳脚色					
歌	侍	紅	徐	虬	李
雅	女	拂	洪	莽	靖
		且	客	公	末
			丑	淨	生

羅瓊公先生為近代  
作劇名家詳本卷第  
十期中先生作劇注  
重情節開劇界十餘  
年來新興局面圖係  
先生為程硯秋編紅  
拂傳劇本之手蹟



鳳翔府內城土地祠戲臺

鳳翔縣城隍廟戲臺



寶雞縣東關外戲臺

鳳翔府東門外會館戲臺



劇學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目錄

圖

作劇家羅癭公之坟墓

作劇家羅癭公之手迹

寶雞縣城隍廟戲臺

陝西武功縣城隍廟戲臺

鳳翔禱鎮城隍廟戲臺

鳳翔府東門外會館戲臺

鳳翔府城內土地祠戲臺

寶雞縣東關外戲臺

文

雅俗之辨

國劇中的「男扮女」問題

徐凌霄

王平陵

近六十年故都梨園之變遷……………張次溪

論有聲電影……………靜因

說別本殺嫂……………曾經滄海客

論陰出陽收……………穎陶

畫蘭……………曹心泉

白虎堂(續)……………蘭溪漁隱著  
陳墨香藏

岑齋讀曲記……………祁茗生

中國舞臺進展的觀察……………雪儂

北平的百戲(續)……………佟品心

烏闌誓與紫釵記……………綠依

麥圖娜(獨幕劇)……………佟品心

出版介紹 雨窗欹枕集 清人雜劇二集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 雅俗之辨

徐凌霄

## ▲不厭求詳

「崑腔雅，梆子俗，皮黃雅俗共賞」此多數比較同情於皮黃者之言也。補菴談戲云「笑儂戲詞可稱雅俗共賞」又云「傳奇家的詞藻太文，亂彈的詞句太俗，太文了大家不懂，太俗了又往往可笑。」又云「亂彈的詞，不能用文章上的修詞法。無已，說句沒標準的話，就是要他雅俗共賞。雅俗共賞這句話，很沒有標準，因為再亦想不出比這四字相宜的話，只好暫時借用。」

熟翫韓君語氣，似覺「雅俗共賞」四字失之籠統，或過於抽象，使人無從得清切之了解，而一時未得妥當之形容。故曰「暫時借用」，吾今爲補充其意，加以說明，（一）雅俗之辨（二）雅俗共賞之故。前者是說崑黃本體之雅俗，後者則爲雅人俗人對於皮黃之心理。欲明皮黃本身之雅俗，宜先將一般之所謂雅俗，作普遍之診察。有多方之參證，則連類而及，不難豁然貫通。

雅俗二字，雖涉抽象，但各有其習慣連屬之字以增加其辨別力。故

有高雅，典雅，文雅，風雅，閑雅，溫雅，雅韻，雅致，而「雅」之色彩漸明。有粗俗，淺俗，俚俗，俗惡，俗氣，俗陋，而俗之形態如見。大抵雅者深沉而蘊藉，俗者淺易而顯露，雅者耐尋味而多興趣，俗者多刺激而少美感，此其大較也。然而雅俗非絕對的，非永久固定的，苟漫然執一端以認定其雅，或憑主觀以自鳴其雅，結果恐不成爲雅，而反落於俗，今逐層分析之：

### 一 「生」與「熟」

「俗」者，「熟」也。同是一句話絮煩了，就覺得俗，偶然一說便顯得雅，多數能說能道，便覺得俗，少數居奇炫祕，便顯得雅。其實詞還是這個詞，意還是這個意。一位文學家——（記得是黃季剛待查）——說「馳鐵道曰附軺車，乘輪船曰上番舶，苟俗間所恒用，必須易以他言。」這幾句話可稱要言不煩，鞭辟入裏。把雅人的「賣弄慾」說透了。我在這裏再補充幾句，就是所易之「他言」復爲「恒用」之後，必又有「他



言之他言」以代之。或者仍然回到原俗的原位，那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說慣「附輜車」了，則「附輜車」就可以變為俗，「馳鐵道」又變為雅。只看「兒子」二字不是通俗而恒用的嗎？青風亭的戲詞「好好一個兒子」「養兒子有不教訓的嗎」「你我的兒子可從此道而去」「寶蓮燈的戲詞「打死他家幾個兒子」「你的兒子在那廂」「替你那兒子償命」等等，確乎就是普通家常語的「兒子」。有些酸人故意用典稱自己的兒子是「小犬」或「豚犬」，便自以為雅了。誰知倒被古文家嗤之以鼻，「俗不可耐」還是用「兒子」為雅。曾文正的文章裏說「兒子紀澤」並不用說「豚犬紀澤」。其他古文家莫不如是。又如繙紳上的官名，被一般人看作俗。偏要用古官名，甚麼「司空」「司馬」「正郎」「副郎」「主政」等等，但古文家偏要「方侍郎」「姚郎中」，倒又雅得多了。這都是雅過了頭，重新回到「俗」的實例。

拿最雅的古文家作標準，則寶蓮燈青風亭的兒子不算「俗」，而二進宮的「兵部侍郎」亦還比「少司馬」來得順適。

黃君又說「本子史而成俗者，兄弟曰昆玉，城池曰金湯。本古語而成俗者，苛切為吹毛求疵，自欺為掩耳盜鈴。本譯語而成俗者，心行為思想，平準曰金融。」這是說典雅之敵，雅何以常與典相聯乎？就為的有出處。出於子史典籍者，謂之「古雅」。出於東西先進者，謂之「洋雅」。但這些也都有時間性的，牠們的雅，也是早晚市價不同。二十年前，盛興日本名詞，大家都很珍重，其實日本名詞好些是襲自中國，不過中國人自

己忘了，所以看着新鮮，而今通行已久，大家也就看慣無奇了。又如「密斯」之稱，在歐化語初次發狂時代，看得「小姐」「姑娘」等等，真是俗不可耐。而今則「小姐」又代「密斯」而興。譬如冷宮裏的妃子，忽又盛妝而出，頓覺新穎美妙矣。

所以「俗」就是「熟」，或者絮煩的「絮」都可以一義相通。俗不是固定的，或者熟能生巧，善於運用的，自能化朽為奇。或者新陳代謝，冷落許久，更可翻身捲土。而且在某一階段的人，自以為雅者，在高一級的階段裏，也許又看作俗了。譬如西廂水滸在詩家文豪看了本是「俗玩藝」，但金聖嘆卻把它擡到史記杜詩離騷莊子同列，一切的六朝唐宋八股均不在話下了。這也是因為詞章古文八股等等，在聖嘆那樣程度看來，實在太熟了，亦就是太俗了，所以要到小說裏尋覓生發。

現在一般人們對於崑腔的觀念不離乎「曲高和寡」這四個字，已成了談論崑腔的口頭禪了。若細加分析，則一方面曲高，所以和寡。一方面是和寡，所以顯得曲高。滿街都是皮黃，人人能唱能懂，就得算俗。——（熟）——崑腔久已冷了，先不論內容，就憑這個冷勁，就有稱雅之可能。——（生）——如同玩古董一樣，物稀為貴，咸豐磁煙壺的「高亮趕水」並不見得比光緒磁的精緻。但因這一號的煙壺製品有限，市間少見，所以得者名貴非凡。假如崑腔現在依然「吳中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絕妙詞」或者「滿村爭唱蔡中郎」的時期，「見慣司空」只怕雅字就要落點行情。再拿實例來說，昔年我隨宣山左之時，每逢衙門裏



傳班子演劇，縣官點戲，照例要點勸農。班子裏恭維縣官，照例用封王或封相賜福慶壽。此外崑黃各劇，隨意點派，應有儘有，一般看去，殊無雅俗之分。又濟南各樂戶十幾歲的女郎，亦都是人人「收拾起」，家家「鼻睛絲」，歷下志游之北里志，記之甚詳，誰也不當作稀罕，再舉一例來說，我所最佩服的雅曲，是大賜福。不但腳色齊全，工力悉敵，即以聲調組織而論，真够上「和聲鳴盛」，「盛世元音」，假如崑腔戲可以表徵國劇的話，則大賜福應是崑腔的表徵。但是我的這點管窺蠡測，也會碰過崑曲家的釘子。他的理由是一齣開場，大家試嗓子的東西，誰都會唱，俗不可耐。我才曉得大家會唱就是俗，獨得之秘就是雅！又如寧武關一劇亦並不是甚麼絕世奇珍。只以我的家庭而論，幾位老兄各有個抄本，這抄本不是四庫全書的抄本，乃是用摺子抄的連工尺帶詞句，每頁只抄兩三行，是爲各人唱曲的時候，帶在身邊方便。一日王劍鋒問我，現在在北京唱寧武關很不易。李萬春學會了，因爲某票友說了一句，「要不得」就一直不敢露。聽說這齣戲是譚鑫培的絕唱，某票友得譚的秘傳，必須依此系統，方爲正宗。我說：有這個事嗎？我這裏也有幾個本子；你去找人對對。據我看來，料想也祕不到那裏去。尤其譚鑫培，他的崑腔根本就有限，他一個皮黃名角，居然還會別母亂箭，總算難得，但是只可以增加譚鑫培個人的雅氣。決不算他獨有之雅，歸入譚派。

寧武關是大名角老譚難得之劇，於是乎大雅而特雅。大賜福是多人會唱的，就算是俗。這已經給予我們關於雅俗的一種認識——怪！

## 二 「深」與「淺」

高深的是雅，淺近的是俗，所以「高雅」與「淺俗」常相對稱。這也是分別雅俗的一種說法。自然高雅的東西，常有特殊的技巧，或深刻的意義。例如嚴又陵的編譯名詞「內籀」「外籀」的一個「籀」，便講出許多道理，比「歸納」「演繹」自然高雅的多。不然爾雅說文，何以成爲專門之學乎。但這與文學，卻又不必然發生密切之關係，因爲用字用到韓昌黎那樣的考究入微，他的曹成王碑還被人家罵一句，「剝韃鏃掀撒萊跳，不今不古，亦何爲哉！」可見深文奧義，有時是徒然障目的了。晦澀的字，有時會損壞詞句的美，其爲害也並不下於俗人的白字，破體字。——（白字即妄人所說的別字）——知此而後可以論劇曲文詞之高雅與淺俗。

上期曾說過以皮黃與雅曲相比，僅就字面而論，那是比不上的。這也沒有別的原因，一半固然是「三斤豆腐兩斤白麪」的人所寫，一半也是雅人們各各的主觀太重了。一聽場上的詞句不是他們案頭書本上的酸文僻字，他們就敢楞下斷語說是「俗」。

要知道文詞不是文學的全稱，即以文詞而論，亦不是詞藻字面所能賅括。只看唐人詩句直如白話。詩家亦講究白描。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不害其爲一代詩人。水滸紅樓的文詞誰能說不是空前絕後。莎士比亞的詩歌，劇曲，語文，句句和「踹豆」一樣的脆活，精靈。又何嘗用著浮

詞濫調。所以像斷密澗李密投唐在半路上對王伯當說的：

保得孤王，

就保；

保不得孤王，

教孤好跑。

這幾個短句。字是一個個飽滿，韻是一節節的堅實。意義是雙關敏妙。

「教孤好跑」一句，可作「逃跑」解，亦可作「跑路」解。即是所謂「放空躑」。「繞大灣」落空白費之意。「跑」字是廣義的。若使笨伯先生死心眼認準了臺上的李密還騎著馬哩，那裏會跑，那就只好請他到破廟裏面壁去了，然而吾敢斷言，即使司馬遷不死，莎士比亞復生，對於此等絕妙好詞，亦必拍案叫絕。

至於「三斤豆腐兩斤白麪」的人，寫出來的劇本，誠然多數糟糕已極。但是有些社會劇的詞句，還是非豆腐白麪的人吐不出相當的材料來，即如小放牛的：

(問)天上梭羅甚麼人栽？

地下的黃河甚麼人開？

甚麼人打馬三關走？

甚麼人出家沒有回來？

(答)天上的梭羅王母娘娘栽。

地下的黃河老牛開。

楊六郎打馬三關走。

韓湘子出家沒有回來。

這正是民間文學的真品，適合牧童村女的口吻，起初人們只覺得一派天真可愛，後來看了某學府所採的地方歌謠，才知道這種歌謠名曰「對花」，黃河流域一帶各處鄉村都有。其所異於平常的秧歌者，只是對唱而非單唱。故戲中曰「幫腔」曰「對詩」，皆以表其合奏之意。古聖賢采風里巷，必且有取於茲。今之文化家走向民間，亦加相當重視，至於舊式文人，容或卑無敢論，適以見其陋也。又如打花鼓的「好一朵鮮花」，「說鳳陽道鳳陽」都是很好的民間文學，斷乎不能輕視的。文人所以輕視者，以其為大衆能唱能說無居奇矜異之可能也。然試問此等語詞，文人腹中能有之乎？文人之所以輕俗重雅者，以「俗」乃人人所能道，「雅」則文人所專擅也。但「俗」有為村氓所能，文人反而只好擱筆者，則又何奇之可居乎？而且像「教孤好跑」等句，若說是文詞，必有文人旁作獐笑曰：「這是通常的大白話，既不典又不雅，何文學之有？」如是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嚴重的教訓，斷定他根本不明白文學的要素。須知「教孤好跑」若出在常人口裏，用在賽跑或捉賊的場合裏，當然是俗了，尋常極了。但是用在斷密澗李密投唐的場子，那就成了機鋒四射的妙文。正如同「歧王宅裏尋常見」四句，若按字句而論，那亦不過是尋常白話一般，但是把整個的四句一看，題目一看，是江南，是杜甫，是李龜年，身世個性，當時的情景，滿目的滄桑，包掃無遺。誰也不能不

承認是千古絕調。這又是文詞之雅俗，不在乎字句的冷僻，一個體例。

你說你公道，

我說我公道，

公道不公？

自有天知道！

這不是極平常的白話麼？賣豆腐白麪的土老闆，都會掛出「張公道」「劉公道」的招牌，那與「王麻子」「汪麻子」「王致和」「王政和」本亦差不多的市聲俗語，可是女起解崇公道這幾句上場詞，誰又能說不是千古妙文？——音節，字句，意義。而且我敢說這樣詞句，是永遠不會俗，愈熟愈不俗，比賣點表面的冷字，自以為博雅，反被真正大雅所笑者，勝強百倍。

顧亭林說的不錯「舍恒用而借古字爲蓋其俚淺」又有人說不遵正軌而無理由者（一）是古非今，（二）慕難賤易，（三）崇雅而鄙俗，（四）趨奇而厭常，是爲四敵。信哉是言。常讀夢華瑣錄長安看花等劇場雜記，遇「串」必寫「纂」，「扮」必寫「搬」，徒然費事，雅亦有限。至如都市叢談等書必寫「相公」爲「像姑」則連「典」字都說不上，只是腐惡腦筋自爲祟幻而已。

### 三 「正」與「訛」

「俗」亦可以作「訛」字講，三國水滸的評語，常有「俗本訛」

的話頭。這可以證明一般對於「俗」字，又有訛誤的印象。而雅正二字相聯。又與俗訛對舉成詞。於是豆腐白麪老闆的原形，又出現了。當然「貼」之變「占」，「狼」之訛「良」——白良關——是毛紙木刻小本子的省筆之誤，十分可笑。這是印刷方面的謬陋所致，當古時「恬筆倫紙」尙未發明之際，削竹爲簡，以刀爲筆，刻劃橫豎，便自成文的時期。何嘗不是小唱本的刻板法，或者還沒有那樣整齊。漢學派考據家古文今文俗字雅字，鬧得頭昏眼花，有一大半是「醜丑便寫」「貼占偏旁」之類。此等字體之訛，自是可笑，然而不須執此以爲黃劇太俗之罪案。

趙子龍是那裏來的「四將軍」就憑這一句就，足可承當一個「俗」字而無愧。但關羽張飛亦並不是甚麼「二弟」「三弟」劉備與他二位不過有些手足的感情，並不是大哥。雅曲本子如負荊刀會等齣，所有兄弟父王稱呼，若按事實考究起來，豈不也是訛了，錯了，俗了，由此類推，凡戲劇中之人名故事，多數不能與歷史事實吻合無間。無論是崑劇，是黃劇，是雅劇，是俗劇，是中劇，是西劇，乃至小說，文學，藝術，皆不能與以真實爲主之歷史的科學的紀載相同。夫戲者戲也，其旨非戲，以重戲體。其術則戲，以廣劇用。劇者甚也。甚言之也。顛倒錯亂，節外生枝，乃技術上之常事。莎士比亞的劇本此例甚多，不足爲病。但這並不是說訛都不是俗也。例如百壽圖一劇，有兩位大仙對弈的雅事，有趙顏求壽的妙文。及劇情已終還來一句，「再添一歲湊成百歲」的特別要求。碰個「貪心不足」的釘子。在意義有深刻的諷刺，在結構是幽默的尾聲，再用程長庚

何桂山兩位崑而兼亂，泰而且斗的雅俗。分去南北二斗。足可當得一齣雅趣的好戲。可惜二位星君的唱詞太俗了。俗就俗在一嘴的象棋，甚麼

「噉」「車」——（車讀如居）——「馬」「兵」「士」「卒」

「儻軍」「打將」聽去，不像是仙人手談，倒像轎夫息晌。這一類的詞

句，卻是俗不可耐了。但是要知道（一）其所以成爲俗者，並非說象棋

就不配入戲。乃是仙人似乎應當玩玩圍棋，方爲合格。誠然事實上二位

大仙如果高興玩象棋，甚而至於打麻雀，鬪梭湖，也並非不可能。不過就

風格而論，仙人是高品，對弈是雅事，山中一局，隔斷紅塵。總以黑白分明

之「無字碑」爲較近情理。若「車攻卒」「噉打將」則於身分太懸

也。但假如下棋者非二位大仙，乃連升店老闆之類，則象棋反爲合式。故

曰象棋不俗，俗在不合身分。（二）雅詞誤用，亦就是俗。人知「頭戴烏

紗奉孝先」之訛誤鄙俗，而王寶川以大家閨秀——非女票——而念

「閨中少婦不知愁……悔教夫婿覓封侯」李克用以番王武傢伙而

念「太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又安得以其文詞之稍雅，而

免於戲詞之俗乎。善夫徐靈胎之言曰「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

取顯而不取隱，蓋述古人言語，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非文人學士自吟

自詠之作也。」若必鋪敘故事，點染詞華，何不竟作詩文，而立此體耶，譬

之朝服遊山，豔妝玩月，不但不雅反傷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實情，

顯必有深義，隨聽者之智愚高下，而各與其所能知，斯爲至境。又必觀所

演何事，如演朝廷文墨之輩，則詞語仍不妨稍近藻繪，乃不失口氣，若演

街巷村野之事，則鋪述竟作方言可也。因人而施口吻，正所謂本色之此元人作曲法門也。元曲如是，皮黃亦何獨不然，即任何劇曲亦不能此原則。故凡一聽皮黃詞句，覺其質直便自蹙額者，大抵拘於詞章之見，酸丁之主觀，不知亂彈且並不知雅曲矣。

#### 四 「粗」與「精」

「精細」與「粗糙」自然也是雅俗判別的標準之一，所以「雅」與「粗俗」亦是常常對舉的。以崑腔與皮黃而論，崑腔可以做黃的三件寶，不出乎詞句，曲牌，工尺譜。詞句的部分，包括詞藻，句格，精三項，這是要特別討論的，暫且不談。先說曲牌那是崑腔老兄的「殺鏢」六宮十一調，黃鐘大呂，仙呂，中呂，這宮，那宮，每宮之下，有南詞，有曲，詞有詞牌，曲有曲牌。有同名而異宮的，有屬北而兼南的，既然有宮支配，不用說某牌某調，代表某種的情緒。是歷歷分明有條不紊的。依詞品考證諸書所述。唐人之詞，多緣題生詠。如填臨江仙之調者，皆水仙。填女冠子者，皆詠道情，以調爲題。方是唐人遺法，且如蝶戀花取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取江淹「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家在鷓鴣天」劉光漢云「人作詞以調爲題，觸景抒情，必合詞名之本意。若宋人填詞，則不復生詠，唐人由詞而製調，故詞旨多與調名相符。宋人因調而填詞，故詞多與調名不合。牌之外，又有題，此唐宋之異也。」

準此以談，所謂各式曲牌，適應各種情緒者，僅乃存此原則。事實上早已自亂其例。故不但武劇起霸之「殺氣冲霄兒郎虎豹」即號稱名曲之「山門首折」樹木叉牙峯嵐如畫」亦一樣冠著鮮豔嬌娜的點絳脣三字，明珠一顆，與狗肉和尚魯智深結緣，彼生花之筆的江郎，諒亦夢想不到耳。昔者崑腔有「車前子」之號，以其索然無味也。若以各曲各牌分宮配調而論，何者淒涼激楚，何者歡愉舒暢，宮商細判，哀樂分明，如梨園原所記者，則不但有味而且各有各味。應是細緻無匹，精雅絕倫，彼日爲「車前子」者得無妄乎。然必崑腔先有以自嚴其守，確然信己信人而後可以責望於聽衆，今依劉君所說，則唐人觸景抒情，合詞合意，至宋以後已消失矣。詞不足以寓意，調不足以宣情，而惟是格律之限制，字句平仄之拘束，形魄已離，只有枯骸，又何怪乎肆口極言者，直指爲「伊呀喇嗎」一片「迂膜黏痰」使人昏昏欲睡耶？

崑之曲韻，比黃之十三轍，精細多矣！與詩韻有別也，與詞韻有別也。然如久享盛名之玉簪記衆口膾炙之琴挑而朝元歌四支之詞「長情短情，那管人離恨，雲心水心有甚閒愁悶，一度春來一番花褪，怎生上我眉痕。雲掩柴門，鐘兒馨兒在枕上聽，柏子座中焚，梅花帳絕塵，你是個慈悲方寸，長長短短，有誰評論。」癩菴顧曲塵談謂其所用諸韻，荒謬絕倫。「清」字韻是「庚亭」，「恨」字韻是「真文」，「心」字韻「悶」字「痕」字「門」字，純是「真文」，「聽」字韻，又是「庚亭」，「焚」字「寸」字「論」字，又是「真文」。一首詞中，令人究不知所押何韻，

忽而閉口，忽而抵齶，忽而鼻音。歌者輒宛轉叶之，而此曲唱者雖多，無一佳者。如此說來，則皮黃十三轍之不立「庚亭」而只有「人辰」，也算獨有之病了。癩菴之意，一曲之中，只可一韻到底，不可串用。此層與鄙見頗有不同。這裏並非討論，應串不應串的問題，乃是借作崑黃精麤之比較。以明大雅們所唱的雅曲，自負的韻律，亦就够麻胡的了。夫豈止且腳所唱之「長情短情」接上個「恨」，而且小生唱的「更深漏深，獨坐誰相問」也就接上個「聲」，不但玉簪記「庚亭」串「真文」即如繡襦記的「新水令何嘗不「淒微」串「居魚」——（杏園東去曲江西，約同僚一般回去……）鳴鳳記何嘗不「庚亭」串「真文」——（恁道俺謗明君，違天命）——以此類推，曲韻之串，正與皮黃中之「衣齊」串「灰堆」——「打金枝」——「居魚穿衣齊」——「敲骨求金」——相同，並無多大的精粗之判。

至於工尺之譜，崑譜自有一番縝密工夫，用作記錄，以廣流傳，便於尋按，自無不可。但若謂唱曲有譜便雅，無譜必俗，則殊不然。古語曰「大樂無節，大禮無文」，大樂豈能無節，不重形式，不涉苛細，則無節矣。昔年何海鳴，王小隱，顧紅葉諸公，公燕琴學家王心葵於陶然亭，請其靜奏一曲，焚香端坐，衆客環立，凝神屏息，萬籟寂然。已而清韻悠揚，沉雄杳邈，聆之心曠神怡，而莫辨其是何法曲。有叩詢者，答曰「此流水也」。問其工尺若何，則笑曰「譜乎琴而有譜，不成其爲琴矣」。始吾以爲大言高論也，已而默察其所以，復假定當日在坐之曲家名流，按譜作歌，相形之下，

實在難免嘈雜之感，吾非絕對主張無譜論者，但冀過於特譜爲雅者之有以自省耳。

## 五 「潔」與「穢」

「雅潔」與「穢俗」亦是對待的，崑黃既然分雅俗，當然崑的詞句要乾淨些，是的，就大體上比較起來，好像崑詞是乾淨些，在崑黃柳三種劇曲而論，最穢的當然要數柳子。未經京朝雅化的皮黃，大概也够受的，以玉堂春一劇而論，黃班唱到「周倉腳下」一句就帶過。柳子的肉麻，則無法下筆複述矣。「飛過來飛過去……」那一句本來不大乾淨，柳子裏把不乾淨的味兒，要唱個足，黃班雖然也是這個詞，輕輕的帶過，亦就不甚難聽了。游龍戲鳳正德說：「手中無刀，怎樣殺人」底下鳳姐的回答，在柳子裏，真是不堪入耳。黃班裏改作「你那心比刀還狠」改得真好。意到而詞不難聽。雖然不乾不淨的地方，也還難免，有待改善，究竟多數合於雅化的途徑而邁進了。至於崑腔，的確有些以雅韻道俗情的長處。如琴挑驚夢等都大致過得去。而佳期一齣則將崑兄之雅，大洩其氣，生殖器居然細描細寫，連演帶做。不但黃劇少見，即柳子亦無如此細緻。西廂記之被稱淫書，以此段爲表徵。崑腔既稱雅劇，怎奈此齣實在是一淫戲。淫穢的情節，要使之變雅，並非不可能。詩經上寫過多少桑間濮上，淫奔歡悅，何嘗有刺耳觸目的淫聲浪氣。這決不是有點子曲譜曲牌這宮那調就可以遮醜的。挑簾裁衣會列禁戲，淨丑科諱，其詞有三句

不離□□者。李笠翁曲話科諱篇「戒淫褻」云「戲中花面——（霄按：此花面不單指一項）——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汙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諱之設，止爲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即談慾事，亦有一善戲諷今，不爲虐今」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到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語，感人觸耳，則借他事喻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又忌俗惡節下所云「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重關係節云「生旦有生旦之科諱，外末有外末之科諱，爲淨丑之科諱易，爲生旦外末之科諱難，雅中帶俗，又於俗中見雅，於嘻笑談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貴自然節云「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皆扼要之言，與拙著滑稽專論可以互相發明，從此可知雅曲之穢俗，一樣是不可嚮邇。不過在雅聲雅派的庇蔭之下，非特別注意，則無人論及耳。夫擅長滑稽，乃中國人之特性，而誤解滑稽，又爲中國人之通病。所謂通病即以穢爲趣是也。試觀笑林諸書，大半不離生殖器。夫生殖器乃人人所有，男女之事，更爲居室之常。並非特異，何與突梯？以此爲趣，適見文化之未進。無論崑黃，胥宜反省，若復因循故態，其所貽之不良印象甚大，影響於國劇前途，尤非淺鮮。即如笠翁所說亦須再加詳

慎，以梅龍鎮爲例，則如「你那心比刀還狠」一語合於笠翁之第二法——（褻語慮人觸耳者，借他事喻之，言在此，意在彼）如梅龍鎮上「好緊的門戶哇……」則似合於第一法——（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然而終是不如前者之空靈無滯而含渾一切也。

## 六 公私——高低

以上幾種分別之外，還有最要緊的基本原則兩項，（一）是公私之別，（二）高低之別。

心乎公者，出語行文不求雅而自雅，不避俗而自然不俗。那就看他是不是在借端賣弄。假如說一個話，寫一句文，用一個典，寫一個字，當他下筆或者出口的時候，不以旁人之了解爲前提。不思盡忠於他所欲說明的事實，而心裏只期待著被稱贊博野大家，那末，不論他的東西雅不雅，這個「私」的態度已經俗透了。而且一有私心，專爲自炫，勢必至於「胡造亂抓」，合於「以艱深文淺陋」的毛病，不可救藥。文化進步的國民，說說話來，寫出文來，以不得人之共喻爲恥。反之程度低的人，則以人家不懂爲高。這個全在乎心地之公私，知識的廣狹。

程度高的人，就是有學問有修養的人，那怕隨筆說句俗話一樣有豐富的機趣。——（笠翁所云「談諧嬉笑含有絕大文章」）——那也不妨於俗。程度低的人，自己心裏先不乾淨，那就無論怎樣也不能乾淨，會見一個筆記上，說有讀易經「男女構精」而手淫者。夫「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明理見道之言。聖人具此胸襟，著筆時當然說不到猥褻之念。但凡人若是一腔猥瑣，聖人亦無如之何。「風動幡動」釋家認爲參禪妙緒，俗子亦何不可認爲俏擺風流乎？此正如病黃疸視物皆黃色，卑之無高論者矣。

心地之公私，知識之高低，是雅俗之最大標準。而精粗文野轉爲次要之義。故爲崑曲計，欲求維持自身之雅（一）當檢點自身。（二）力求普喻於衆之法。人不懂崑腔不足以見崑腔之高雅，正是崑腔鄙陋不堪的反證。不但崑腔，卽黃劇一切技術秘密亦復如是，未有志在自炫而可以得諒解於開明之世者。

現在再說皮黃「雅俗共賞」之故。第一須對雅人俗人都給一個相當的定義，還須先確定雅人俗人的立場。

雅人俗人，各界都有，但既然說的是劇曲，受人鑑賞之事。則此處乃指劇場觀衆之雅者俗者而言。劇場的觀衆，是觀劇的大衆，不是專門的一部分的人物。所以雅人應不指專門研究某部分藝術的人，俗人亦不是指太粗俗的人而言。

拿崑腔來說一切的崑曲家，唱曲家，譜曲家，只能算專家，不能算劇場裏的雅人。昔日榮慶社在天樂園常演，東樓上是趙子敬鍾秋岩袁寒雲，西樓上是陳仲鸞袁珏生汪隸卿，都是專家曲友，但不得謂之劇場裏的雅人。有人說榮慶社的崑腔，有如許專家來光顧，前途無量之兆也。我說專家來指導曲藝，自然有一部分的利益。但是戲園裏若專仗專家，那



就只好關門了。陳彥衡自然是譚腔研究第一人，可是戲園裏多出幾個陳彥衡，則譚鑫培只好餓死。崑劇並不專是唱，它的生命寄在一般看戲的，及一般不會唱曲，不解音律的人們的身上。譚劇的生命，寄在不會唱譚腔的人們的身上，因為譚氏亦不是話匣子，而且即以唱而言，誰能把唱曲畢了業，再進戲園。所以：

雅人乃「不暇具體的了解音律技術而能抽象的領略美感之多數，有修養有較高興趣之中上流階級。」雅人對於專家為比較多數，他們毫無崑黃高下之成見，只有雅味入耳好聽就合胃。

俗人乃不懂音律，而且對於皮黃劇曲之腔板字調，亦不求甚解，對於詞句戲情等，卻時在尋求其相近相習的娛樂之中，下階段的士商而言。他們與雅人，並無十分嚴格的高下可分。不過他們看戲，是要注意故事，談談戲情的。雖然够不上研究意義，但確是戲劇的觀衆，然而這是雅人們所認為俗的。雅人們是要以品題腔板身手為高雅的。雖然他們不能比專家那樣具體。

俗人不能費心，也沒有閒工夫去引商刻羽，鑽研章句。他們願聽「我」心中只把那湯賊來恨「不願聽「韞君仇含國恨」因為這「韞」就能把人「韞」住。

俗人之下，應當還有一種最俗人——「野人」——歡喜聽「小親親摟抱在懷中」歡喜看刺激力大的梆子戲，或者「蹦蹦」這與高雅的專家是兩極端。

崑腔雅，梆子俗，皮黃雅俗共賞，把這三句再加申說就是：

崑腔受雅人之賞識，雅人若專指崑曲大家，或大風雅家而言。則與下文「雅俗共賞」之「雅」並非一事。的確，專門崑腔，或崑腔迷的先生們，請他聽皮黃是掉頭不顧的。「雅」到譚鑫培也不能入耳一聽「店主東帶過了」他們就翻了！

梆子受俗人的賞識，這個「俗」也不是「雅俗共賞」的「俗」，聽小馬五的俗人，絕不是聽梅蘭芳的俗人。

故知皮黃雅俗共賞之雅俗，非崑雅之「雅」亦非梆俗之「俗」，乃無專嗜，無甚特殊色彩者。

皮黃，應指受過雅律化之京朝皮黃及京朝雅伶演的皮黃劇而言。因為外路的皮黃，像漢口的土皮黃，其粗糙與梆子相類。雅人們不會感到興趣，則不能成為「共賞」，即住慣北平的俗人也不喜聽之。

京朝派的皮黃，音律有點崑之雅味，雅人喜之。其詞句近於語體，入耳無障，故俗人喜之，於是「雅俗共賞」其道大行矣。

然而這樣共賞還不是真正完全的賞鑑，欲求真賞須先把場上文學之要素，說明一下，那就是合言語動作文詞音節而為一的立體文學，真正活文學。在觀衆方面，要把視官聽官聯合動員聚精會神，才能領略出場上文學的真趣。文學——作品——除了無句讀文，以及形象之文而外，凡是可以看得明，念得清，有篇幅有秩序的文字，都不能離卻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的原則，不論中西文，都是一理。不過中國字與西字構造

不同，技術體裁亦因之而異。

欲知文學爲何物，須先識字，欲知中國的一切文學利病得失，須先認識中國字。

這裏所謂識字，不是照普通的讀書識字，念出口，寫出手，就算完。也不是小學家，考古家那樣，講說文，翻爾雅，開些金石，甲骨，諧聲，轉注，只須方體單音認明白了。那末，每個字的起落安頓字與字間的聯斷分合，以至奇偶相生形聲並擅的美術可以豁然貫通。甚麼文學的疑難，都迎刃而解，古文家與詞章派的文統之爭，「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死活問題，紛紛嘵嘵，纏繞不清，歸總一句其病皆在於不識「中國字」。

方體單音的字是中國文學構成之要素，亦就是與西方文學——聯體拼音構成的——天然不混的原因，一字與一字相準，一音與一音相協，長短能均，輕重悉稱，是西文所辦不到的。全世界中只有中國一國有文字，中國的文字兼形象與聲韻之優點，西文只是記音的符號罷了。

僅偶文韻語，不能算是文學，離開偶韻，亦不能成功中國的文學，昔年窗下學文，從「對對子」入手。「天對地，濁對清，河岳對日星」由單字對而雙字對而多字對而五七字對的詩聯格。四六對的駢文格，把形聲準協的技術做到了，練熟了，則詩詞駢偶的基礎才得穩固。由此而擺脫程式的拘束，進一步入於活的運用，奇偶相生，情藻並擅，則文學之條件已備。由聲色格律研究神理氣味，由此以進入「質」的方面。那就是學問，思想，精神，情感，及一切充實的材料。無有止境，無有定限。這樣用中

國文字寫出來念出來的中國文學，當然不至與西方文學相混，而獨樹一幟了。因爲西文長短不齊，根本就沒有「偶」，所以中國詩詞歌曲譯作西文，全成了嚙哩嚙嚇的笨話。而莎氏樂府譯作中文，亦必然方圓鑿柄不成東西。

任何名勝，祠廟，廡宇，書室，廳堂，廊榭之間，都可以看到左右分張，上下畫一的楹聯，五言，七言，八言，短聯，長聯，有的是座右良箴，有的是天真妙趣，有的寫景入神，有的包掃一切，音與音相協，字與字相準，整齊的款式，凝練的技術。深刻的意義，強足的暗示，永久的印象，美術的組織，都把中國文字的特點，顯露出來，這已經是西文所辦不到的。

況且中國文字又有書法的美術，這種美術能與文義相應，譬如康南海的書法是天矯雄渾的派頭，所以他寫的「雲龍遠飛駕」「天馬自行空」一副對子更顯得氣象萬千了，陳弢翁的書法，是清麗若秀的派頭，所以他寫的「老去詩篇渾漫興」「天涯風俗自相親」「大鈞無私力」「靈府有餘閒」文詞亦是清脫的，書法亦是清脫的，兩相映襯，清光十丈長了！黃秋岳的書法小歐體，端潔秀雅，所以他寫對子專集工細的小詞，或西崑的詩句，形成了文圖合作。——（中國的字都是有畫意的。）所以顏魯公的「力透紙背」，衛夫人的「美女簪花」寫起文詞來也還是各有所宜。岳武穆的滿江紅的詞句，是那樣悲壯淋漓，恰好合於他那筆龍蛇起伏的好字。這是指案頭的文詞而言，我們的視官最有關係。

至於劇本文詞那是念在口裏唱在場上的，我們只能聽，不能看，

——（臺下所領到的敬贈戲詞說明不能算數，因為那是怕臺下人聽不明白，特地預備幫助，使他聽得清楚些，還是爲聽不是爲看。）——如此說來，只屬於聽官的了，但是視官的關係還是很大，聽碰碑到「西北風吹的我遍體颼颼」若不用眼睛注意那瑟縮淒涼的表情做派，則雖聽亦與不聽一樣了。要知場上的文詞，不但是口的責任，身步眼神，無一不顯出文詞的精神，如同案頭的文詞不用文字表現出來，而且要用好的書法表現出來，是一個道理。

我們知道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以及王漁洋秋柳詩的「桃根桃葉鎖相連，眺盡平蕪欲化煙」那是何等神韻無窮，令人意遠。但由此以觀清風亭的戲詞卻更好了。

張繼保！

小嬌兒！

你既從此道而去，

怎麼不從此道而歸？

爲父的在此盼你，

爲娘的在此想兒。

你可曾聽見，

你可曾曉得。

張繼保！

小嬌兒！

這一段韻白——（歌體白技術雖不用絲管和唱，卻完全是音樂的節奏）——不完全是「眺盡平蕪」的神理麼？場上的表情，手揮目送的做派，便把詞句的精神充分表現出來。這不是案頭紙面所能有的，故曰劇體文學。劇體文學者，非平面的，乃立體的，非靜止的，乃活動的也。

又如狀元譜上墳的：

這青的是……松，

綠的是……柏，

松柏長青；

人壽幾何！

這兩段都是一個老頭子一個老婆兒桑榆晚景，老境淒涼，一遞一聲分念的，真是實際傳神，情文並茂，比王摩詰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要生動百倍。其故，摩詰的詩畫無論如何傳神，本體是平面的。而戲劇文學，場上文學，則合文詞，音樂節奏，動作表情而成的。這叫做「活文學」，比新文學所謂「活文學」也高百倍。因新文學家所倚仗不過是「白話比文言近於自然」之一點。

劇曲文學的比較，要先把「場上文學」認識清楚，不要只斤斤於字面，拘拘於案頭，才能分別出真正的雅俗。這一層尤關緊要。

（註一）「人壽幾何」一句是我改的。伶人們於此，不是「牛羊來往」就是「車馬來」不但無味而且支湊。

# 國劇中的「男扮女」問題

王平陵

站在藝術的立場說，戲劇中「男扮女」的問題，當然應該廢止，不能再延續下去了。這風氣還是在英國沙士比亞時代盛行着，那時劇中的女主人常常用男人來表現的；而男人往往也用女人來表現，如在「第十二夜」的演出中，女主角 *Viola* 在愛佛頓林中假扮成男子，和她愛人相會時竟辨認不出她是個女子。又如在「威尼斯商人」中，沙利 (*Bassanio*) 夫人穿着律師服出庭時他也竟至模糊了她的真面目。總之，無論是男扮女，女裝男，在藝術求真的意義和使命，一定要屏棄的。

中國自從話劇運動開始提倡以來，成爲一般新人物無條件地攻擊的目標的，就是這戲劇中「男扮女」的問題。後來，經過許多人的努力，居然得着勝利，校正了成爲習慣性的嚴重的錯誤，使中國戲劇向來是一種抽象的表現，逐漸走到寫實的傾向，不可謂非中國演劇史上——一件革命的偉業。到現在無論是誰的心目中，都覺得「男扮女」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在「衛道忠君」者的眼光裏，也不把舞臺上「男女

合演」這件事，當作是大逆不道了。在這種已成的戲劇革命的形勢下，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從前所謂的京戲而現在所謂的「國劇」。

朋友中有很多是曾參加過國劇運動而甚至當作是生活的職業的，現在，他們因爲觸犯了「男扮女」的時忌，不得不自動地改行了。就如歐陽子倩是最反對「男扮女」的一個人，而他自己所主演的戲，無一不是「男扮女」；他爲着要貫徹他的主張，早就脫離了國劇的舞臺生活了。這空氣的造成，使號稱爲北方的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等，無形之中，在少數年青的知識份子中，老實說，不免要減少了一點信仰。到如今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對於他們經過十幾年苦心修煉的藝術，在那裏懷疑起來。今年八月中程硯秋到南京來，和他在京友人劉大悲博士說：『我不能再演國劇了，因爲「男扮女」的戲，演起來究竟不像樣。』在當時聽着這句話的，並不止是劉博士一位，在座有好多是懂得藝術的學者和大學教授們，他們都靜默着不表示可否，意思是在嘉獎程君已有了覺悟似的。

最近梅蘭芳來南京，在報紙上所登載的消息，一再聲明「這是最後一次了，從此將不再暴露色相了。」姑不論這是不是一種廣告作用？但在梅君的意思裏，未嘗不以爲這「男扮女」的玩藝兒，是最觸犯「時忌」的一件事，而在新聞中婉婉曲曲先向南京的觀衆們作道歉的表示的。

在國劇中，女角所主演的戲，是佔有其最重要的部分，無論是那一齣戲，都有女角的地位。自從上述的這些演員們感覺着潮流所趨，自動地灰心於自己的職業和藝術，於是，便連帶使中國人所謂的「國劇」發生了根本的動搖。

我覺得在國劇的歷史背景及其所以發生的條件觀來，這國劇中的「男扮女」問題，實未可與歐美的話劇和電影，一概而論。我們儘管在藝術上反對「男扮女」是不近人情，但在事實的困難上，頗有使我們單單提出這個問題來再悉心研究一番的必要的。假使我們不把國劇的內容乃至國劇所以發生的條件根本改造一下，而僅僅是反對「男扮女」出演於國劇的舞臺，是沒有用處的。換句說；在我們不會對於國劇的本身，下個一番整理的工夫以前，而單是集中於「男扮女」的問題上，拚命攻擊，就會使你聯想到下面的一句問話：

『我們究竟要不要國劇？』

如果是甘脆不要國劇，我們儘管狂於藝術的一般傾向，同樣反對國劇中的「男扮女」。如果認爲國劇不失爲中國的一種藝術而尙有保存

或發揚的可能的，那麼，我認爲先應該改造國劇的內容及其所賴以生長的一切條件，那「男扮女」的問題，實在還是枝節末葉，並不是我們所必須要爭論的焦點。

在話劇和電影進展的現階段，已到達能與國劇爭取觀衆的時候，他們所堅持着攻擊國劇的理由，那「男扮女」的問題，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種；不過，我們倘能懂得一點國劇發生的源流，及其實際上的種種困難情形，則這種理由，實未曾擊中國劇的要害。

熟悉中國戲劇發生史的人，誰都知道國劇的動作，表現和從前的傀儡戲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傀儡戲在中國發生最早，漢唐時代，已能表演具體的故事了，到了宋代，傀儡戲非常盛行，其種類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凡各種傀儡都能敷衍脂粉，扮演各種故事，雜劇及唐詞，這是在夢梁錄一書中，明白地告訴我們的。至於傀儡戲的表現方法，有如下列的三種：

(A)用一種中心虛空而能屈撓的小傀儡，表演者用大指，食指，中指，撮傀儡的頭部而使其活動。

(B)用一種大木偶，以線繫其肢體衣衿，表演者在上面提掣；所以又名提線戲。

(C)不用線索等，由表演者居舞臺的底部，以手握木偶之足，而使之動作。

現在國劇的動作如跑龍套的打旋，吶喊；且角在哭泣時所表演的

手勢；淨丑在震怒時的鬚髮上指；以及武生在表演全武行的翻跟斗，看海底，打旋風等等，可以說都是從前傀儡戲的動作。唐朝的教坊，兩宋的雜劇，遼金的院本，元代的詞曲，明初的傳奇，明末的弋陽腔與海鹽腔，清初的崑腔，以及晚近代崑腔而興的皮黃腔——即現在所謂的國劇，雖然在臺詞唱曲方面有繁簡深淺的不同，但在演出的方法上，無論如何，離不了傀儡戲的影響的。現在國劇中所慣用的術語，如「順轉線」，「倒轉線」等等，無疑的都是傀儡戲所留下的遺產。國劇的動作，既已證明是由摹仿傀儡戲而來，這與歐美話劇，電影之直接表演現實和人生是絕對的不同，那麼，用人物來代替傀儡與用男人來扮演傀儡戲中所欲表演的女人的動作，都是可能地允許的。

國劇的興起全盛，以至於逐漸衰落的過程中，正當封建勢力籠罩着一切，那時候，如果要用人來飾女角，不但在道德上，人情上講不過去，簡直是國法所不能容許的事。因此，用男人來飾女角，在當時也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替代的方法。不過在這將近百餘年的長時期中，國劇中女人的動作，已失了真實的女性的面目，而完全變成審美化，藝術化，戲劇化了。我們在國劇中所感覺到的女性的動作，可以說是一種帶有男性的女性的動作，同時在觀眾的視覺和聽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慣，事實上，如果真的用女人來飾女角，反覺得失卻自然，沒有男人在國劇中所表演的女性，來得够味。這就是說；假使要用女人來扮演國劇中的女性，非迫着女人完全丟掉自己本來的習性，重行開始學習，以期適

應於國劇中所需要的女性的動作不可。我們爲着避免這樣的麻煩，以及保存國劇的價值起見，那麼，對於國劇中的「男扮女」問題，不能不承認還有商榷的餘地罷！

以上所云，僅是根據國劇發生的源流所得的結論；而尙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不妨連帶說出，以爲關心國劇者的參考。

(一)國劇的構成，不同話劇一樣的單純，唱，做，身段，武藝等等，都經過充分的學習，才能出演於舞臺，有戲劇天才的人是例外。許多較成功的角色，都是從小吃盡辛苦磨練成功的。在國劇本身的繁重及難能成功的情勢，用女人來飾女角，未必都能勝任而愉快。到現在爲止，在坤角中還沒有能超過四大名旦的人，便是一個明顯的好例。

(二)國劇不同愛美劇一樣，它已成功職業化了。女人因爲生理上常常要發生種種的變化，最普通的，如生育，經期，及情慾過度等等，這些都是坤角的大忌，而又難免不發生。在此種情形下，舞臺經理不能爲一個演員的生理變化而停業。爲顧全營業計，這「男扮女」的制度，是無法廢除的。因爲國劇的歌唱，與話劇的僅用對白不同，嗓音是最重要的條件，不能有絲毫損失的。

(三)除此以外，還有一件限止女角絕對不能成名的事實。就是在男性中心的現代，每一個較有些希望的女角，一到聲名鵲噪的時候，便被大量珠賣去，深鎖在金屋裏作爲個人的玩物了。過去和現在，有的是這樣的事實。如果這種風氣不改變，要使職業化的「國劇」根本廢除

「男扮女」的制度，怎麼可能呢！

(四)前面已經說過，「國劇」的動作，都是抽象的，與話劇電影的接近於寫實的傾向，截然不同。話劇和電影，一切表現，都須可能的真實；所以這「男扮女」或「女扮男」的制度，是妨害真實性的莫大的障礙，無疑地是應該廢除的。不過在國劇中只須能象徵出劇中的抽象的意義，它的趣味就在能合理地表現它的「虛偽」，觀眾並沒有向它有一種「真實」的要求。因此，在國劇的表演中，能用女人飾女角，當然很好；假使男人飾女人能表現得更好，也未嘗不可。

世界上無論什麼問題，都需要我們多多地思索的，往往大家認為不成問題的問題，還有大可考慮的問題在，像國劇中的「男扮女」問題，便是一個。我所以寫出這一點意見，並不是為國劇作無謂的辯護。不過我始終認定如果不把國劇的內容及其所賴以發生的一切條件，根本改造，這「男扮女」的制度，無論如何不能打倒的，除非根本不要「國劇」。

在此刻從事於國劇運動的人，實不必對於自己的藝術，發生懷疑；至少，在國劇中的男人飾女角，不算是恥辱。因為國劇的性質，與歐美的話劇和電影，是有其絕不相同的成分在。我以為「食古不化」和「食今不化」，乃真是我們不可洗雪的恥辱呢！



# 近六十年故都梨園之變遷

張次溪

黃腔自道光十年前後，傳入京師，其勢力即日趨於發展，直至二十年以後，已成爲京師梨園界之最大權威者。其時程長庚在三慶，余三勝在春臺，張二奎在四喜，王洪貴在和春，四大徽班，爭霸菊壇，互相角逐，誠極一時之盛。咸豐時和春已衰，張二奎更成立雙奎班，與三慶春臺並峙，俞菊笙楊月樓皆出其門下。在此二十年中，京師雖亦有崑弋班，但勢力微甚，而在此各徽班之中，其唱崑腔者，雖大有人在，但已成爲黃腔之附庸，故我嘗論皮黃在京之最盛時代，實當謂在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年之間，以人才之盛，爲後來所不及也。及同治一朝，張二奎已死，余三勝已脫離四喜，短期在廣和成一度出演，但亦非復當年氣勢。其歸然爲魯殿靈光，有老氣橫秋之態者，只一程長庚氏而已，其時雖有王九齡在四喜，張喜兒在春臺，惟俱不敵長庚，故舉世均推爲一代宗匠，後來所稱汪譚孫三派鬚生，亦於此時胚胎焉。鑫培之父志道，既與余三勝有同鄉之誼，在同治二年後，又與余同在廣和成搭班，鑫培常侍親側，因亦有接近三勝機會，故凡當初三勝所能之戲，老譚亦無不能之，蓋卽於此時，坐有

根柢，世多謂譚爲程長庚所提拔者，實則彼僅學程一種抗起之音，所得不過十之一二，按其所演各戲，實以余三勝成分居多，而程氏爲少也。汪桂芬本春茂堂弟子，倒倉後，常爲程氏操琴，朝夕伺候，潛心研究，且以天賦有陽剛之美，與程氏爲近，故其所得爲獨多。孫氏菊仙在同治末年，營商都門，嗜好戲曲，暇則往聆程氏，而閒居則摹仿之，故亦能得其似焉。此皆同治朝事，非本題所及，然因述鬚生各派之淵源所自，故不能不稍爲論列，庶使世人之可以明其流派也。本題所標爲近六十年故都梨園之變遷者，係斷自光緒初元，至現在爲止，計光緒三十四年，宣統三年，民國二十三年，合計整整爲六十年。在此六十年中，亦得細分隔斷言之，今可以光緒九年前爲一隔斷，此時各皮黃班中人物，多與同治末年無異，在三慶班中有程長庚、殷德瑞、盧勝奎等老生，何桂山、初連奎等之淨，徐小香、李小珍等之小生，譚鑫培於時正唱武生，都門紀略曾著其戲，爲飾大神州玉、永金錢、豹猴兒、攻潼關、二郎黃鶴樓、趙雲諸角，六年都門紀略亦同，知此際號爲伶界大王之譚氏，尙在雌伏時也。其時在春臺者老生仍

爲張喜兒張三元恆樂亭李順亭等，正旦則以胡喜祿陸玉鳳孫新蘭等爲主角，淨則慶春甫錢寶峯袁大奎張富有。按袁張二人，皆昇平署供奉，而世人多不知其姓名。李溜子皆極一時之選，而領班者，爲俞菊笙，更一時武生之獨出者也。至若四喜，人才尤號極盛，生行則王九齡吳連奎張三福。（爲張富有之父，張淇林之祖父，三代供奉內庭者）陳壽峯楊隆壽等，且行則有時小福嚴福喜。（咸豐朝昇平署供奉）熊連喜謝雙壽等，淨行有方鎮泉馮雙德又皆咸豐朝曾到過熱河演戲之名輩，小生則有鮑福山姚增祿輩七八人，丑則有楊鳴玉羅壽山等十餘名，就此三班統言之，其人才似稍遜咸同，然已不謂不盛矣。此際除三班之外，尙有嵩祝成永勝奎等，亦爲皮黃班，雖云與此不敵，而人才亦頗有可觀。其梆子戲班，則有全勝和班雙盛和班瑞盛和班萬勝和班，崑弋則有安慶班。在此時期內特色，與後有不同者，即在皮黃班中，皆帶演崑腔雅戲，而以四喜爲尤多。生行如陳壽峯，小生如鮑福山姚增祿，且行如嚴福喜，淨如方鎮泉，丑如楊三等，皆以崑曲爲主者。三慶班中之程玉珊號爲伶聖，後來之鬚生流派，悉從之出，顧彼實不止僅能以皮黃見長，而崑曲亦雅有根基，都門記略曾著其嘗演釵釧大審之李苦水矣。而回頭岸亦爲程氏所自詡者，我輾轉聞之前輩老伶工言，程氏既喜唱此戲，而苦於飾劉達生者無好小生，每引爲憾事。後見王桂官頗爲可愛，認爲定有造就；但玉必琢而成器，人必學而知道，設無良師誨之，亦難以成材達用，卽轉懇於產金傳，令授桂官以此戲之小生一角，產氏爲徽班世家，習崑小生，除

陳金雀外，無與抗席，咸豐十年，曾挑入昇平署，極得文宗賞識，在內供奉無虛日，直至同治二年，取消外學，始又重回三慶。蓋渠與程玉珊交情至厚。程每演釵釧大審時，非金傳飾皇甫吟不可，卽是可見金傳之藝術，並可見玉珊之多才矣。他如春臺嵩祝，亦莫不有一二崑腔生旦，夾雜其間，蓋猶不失爲古香古色耳。又此時皮黃與梆子之界限甚嚴，皮黃戲班中，絕無攙入梆子戲齣，而梆子班中亦不動用皮黃諸戲。其時梆子戲班，固已極盛，然不能與皮黃戲班之可以齊頭並行也。上述兩項，蓋猶爲保存數十年來之舊班規矩，而無所變更者。至光緒七年，東后崩逝，各戲園照例停演，至九年始行開禁，自是以後，梨園界卽生一大變化。蓋於此二三年內，有統治梨園之權威人程玉珊已行亡故，而其他同治末年老輩，亦多凋謝，所存者不過王九齡等一二人而已。當此陳人既謝之後，而所謂汪譚孫者，乃皆一躍而霸歌壇，中如孫菊仙氏雖於光緒六年已在嵩祝成具有號召能力，但屈於名輩，究似駒服，迨九年以後，始入於此三派對峙態度，茲取光緒九年各伶所在之班，其報廟時之花名單錄於下，以爲比較。

### 三慶班 領班人程章圃

#### 生行

楊月樓	譚鑫培	盧勝奎	殷榮海	劉桂慶	華玉亭	張常保
羅復林	遲遇泉	李三福	崇天雲	樊順福	李成林	陳小奎
張順福	劉桂香	高鳳山	汪德海			

小生行

徐蝶仙 戴錦山 龔金喜 鄭連福 陸杏林

淨行

何桂山 錢寶峯 黃潤甫 黃五奎 崇德明 陳玉文 王德山

楊聚山 袁大奎 嚴官保 賈彥良 何通海 劉吉慶 林貴保

錢金福

丑行

徐寶山 德子杰 崇富貴 蕭正奎 李文成 趙德順 浦福林

王長林

占行

孫秀華 魯坤山 胡才林 朱蓮芬 章佩秋 陸小芬 孫心蘭

張天元 田寶琳 馮六兒 陳德林 耿祥林 馮長蘭 趙金福

王芳秋 汪桂林 尤素鳳 吳巧福 張福官、盧常福 李翠林

場面

潘松林 魯春年 柯廷秀 樊錦泰 錢錦源 蔡春元 鳳于求

李玉壽 姬文傑 劉狗子 劉正齋

春臺班 領班人俞菊笙

生行

汪桂芬 曹文奎 王仙舟 王桂亭 盧俊英 孟保庭 李順亭

趙錦榮 蔡和如 沈永慶 董承恩 王福升 朱煥文

小生行

沈硯香 張玉桂 曹法林 陸廷瑞 宋坤榮 閔金林 張松亭

王寶福

旦行

張紫仙 孔元福 孫芷沅 德潤芝 陸春蘭 唐玉喜 梁景亭

徐玉林 程福元 宋芷珊 王蓮桂 李桂雲 陳玉福 孫巧復

胡芷蘭 王四福

淨行

陳清泰 周鳳桐 董雲龍 田得保 陸得山 高得祿 李永泉

陳九林 任福治 郝廷斌 劉永全 李順德 博慶長

武行

郭清山 錢存得 丁連升 黃福林

老旦

夏立成 盛洪喜 樸遠山

丑行

華福山 汪福奎 李玉亭 王文隆 董大志 高四保 曹北林

場面

劉加福 張增福 德靜軒 方秉忠 松茂亭 陸長祿 陸長壽

海三 高順 安長太 俞光琮

四喜班 領班人姚增祿

### 老生

王九齡 張勝奎 陳瑞珊 吳連奎 沈全奎 楊隆壽 董魁榮  
 姚瑞芝 樊中和 郝厚卿 胡小泉 賈立川 金玉奎 趙福永  
 陳連桂 馮金壽 陳七兒 陳福勝 張雙喜 吳奎林 李洛三  
 劉吉雲 陳壽豐

### 小生

姚增祿 鮑福山 王桂官 陳楚卿 顧小儂 陳桂亭 王子襄  
 趙妙香 陸連桂 嚴韻珊 老關李硯儂

### 淨行

葉坤榮 汪立中 劉明久 慶春甫 鄒永福 沈易成 張銳鋒  
 彭玉章 朱廷德 孫四海 張心志 屈宏遠 屈兆魁 林得桂  
 吳玉福 饒金福 葉福海 崔大黑 范福泰 方振泉

### 丑行

楊鳴玉 劉洪順 宋萬泰 羅壽山 李天德 張永太 裕寶太  
 沈得成 楊元兒 高國棟 孫瑞成 張常保 侯玉林 陸金桂  
 陶二庚

### 占行

熊連喜 韓階坤 羅福山 時琴香 余紫雲 楊桂雲 吳硯芳  
 陳蘭仙 沈浣秋 孫福雲 朱文英 陳桐仙 楊金和 謝雙壽  
 蘇瑞蓮 袁佩仙 李洛常 楊智山 朱春連 崔保兒 戴潤芳

黃雙蘭 張福元 吳凌仙 嚴月香 張雲仙 葉春福 趙連福  
 楊小蘭 姚寶香 郭敬喜 謝寶雲 陳嘯雲 周亭芳

### 武行

王求安 李四十 屈山兒 樊渾子 董生兒 張七十 朱四兒  
 梁麻子 張長明 蘇金燕

### 場面

李春林 沈大立 何永福 賈祥瑞 梅雨田 孫佐臣 萬遠齋  
 陸長立 耿二立 孫潤仙 吳永明 徐桂明 余金鰲 蕭定兒  
 劉玲子 李百福 袁三 查來子 憲殿奎 曹文星

### 壽祝成班 領班人徐德奎

### 生行

孫菊仙 程芝亭 王懷卿 王福壽 周如奎 陳億順 江春山  
 閔海山 馬天祿 金清泉 范長春 劉生兒 明換石 徐德奎  
 張福魁

### 占行

梅竹軒 蔡和義 張芷荃 袁子明 趙寶凌 閔金福 陳芷香  
 張靈雲 恆秀峯 許福英 單岱仙

### 淨行

徐寶成 劉萬義 金秀山 穆鳳山 方洪順 王聚玉 連春太  
 吳和吉 張福勝 韓樂卿 李鎖玉 章玉海 湯明亮 趙黑雄

宋長斌 李太興

## 丑行

黃雄秀 劉寶山 許福雄 趙寶卿 多福祿 李瑞亭 張天柱  
雙悅軒 白祥祿 多福壽 張永太

## 武行

常源海 王德山 桂得成 趙得海 王玉海 張三黑 趙小圖  
劉合義

按此時各班人物觀之，孫菊仙在嵩祝汪桂芬在春臺已占生行首位，用是亦足規其聲勢之威赫，譚鑫培在三慶尙屈於楊月樓一席，而四喜人才尤盛，且有王九齡在，與三慶楊月樓皆較譚汪爲前輩，故三人者於此日尙未能目空一切，惟我獨尊。不數年四喜解體，王九齡卒，光緒十六年楊月樓又死，孫菊仙乃改入四喜，自此以往，京師梨園，卽成爲汪譚孫三派鬚生之天下矣，直至老譚之死，俱可謂在鬚生範圍之內，而隔斷之分，則當以民國三年爲界。在此三十年中，除上述之狀態外，尙有重大變化，卽當光緒十三四年之際，四喜已告衰老，十四年以後，在各皮黃班中，便一齊將夾演之崑腔小戲停止，事載我師沈太律先生之宣南零夢錄。按崑腔入京之初，雖爲攙入徽班之中，以漸次發展其勢力，而其時崑腔勢力，實屬最爲雄厚者，故崑腔與皮黃相提攜者，蓋數十年於茲，不圖至光緒中葉，卽歸於消滅，雅樂云亡，能無惜哉。崑曲既亡，而梆子之趨勢乃愈蓬勃興起，故光緒二十年以後，又變爲皮黃與梆子合作之戲班，能

促其成功者，實以田際雲之力爲多。蓋際雲於光緒中葉，始創玉成班時，

卽聘有皮黃教習，中間出外演唱數年，至二十五年改組，乃延請王楞仙

李連仲瑞德諸人加入，成一混合之班，迄民國初年皆然。而劉景然鄧

德山楊小樓等在光緒三十餘年，又曾在寶勝和搭班，此皆一時之風氣

使然耳，此時期亦可稱爲梆子之極盛時代。以上汪譚孫三派稱霸，崑腔

滅而梆子盛，卽爲此一隔斷中重要之點，固值得大書而特書者也。及庚

子亂後，孫菊仙南遊不返，三十四年汪桂芬又卒，民國初年，遂使老譚稱

大王於伶界，然亦風燭殘年，無復當年之盛概矣。自民國三年，田際雲余

玉琴等應中國維新之運，鑒於凡百興革，覺稱戲班之腐舊，乃開大會討

論，議決將所有各班，一律改稱爲社，有仍用舊名者，有改用新名者，今日

號爲偉大科班之富連成社，當初卽稱喜連成班，從決議後，始改曰社，其

變化之迹，猶可尋也。自是以後，直到現在，爲第三個隔斷，此時期內變動

之事更大，第一且行人才勃興，代鬚生而執梨園壇坫之牛耳，此亦不關

運動，而在於人爲，能造成此新變化者，其力悉出二人之功，一曰梅畹華

二曰程玉霜。畹華之興起也，以能改變古裝戲，玉霜之興起也，以能自創

新腔調，二人各具如此之特長，以爭霸菊國，於是遂造成今日以旦角爲

主體之戲班組織，而鬚生反爲其附屬焉，是爲與第二隔斷大相背反之

變態。第二戲班之組織，一改數百年之舊規，按劇團組合之稱班，其由來

最早，王棠知新錄云：「演劇而以班名，自宋雲韶班起，考宋教坊外，有鈞

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闍宦聰明者八十八，使學於教

坊，初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部，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曰班也。一班名之原起如此，而其組織，亦極完密，往者四大徽班，皆有一下處之設，（亦曰總寓）凡無家口而隸於此班者，皆住宿其中，卽不演戲之時，衣食亦告無缺，遇有疾病死亡，其一切費用，悉歸班中開支，法至善也。故其時一人之終身隸於一班者，所在皆是，同光以來，戲班屢有變動，本在此班者，因戲班改組，可以改搭他班，然定例亦只許搭入一班，不准同時更搭他班演唱，從未有若今日一個淨角小生丑角等，一日內可以趕數個戲園子也。所以致此者，大概由於人才缺乏之故耳。今日之演淨角，僅可謂其能對付者，不過郝壽臣、侯喜瑞，老旦不過李多奎、文亮臣、孫甫亭，小生不過程繼先、金仲仁、王又荃、姜妙香數人而已。戲班如此之多，而角色又如此之少，所需過於所求，自不能不一人而身兼數班矣。取現在社中人物，互相比較，則盛衰自見。今就光緒九年各戲班言之，三慶班生行共十八位，其爲今日所稱道者，有楊月樓、譚鑫培、盧勝奎、殷榮海（昇平署供奉）、劉桂慶、張常保（昇平署供奉）、李成林（昇平署供奉）等七位，小生行徐小香爲清末一人，固無再論，而陸杏林、名藝俱高，亦嘗選入內廷承差，於此乃爲最下乘者，淨行二十一位，錢金福固宜最後而難能者，錢寶峯、黃潤甫、何桂山、袁大奎（昇平署供奉淨角之最著者）諸名宿，全隸一班之內，以視今日之只用一郝壽臣或侯喜瑞爲配角，或演一齣正戲，其相去爲何如乎？丑行王長林固爲近代最使人崇拜者，然在當日，亦只三等角色

而已。四喜班中老生能集王九齡、張勝奎、馮金壽、陳壽豐、楊隆壽等於一室，已爲難得。而小生一行，更超三慶，若姚增祿、鮑福山、王桂官、李硯儂皆極負時望，至今猶爲人所贊嘆者，論淨行亦不弱三慶，而占行則又過之。反視今各班之盛，有能如此者乎！夫社者，聚會結社之意，演時則聚，演罷則散，此今日戲社之情形也。故我謂自改班爲社，而人才乃衰，驗於此而其言益信，此遷變中之極關重要者。第三，往時無坤伶演戲，而今則有之，其會予盛名者，固歷歷可數，茲不贅敘。自光緒初至今日六十年來，故都梨園之遷變，以余所觀察者如此，至於現今皮黃衰落之因，及應爲改革之處，當別爲文論之，請俟異日可耳。

# 論有聲電影

靜因

## 劇本作法之一

### 開篇

已經有了許多年電影被人認為是宣傳思想改良社會最良好的工具。這髻髻是三尺童子都知道的事。這髻髻是打着一面兩丈高大的道德的幌子。但在事實上今日的電影所賜給中國社會的影響是什麼有心人於此就要不寒而慄。

四五年前影劇的默片還合一部分批評者爭辯着電影 (Photo-play) 是否可以稱為藝術。是否可以稱為戲劇。這自然是因為電影的背後充滿了機械的手續。詛咒他沒有顏色，說不上是繪畫。詛咒他沒有聲音，說不上是健全的戲劇。觀眾所見到的只是如夢幻一般的幀幀。但是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左右影片的色彩早已發明，影片的音響可以實施，影劇就脫出他原來固有的窠臼而獨自成立一種新的藝術。這種新的藝術，直可以包括舞臺表演的歌劇和話劇。是凡以前所認為困難的

問題現在均可迎刃而解。這種新的藝術雖然現在看起來很容易，很平常，而科學發明的進步之足驚異已不能否認。昔日笑罵影劇與顏色和音樂為毫無連繫的人們，或認走到這一步尚需要多少時日的人們至此也都瞠目結舌而轉變歷來的態度了。

自從有聲電影這個新的技術發明以來，戲劇與電影中間的爭辯雖然沉寂下去，而有聲與默片孰好孰壞的一個問題又開始論戰。有人認為有聲影片至少是破壞從前默片上的幽靜美。不只中國人士批評如此，就是歐美各國也議論騷然。足見這個問題不為不大。但在考察一種理論不能不看着事實。自有聲電影發明以來，影劇演員資格的要求已起變化。演員們所作的復古運動和演員們所作的維新運動都有麪包問題的背景。於此就可以明辯理論的來源而信仰的取捨亦可因此決定。

新人要有新的生活，生活在新的形式和環境以下。有聲電影既已



補足以前默片技術上的不足，就是人類社會新環境中的新禮物。這是世界大勢潮流所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對於新的潮流僅有盡量的吸收。新的潮流不能抗拒。抗拒新的潮流不久必成爲世界文明水平線上的落伍者，而勢必至淪於泯滅而後已。不過在接收一種新時代的文明需要確定如何接收的程序。因爲各個國家具有與其他國家不同之點。盲目接收新時代的文明，則有時新的文明不足給予該社會以福利，而反爲破壞該社會的利器。以近來由外來運入的電影而論，卽其一例。

年來有聲電影的勢力可以凌駕一切。但在觀衆所得的印象除去片子臨終一男一女臉對臉的緊緊擁抱起來還有什麼。洋裝，洋樓，洋貨，洋的羅曼斯以外還有什麼。含有相當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思想容或有些，然而數量上未免嫌其太少。近來西洋電影的技術也慢慢要像程式化的戲劇走向千篇一律的套子。

去看飛來伯，去看瑪瑞璧可福，去看胡蝶，去看陳燕燕，去聽余叔岩，去聽程硯秋，這是個人嗜好所趨，無法勉強。然而從事於戲劇運動以求達到復興民族意識和中興國家者就存一個因勢利導的心，以求一切戲劇藝術都成爲改良社會救濟人羣的工具。西洋影片也合西洋美人一樣，我們知道許多法國的女子可愛，可是我們和中國女人談起話來總覺得在情感上外國女子有點隔膜。雖然外國社會罪惡不見得中國沒有，可是中國也未必都有。年來中國社會上常見的姦殺，搶掠，巧計百

出，粉紅色的迷網，籠罩着尖利的刺刀，輕快的手槍，和安眠藥水，都是不是受了外洋習慣的影響，這就是現在藝術家應該共同擔當起來的一個責任。藝術家應該與政治相輔而行，成立移風易俗的效果。發展中國有聲電影，直接可以改良社會，復興民族意識，間接可以塞國家漏卮，故此這一個問題不能不使人注意。

一切戲劇的劇本都應當含有相當的教訓。失掉了這個善念，戲劇就成爲空洞毫無價值的東西。教堂，課室，都是教訓人的所在，然而一般走入的人們不似往戲園裏那樣踴躍，那樣甘心，那樣的充滿了快樂。尤其是現在往電影場的青年是如此。電影既然成爲一般的嗜好，就有設法供給這個嗜好的必要。

電影雖然經過檢查，然而思想的流毒，不是檢查手續可以收效的。於是不得不託之於批評。然而批評僅限於一小部分人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們。一般觀衆以爲看電影不過是消遣。不過是尋開心。不過是連絡朋友交際的場合。那裏有閑工夫管他許多好壞。足見檢查和批評都是治標的辦法。根本問題，還是要討論如何自己編作劇本。設如有了好的劇本，還愁沒有人演嗎？演好了還愁觀衆不來看嗎？有聲電影既爲一個新的總合藝術，這種事業又正在開始展開，前途自留有無限的進步。將來的盼望當然偉大，而其對於中國上下社會的影響，當然不可以忽視了。

有聲電影 (Talkies) 不是像繪畫，像雕刻，像詩詞的一類純藝術。

他像一篇小說。但是寫有聲影劇劇本又不是像寫一篇小說寫完就可以完事的東西。他還要有他項的要求。看來他很像舞臺上的演劇，但是與劇場舞臺上的演劇又不同。像從先的默片，然而他的技術也不是默片所能料理的事。所以有聲電影（Sound pictures）的編製還是新的寫作。相信有聲電影幼稚時期未過，所談與將來或有出入。說句大言不慚的話，不完全的理論，在事實上總比壓根沒有這個理論強的多呵！

有聲電影既為一般觀衆所嗜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其進行的狀況，可以分作兩大步驟：（一）演製。（二）推銷及映演。現在有許多影片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行經理，推行各公司影片映演事宜，或自己備有劇院映演本廠所出的影片。我們現在所注意的不是推行映演，或在某一個劇場映演問題，而所論專門注意到編製影片的事情。因為這是中國影片的根本問題。設如這一項不能研究好了的話，後一項的結果也不容易好，中國也永遠要作外國電影的推銷所。

關於編製影片，我們不能忘掉美國的好萊塢和德國的烏發。他們多少年來受了多少贊美，受了多少笑罵，可是他們也感動過多少人們改變了生活贏得多少傷心人落下了眼淚。上海的聯華明星，或也許有一天和烏發好萊塢並駕齊驅，馳騁在世界的影片劇場裏。故此研究編製影片，還是一件初創的工作，不是一種完結整理的工作。

簡單的來說，每一本有聲劇本的演出也可以分成三個段落。

（一）是為影片的故事或影劇劇本（Continuity）影劇劇本的

故事為影劇劇本的靈魂，直足以斷定影片營業的盛衰。設如故事太糟糕了，就是雖然有最好看的明星，最能幹的導演，最奇特的佈景，演來也沒有什麼興味。若是故事本來很好，就是攝影稍差，演作尋常，也未嘗不可以有出息。

（二）就談到實在根據着電影腳本攝製影片的事情。最主要的應推導演。導演是指導產出影片的頭腦，佈景的選作，演員的練習，對話音樂的配入，工作最為繁難。

（三）攝製以後就到沖洗纖接，將各個影片的場面，連繫成一套一個生動的故事，就可以給觀衆來看了。

要能把製作影片各種技術完全了解，似頗困難。所以一卷影片的成功是許多種技術共同的成功，不是單單個人的成功。我想在讀過本篇以後，再到劇場去看影片的時節，就可以另外換一個態度另外具有一種眼光了。

為解說電影各部技術的書籍，雜誌很多。近世科學和文藝時時進步，關於編寫影劇的法則，未必就全如我所說的。那麼個人不妨各行其是。也許有一天導演來找我們討論我們的劇本。也許有一天影星因為表演了我們的劇本而得大名。然而那是將來的事了。為中國有聲電影的前途且討論如何編製有聲電影的劇本。

（一）劇本中攝影的術語

尋快樂，尋開心，這是人類共同保有的生活慾望。愛看幽美的動作，整齊的面龐，鮮麗的衣服，這都是人類的常情。世界道德的維繫也仗着崇尚良好的品行，因此戰爭爲破壞一切美的組織，美的建築，所以我們反對戰爭。和平給我們幸福，給我們安逸，所以我們努力和乎。橫生猜忌，遇事傾軋，則萬事無成，所以我們主張分工合作。影片既爲現代傳輸道德思想維一的利器，故其一切均有值得解說的價值。

關於編寫有聲電影劇本與寫小說話劇的情形甚近，然而有許多地方許多手續不是一樣。一個故事無論是從小說來的，無論是從話劇來的，是從一本傳奇，是從一首古詩，是從一件新聞，或其他社會上事件所給的靈感而來的，但在編寫劇本以先要最先了解攝製影片的專名辭。這些攝製影片的專名辭，在有聲電影劇本上是一種不可不知的術語。故此就在最先提出。

(一)特寫 (Close-up)，也有人解作大寫的。這種攝影就是得主要角色或主要的東西特別放大，使觀衆注意。深刻的表演普通常用近寫的方法表現出來。如同特寫一個姑娘流淚的臉面至多連帶她的肩部照上。

(二)近寫 (Medium close-up)，就是在一個斷片中間可以表示幾個人的動作，而人物佔有的體積有相當的大。如同近寫一個馬路的轉角或一小羣人。不過是六七個人。

(三)遠寫 (Long shot)，遠寫就是表示遠景。人物佔有畫面的面

積頗小。如同一座遠山一個馱夫正在走着。

(四)漸明 (Fade in)，在黑暗的銀幕上面露出人務和動作的展開。

(五)漸暗 (Fade out)，由顯露的畫面漸次在銀幕上消失了踪跡。

在一個漸明和一個漸暗，就是編劇者告訴給觀衆這是六個月過了，或者是三個星期以後，或者至少是經過一夜的時間吧！

(六)溶明 (Dissolve-in)，溶明是一個影片上畫面緩緩由淺漸深的露出。

(七)溶暗 (Dissolve-out)，溶暗是由一個明顯的影片畫面暫次的消失。

普通由溶明到溶暗，再由溶暗到溶明，常是連繫的。在溶明和溶暗中間就表示出一個短時間的經過。或由廚房的一角移轉到客廳的一角上去。幾分鐘的經過或幾秒鐘的經過，都可以應用這個方法。

漸明，漸暗，和溶明，溶暗，有相當時間上的意義。在前者就髣髴表示有幕的性質，在後者就有景的性質。

(八)半身影 (Bust)，比特寫的目的物略小。

(九)全景 (Full set, Full scene, Full stage, 或 Full shot)，是爲說明一間客廳或一個臥室的全部等。

(十)回轉攝影 (Transect shot, panorama)，是鏡頭由左向右或由右

向左等。

影片的攝影大略如此。至於透紗照像是使一個影子很有藝術的表現，頗不清楚。或由上向下攝，絞開，絞閉，重露等，都可以由編製影劇劇本者任意創作。以上所寫均為普通最常用的。至攝影的技巧，尚有攝影師和導演所負的各種責任。將微妙的新創的佳意，完全在鏡頭之下充分的顯露出來，其間經過的手續是很大的。如漸明至漸暗的部分，還有許多事務是留給洗影匠人作去的。故此關於這樣的瑣碎小事，不在此處講說了。

## (一) 標題和字幕 (Title)

### (一) 標題

許多影片公司的營業都看對於影片宣傳的如何。故此影片公司營業的好壞，全由宣傳優劣而定。宣傳的基礎，應取影片的故事作背景，而標題尤其是惹人注意的東西。

故事的標題最宜適中羣衆心理。現在影片已經打破國家觀念，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可以趕得上影片那麼流通容易了解容易和交換次數多了。我們演美國影片，俄國影片，英國影片，德國影片，甚至於日本影片，可是旁的國家也可以映演我們的影片。一個影片的完成，是預備給世界上人看的。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國家，各個不同的國民性，各個不同的城鎮和風俗，怎麼能夠知道他們的心理呢？

世界上的人們中間又有老又有少又有貧又有富又有憂又有喜，有的喜歡浪漫，有的尊崇道德，況且這中間還有教育高低的程度。還有心理已經變態了的病夫，或空幃寂寞的寡婦。怎麼樣抓着他們的心理，怎麼能夠知道那類標題合他們的式，這實在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很複雜。

有許多影片的定名，在作劇和演劇的時候管他叫作工作名字 (Working title)。那就是說這片的名字僅限於編製和攝製的時期。大部分影片的定名，都操於影片公司的營業部。營業部選擇一個名字是看他是否宜於宣傳。故此攝製時期影片的名字通常和映演時期的不一樣，這就是因為影片公司的營業部將他修改了的原故。影片取名，因此有時竟與劇本內容不相符合，這就是完全爲了營業起見。

還有許多影片公司收買影劇劇本，不爲的是劇本內容，而是單單的爲了劇本的命名。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在寫一本影劇在命名上要如何小心。像一個好的影片命名，有時可以出一千五百塊美金收買，而將其餘的劇本放到爛紙筐子裏去。然後由公司請人按照影片的命名去作小說——直到作的小說和影片的名字相合然後再演。這種辦法，恐怕不是我們中國人肯於作的事吧。

這個最後決定的影片名字就叫 (Box office title)。甚至於還有一個片子已經審查好了，馬上拿出去就可以映演起來了，但是這時節買來一本劇本的命名，恰恰合於這本新近製得的片子，那麼這個買

來的劇本，不為的是劇本而是爲了命名的原故，公司就將劇本不用，而將標題換移到新製得的片子上去。影片公司所以這樣作的理由，就是因爲有過許多名貴的片子，都因爲命名不善給糟塌了。影片名一看就不爲觀衆所喜，那麼觀衆就不問內容如何，他們便掉頭不再看了。電影迷們大概都有這個毛病吧！

爲起一個影片的名字，在現在或者是從前的書裏不見得有什麼簡明或精細的規矩。這實在是一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事情。在此只有舉出幾個可以要的和不能用的名字來作一個比較。

凡是粗俗的字，或者是文字含有粗俗意義，或者看着就不令人高興的字，都以不使爲是。命名的長度可以用到四字或五字，但最好是用兩字或三字。在字意上須簡明的包括十分惹人注意的警字。命名含有神祕，刺激，驚險等等意思的都有招徠觀衆的效果。關於情愛的問題，有時也還不錯。字音必要嘹亮，因爲影片的名常常在報上被人誦讀出來，常常在家庭或社會間互相傳道。設如影片的命名很難讀出來，那麼影片招徠顧客的能力也要消滅。

我們作幾個譬喻來看，假如我們說「母親的悲哀」就不如說「浪漫女郎」好，假如我們說「紅酒」就不如說「醉生夢死」惹人尋思。假如我們說「鬼臉」就不如說「假面」。假如我們說「狂風」就不如說「沙漠之夜」。假如我們說「野雞拉客」就不如說「神女」。假如我們說「傻主婦」就不如說「糊塗妻子」。假如我們說「季長癖」

就不如說「美人的奴隸」。一個人命名取捨各有不同，這是由於文學賞鑑情感的不一。但有的時候電影片子得名，是由於故事的取材或是由於小說，或小說的作者。如同託爾斯太的懺悔，小仲馬的茶花女。或如三劍客，天方夜談，蝴蝶夫人，以至於最近出品的小婦人都是以小說而得名的。此外又有演員的聲譽，由導演的聲譽種種問題甚多。包涵委曲婉轉的意義都不是好的命名。都是危險的命名。觀衆沒看電影以先，觀衆沒有法批評這個片子的優劣。觀衆沒有工夫來回思想這許多曲折的意義。自然有的時候，有人也許被一個片子騙了，而內容不像觀衆所期望的，然而那是另外的問題了。在編製劇本的立場，以爲如果有許多對於他的影片的標題幕名而來，他的目的便已達到。這也是我們所謂「易牙雖好，衆口難調」一樣。

## (二) 字幕

一個影片的起始必有一段字幕。有人管他叫作 (Credit title)。在這一段的字幕有出場扮演人名表，公司的名字，導演的名字，演員的名字，劇名和一部分的故事。這是必有的手續。這是介紹給觀衆角色和所代表的人物。在默片中有時插入簡單的對話字幕 (Spoken title) 以使劇本的故事格外清楚。但在現在有聲電影的機械文化，已足以勝過此種困難，故此字幕的應用較前業已大減。現在的字幕，大部分已被有聲影中的對話給代替了。

在從先默片中因爲要避免太多的字幕，就不得不多用畫面的描

寫。有時畫面的描寫不充分的時候就又用字幕來補充。現在因為有發聲的方便，故此字幕的數目較前大減。現在所存的字幕多有是加入的報紙，信箋，電報等。可以說影片自有聲發明以來，革命即由於此，而對話字幕亦即首先即被打倒。故此在編製有聲電影劇本，除非萬不得已，總以不用為宜。

有聲影片由於剪去字幕，在事實上表演的畫面業已較前增加。如同默片中每二語至三語的字幕，平均要使用一米的片子。十來個字的字幕，在銀幕上至少要照演在十五或二十秒左右。一個片子屢屢為表現字幕而間斷，是可以破壞場面進展的情調，因此觀眾對於影片映演的情節因而破壞。在現在的有聲影片，已經革除這個毛病，這就是機械文明的勝利。

### (三) 有聲電影劇本泛論

近代文明的背景，國家的強弱，全繫於機械文明。就以文藝來論，也與物質文明不無關係。驚人的小說，需要良好的印刷，優美的繪畫，離不開精製的顏料。生動的雕刻，必要鋒銳的器械。而舞臺上的演劇，更要有燈光等等的配合。凡此種種都脫不去機械關係。近來所發明最新的藝術有聲電影，尤其是如此。

有聲電影在從前是人的一種理想。這種迷夢愛迪生或者都沒有想到。但是現在呢，連非洲的黑人都許看見過了。有聲電影還不能稱為

設備完全。機械文明一天不停的演進，有聲電影的藝術就隨着機械的文明演進着。現在有聲電影已然將原來默片的地位完全替代，在電影劇本故事的要求也就增加。因此劇本技術上的困難和本事的複雜，都是很有探討的餘地，不是默片時代依舊保守先人的典型所可以搪塞過去的事了。現在的有聲電影，是吸聚一切知識階級和勞工階級維一的藝術。電影的前途無量，以寫電影劇本為職業人們的前途，也就可以高呼萬歲了。

電影在日下雖已大部精力放在表演故事去，然在商業廣告宣傳和平民教育上都不無微勞。在發明最初，據想此種藝術必能與娛樂教育廣告三者並行於世。在默片時代就有耶魯大學的教授們 (Prop. D. C. Knowlton and G. N. Tilton) 試驗利用電影教授兒童的方法。結果證明用電影輔助教學兒童比普通專讀書本學習的能力要強百分之十九，而記憶力增高百分之十二。並且對於課外自由讀物能够增加百分之四十的興趣。現在有聲影片的發明，學生們不只能看他們，還能聽他們，其惹人興趣的地方，比較默片已強多少倍，那麼對於教育兒童的效果，當然要增加多少百分率，我想這是無可疑義的。

有聲電影對於廣告的宣傳，實為默片和無線電播聲兩者的總合。在無線電收音機上操縱多由於旋轉無線電機鈕。有許多保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人們，當廣播電臺放送報告商情的時節，他們可以將機鈕一轉，不聽這些公債行市，宣傳貨色的言語。但在有聲影片上是沒有這個

流弊的。有聲電影所給人們的快樂比較默片多，比較廣播無線電多，因為這裏加增了許多人物的動作或增加物件的顏色，或者直接可以利用簡單的故事。造作的新聞，人物的體態，表演在觀衆面前，叫觀衆們不能不看。捨不得不看。而無形中就上了商業廣告的當。但是這種宣傳廣告方法也離不開寫作影劇的故事。所以就是今日商業營業人材亦需具有寫作有聲電影技術的知識。宣傳方法的優拙即爲定規買賣賠賺的關頭。

既然發明了默片，又既然發明了留聲機，二者的結合就爲成立有聲電影的本體。但劇本爲影片的原動機。劇本的故事有時是演員想出來的，有時是導演想出來的，有時是小說家想出來的，有時是劇作家想出來的，但至終的寫作使其成爲可能表演的還不得不經過有聲影片劇本編製者去整理。這就是我們所最注意的特點。

大凡寫作文藝作品都需要一種靈感，而靈感的多少人各不同。靈感即成爲劇本的基礎。影片公司雖有大量的資金，但若沒有好的故事產生來表演，也無從着手營業。在中國寫作影劇劇本可以成爲很好職業的時期還沒來到，但在好萊塢已成不易之論。可見新穎的故事爲最難得最有價值的東西。故此影片公司也就不惜出大量的金錢購買這一個故事。

寫作影片的故事，最要知道世態人情的變幻。將人類社會上的錯綜，鋪陳在千萬人的眼前，加上可聽的言語，要有活動的幻想，連續的研

究，和高尙的領悟。這是和往雜誌上，報紙上投送的小說體裁兩樣的。寫一篇富有文藝值得在世界小說的領域裏誇口的小說是要如何的難。除非上帝知道這件事。寫一篇有聲電影也是如此。平凡的敷衍的，那大概是高中畢業的學生也會作的事吧。

文藝的作品一向不會離開人類生活。離開了生活就沒有可以追尋的味道。寫影劇和小說對於社會和人生通盤的了解原不可輕視。佈局和人物描寫都不是浮泛問題。描寫的人物不深刻，和佈局的缺乏緊張，都使小說的價值低下。其間文筆要具有特別的體態。影劇不像小說在字句間要求着怎樣特殊的文學性。但其餘寫劇的技術都和寫小說是一樣。不過寫小說是爲讀，爲惹動人們在消閑中的設想。影片的注意點，則在實現視覺感覺的幻境。所以新興的有聲電影劇本，具有默片和小說二者主要的技術，而更增加上一種新的影片劇話。這種對話和舞臺寫實戲劇的又不一樣。除對話以外，得的鞋聲，嗡嗡的汽車聲，兵的手槍聲，軋軋的輪機聲。有時摻雜着樂隊，惡人猙笑和愛人們砸暈的狂吻，都爲輔助影劇映演時的效果。這些聲音，按照劇情的悲喜，都與人物動作的情調互相協合。影劇劇本的編製者，要明白音響上的心理。音響與感情的連繫，利用留聲機的原理有聲電影的發明，誠爲現代不可思議的事實。

有聲影片的故事，支配着收聲的儀器，有色彩的照像影片，畫面的織接，其至終的目的，和繪畫或其他的藝術分毫不差，需要表現着創造



的態度。創造的手續最簡單而主要的，就是預先要有了懸想的思想者。他先將一個故事的略說寫作清楚。這個故事的寫法和寫小說是不同的。這個事應該摻有特別描寫地點風景與人物交接而成立的錯綜故事，纔爲妥當。這就是說這個故事必要適合於展開成爲可攝製的。這就是說一個短的節略使他變成七卷或再多一點的膠質影片，必要具有充其內容而可以使觀衆注意的條件。當故事經過公司故事委員會審定以後，就可以將他製成影劇劇本。這就是（Continuity）對話自然也在其中要寫出來。

在外國影片公司多雇有寫劇本的職員。普通是二人共作一本影劇。何以必要二人共作一個劇本，這個理由，頗不容易知道。大概一個人作恐怕他將來會要挾公司。大概一個人作也許怕他思想不周密。大概也許因爲怕個人作的太單調，故此給他一個伴侶。然而兩個作完一本影劇以後，是變成親親熱熱的好朋友，還是紅了眼，鬧了意見，成了仇敵，或是互相看不起？這個，公司是可管不着可不負他們兩作劇的情感上的責任。

兩個人寫一個劇本（Script）當然有相當的爭辯。有時或可以共同徵求公司負責人員的意見。在詳細寫成劇本以後就可以選導演，定明星，找攝影師。這時候的稿本有時叫作初本（The first pink）。普通是要再送交公司故事審查委員會（Story Board）審查的。初本經過審定以後，還要修改。此時的劇本就成爲審訂本（The first white）。

審訂本經導演閱後，或仍有更改。其更改的原故或由演員，攝影師，燈光技師，收音部，機械部等不一。此時的劇本與原來的故事或者大相逕庭，而其目的則爲全世界觀瞻所在，不憚煩瑣。不是馬馬虎虎苟且可以從事的了。直到將全劇製成，這纔算達到影劇作者最終的目的。一個影劇由起草以至於成功，要費經年累月的工夫。

製成一個好的影片不僅所需的時間很久，其間經過的危險也特別多。主要演員和輔助演員精神都不可以鬆洩。一切職員都要應手。並且統治羣衆原是最不容易的，所以有許多的討厭的小事可以將一個片子給弄壞了。而寫影劇劇本的編作者所要求的學識，也比小說家，戲劇家，畫家的知識要多。內景外景的安排，舞臺機械的應用，剪裁片子，對話等都表現着一個特別與其他戲劇不同的風格。

編製一個影劇劇本不要過於理想。過於理想的那是文學的作品。有聲影片的目的是爲世界上許多人們看的。普通人們是很好伺候的。故此平凡的作品而合於羣衆心理就很容易賣錢。世界上一般觀衆知識的水平線不要求很費心思的作品。影片公司爲商業團體。生產量快而多爲流通資金的命液。故此劇本一經作好，就可以估定佈景的費用，雇定演員，尋找影景，安排攝影室，佈置收音機等。自然劇本的實現價值宜輕，則在公司方面纔算有利可圖。

有聲電影傑作頗不易得。電影的產生並非純然文藝的。在故事一經脫離著者之手，處處均需要專門技術人才。故此電影故事一經定規



就走到公司雇用的劇本編製人的手裏 (Continuity writer) 編製既竟，就有估價人清算這個片子要費多少錢。如果公司有的是錢拍製這個片子，那麼就可以選擇合適的演員然後另有探景的人員往各地探景。在攝影場 (Studio) 裝按佈景，又有特別人員攝影，導演，收聲等等。自然這裏有許多事是影劇作家所不能作的事。看着好像不必明白的事，但在事實上影劇作家最好都稍微知道這些事。因為這些事與編作影劇劇本都有關係。因為影劇劇本作家應該了解如何將這許多種技術實施在他的作品裏增加影片的價值。並且這許多種技術有時可以幫助一個人想出許多新的故事來。正所謂因為演劇才有演劇的技術。又因為有演劇的技術才有劇本。

在利用各種影劇技術時，有時亦有相反的結果。其間攝影及收聲，雖有時能得到意外良好的結果，但在普通，則有時不與原作者的心意相同。花用金錢太多的佈景，難能裝製的舞臺機械，過於奇異無法模仿的人物，都是不可採用的。因為這些都與表演技術，公司財力有關。還有許多插話在寫到紙上都是好文章，但在表演影片上就未免覺得繁瑣。此外西洋影劇劇本審查人，也常常為限制劇本作家思想最大的障礙。時間的長短，觀眾的眼光，到處都宜小心，這樣方能合影片公司的人員合作。對於各個影劇劇本演出的研究和比較，似為不可忽略的事。這就是說影片和觀眾要發生關係的。與觀眾發生關係的不是故事，不是劇本，而是在攝影場工作的人們衣飾和佈景。故此一個很能幹的導演，

不必一定是一個很有文學的人們。由此類推，設若寫作電影而以文藝方法作根據，就是他已經在世界的文壇上得有相當的聲譽，恐怕在好萊塢的社會上就成了一個毫無所長的人才。故此學習創作電影劇本除非學習發明故事以外對於有聲電影的技術不可不特別注意。

起初都信有聲電影不過是在默片上加上聲音的一個物理方法。這樣想的人們就是說默片的一切技術業已成功。但自今日有聲的影片看起來，僅僅利用了把聲音加到默片上去而產生的一切劇本都不精彩。到近二三年來一般知道聲音在影片中，不是一種附帶的東西。有聲影片的技术，是以聲音為主體，而其他為輔助的一種新的藝術了。以簡單的方法解釋從先的組織。影片的組成最主要部分有二：為佈景，為默劇。(即係啞劇) 次要的部分也有一個就是字幕。在事實上默劇是影片的中心。默劇表示給觀眾他的手，他的腳，他的臉，和他們面部的感官肌肉。佈景就等於照像館的背景。是輔助演員的。到了以佈景和默劇不能再加解釋的時候，就用字幕來作說明。這就是舊時的東西了。現在舊時的默片的作者的方法也就成為舊時的東西了，由於影機和影片的革命。

現在自從有聲的方法發明以來就是在默劇以外加上了對話。這樣劇本的形式根本改變。故此他的演作和寫作方法也起變化。從前的舊法也就等於無用。昔日的默劇把戲有許多已經無用，而另要新的東西來代替他們。這是很驚人的事。不但如此，在從先我們在演默片時所

用的鋼琴或其他音樂的伴作樂隊，藉以形容默片中憂喜情節的東西，現在也可以因為有聲電影的發明，同時特別製曲加入影片了。已往醜陋粗鄙的音樂，不合適的音樂，與影片不相關連的音樂，最初就先有了解決方法。革命就是推翻了已往的而換上一個新的東西。有聲電影既革了默片的命，就是已往的默片已經無用，而另外換上一個新的東西。新的就是新的，不是七拼八湊整舊如新。所以一個新的影片是從根本上作起。應當利用新的技術從新建設新的故事才對。

同是一樣的一個道理。寫個啞劇和寫一個話劇不是一樣。故事適合應用於默片的，也就不見得對於有聲的影片合宜了。由現在電影的組織來看，字幕的部分除去電報信報等有大寫外，其餘的字幕多採用言語，最初的有聲影片是以音樂伴奏的默片。影劇也因為音樂而起了一變化。許多的樂手，因為有聲試驗的成功，無線電廣播的成功，因而失業。這恐怕連外國有經驗的職業指導人員所不能預測出來的事。這實在是藝術界例外的不幸。不幸中之少數幸者，就是那些歌唱名家由此變了著名的影星。最初影劇還不是歌劇的成功嗎？後來歌舞劇慢慢的又減少下來而將話劇應用上去。你要說話劇不能行在今日的中國嗎？何以現在這麼多的人去看外國有聲話劇的影片呢？不過影片上的言語沒有像話劇那樣多。然而言簡意賅適合於影劇的表演，這又作成所謂新影片的舞臺話了。這也就是這種新興藝術所必需的舞臺了。

#### (四) 故事與觀眾

花兩毛錢，花兩塊錢，跑進電影場去。在黑暗的屋子裏也許真的拿出小綢子手帕來揩抹那撲簌簌流下來的眼淚。也許毫不顧忌的大聲喊叫歡笑。痛快的離開劇場或哀泣的離開劇場，全要看銀幕上所表演的都是些什麼。觀眾注意電影演員在銀幕上的動作。至少比得上大學校裏用功的學生聽有名教授講書一樣。觀眾在劇場裏完全是被動的。影片上的劇情為操縱觀眾喜怒哀樂的樞紐而劇情的產生還脫不開劇本作者。影片公司是用錢買來這個劇情，實現這個故事於銀幕之上，作這贏人哭笑的買賣。在看了電影以後，精神也許得到無限的安慰。生活也許轉變了方向。在一個城市裏每個劇場多有他的觀眾。這種有限制的觀眾是流動的，隨着影片內容而變動的。有良好的內容，觀眾就是富有廣告性的宣傳員來宣傳這個片子。觀眾愈多則利益也多。這不可勝計的觀眾中，男婦老幼富貴貧困的人們都有。如果劇本作者能夠寫出驚人的劇本，製作者為金錢起見，不會不肯花錢收買的。是的，精美的攝影，合宜的演作，藝術的佈景，漂亮的明星，都是使片子格外精彩的。但片子的內容是影片的中心，是與觀眾情感相接觸的動力。內容的價值，還是要靠劇本的作者的幻想，方能收效。故此談製作影片，莫如先談如何產生良好的劇本。

有許多小說作家把自己已經過的事件寫出以為是有驚人的情景。他想他自己就是旁人，旁人就都合他自己一樣。其實個人偶然的事件不一定便是驚人的事件。劇本作者有時也犯這個毛病。作小說和作劇

本需要得到觀衆的共鳴。此種同情心原是好的。無論從文藝方面或道德方面看，但作者是客觀的。作者所求於觀衆的是同情於他的劇本或小說，並不是要同情於他的個人。因此作者所鳴的悲憤，要不是他的個人悲憤，而是這許多觀衆共同的悲憤。因此劇本材料的選擇，是由一般普通觀衆的傾向得來。

一般普通的觀衆不是富有想像力的。一般普通觀衆的想像力是很脆弱。一般普通觀衆前往劇院，也就是爲了補足他想像上的缺乏，而在其中尋求快樂和經驗。

觀衆購票入場，他知道他要看的的大概是什麼。但到底是什麼他們不知道。看完兩點來鐘如夢境一般的情節以後，他或許感覺到失望。他或許搖頭拍不住手的贊揚。所以劇本著者要知道什麼是觀衆所高興的和什麼是觀衆所唾棄的。一般普通觀衆，有時也能想到和著者一樣的事。然而著者在事先已經先想到了，先談到了。所以著者不是要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如何。著者的心境完全是替觀衆設想替觀衆說話。設若有那樣兒的著者他不信這是很有經驗的話，他要憑他自己的智慧述說個人自己的事，他成功的盼望或者很少。因爲他走的路是和一般普通觀衆的思想太遠了。所以有許多的青年文藝家，記者，他們想用完全寫小說的方法描寫電影，而想由此爲走入寫影劇劇本職業的一途，那是很錯誤的事。現在中國已經有了的電影，多少也可以作我們這些話的證據，因爲讀小說與看電影完全是兩件事。

各個小說作家有他特別的讀者。有的寫出來是爲文學家看的。有的是爲廚子一邊炒菜一邊看的。最低的限度他寫一本小說他知道有人能够念。寫一部電影故事是爲映演在銀幕上去給許多小孩子們看，給許多不認識字的人看，還或者要給許多外國高等人看。銀幕的故事能一樣的被中西老幼的人們所了解，那麼暗示必得很明顯纔能使他們滿意。故此故事，文意最貴明顯。昔日默片時代字幕的安插，對於此點，已經煞費苦心。自有有聲電影以來對話的加入，對於用字的斟酌，比較默片的字幕還要困難。這是因爲影片觀衆知識的測定，應當以十一二歲的兒童爲標準。影片映演的很快，一個畫面過去又是一個畫面。觀衆都是尋求快樂的。觀衆不能都是很文學的或者很哲學的來思想。這許多對話的深意。設若觀衆中有深加思索對話的人們，他一定心有所旁用，必有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的意思，而必定把影片一大部分的畫面要看不見了。設若他所失落的部分爲影片上最重要的情節，而後來能看見的劇情也就不能與先前銜接而往後看來必定要有不快之感。這就是說不可以作者哲學的眼光來下筆編作影劇劇本。

羣衆的思想往往是平庸的。他們大家所感覺的即是平庸的感覺。世界上祇有少數人有卓絕的見識。一個影劇場雖然在白天也把他弄黑了，觀衆入到裏面，坐在椅子上聚精會神的看。影片中的情節和人物，都足以激起人們情感上的興奮，尤其是觀衆所能預料到的經驗正與影片相合的時節，觀衆就更加得意。也可以說凡一切片子的故事，是不

近乎人情的，那麼那個片子就不會得到勝利。照耀眼前的影片是誘起內部情感的原素。所佈置的情節步步要緊湊。編劇和觀衆就直接發生了關係。你要叫觀衆那時笑，到那個時候就會笑。你要叫觀衆哭，或者也許有幾個人要哭，要人笑容易，要人哭難。至少人們雖然不容易都一掬同情之淚，但至少必有些人們可以覺得是那麼的不痛快。這就是說外部物質作成的影片要與觀衆內部精神相合。編劇者應當領導觀衆。用一種觀衆可以接受的方法領導他。這就是說編劇雖然要俯合觀衆的興趣，而同時亦須領導觀衆的興趣。利用科學文藝技術的進步使一切不至於落在別人的後面。觀衆也因了編劇的巧妙的領導方法，而同時增長他們對於電影的嗜好。

在一幕悲劇裏我們知道很容易使觀衆覺得沉悶。有的拙笨的編劇者，常常爲救濟這種缺憾起見在其間就加上無味的科譚。這是很不合宜的。這是一般觀衆所最深惡而痛絕的。這大概也就是爲什麼電影和戲劇中多有是先悲後喜，因爲英雄失路，孝子遭劫，都足以惹起觀衆悲天憫人的心腸。在千鈞一髮即將就斃，或驚濤駭浪舟覆在即，而至終垂死者反生，遇險得救。觀衆在同情以後在恐怖以後，得到安慰，得到意外希望，這就是觀衆所喜歡看的東西。戲臺底下掉眼淚替古人耽憂雖然是一句俗話然而其中編劇，演劇，觀劇的互相關係，在此一言中完全道破。在編著一篇劇本，處處要從觀衆身上去想。劇本的結果完全好了。設若我們所編的劇本可以打動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他們或她們就可

以把手巾從衣兜裏拿出來在暗地裏拭抹他們所流下來不肯叫旁人看見的眼淚了。

喜新厭舊，人的常情。喜愛了一樣東西自然也許永遠愛惜着，可是也許一個禮拜以後就不愛他了。可是也許過一冬就不愛他了。雖然有好的作品不爲時流所喜，那也是有的事。因爲他是用了許多的陳腐舊套在他的新作品裏，就自然也會被觀衆厭棄的。至於那些太討厭的故事就要更被人棄絕了。因此劇本作者要時時顧慮到觀衆的興之所至。錦上添花，新翻舊曲，變化萬千，這都是一般觀衆的興趣。觀衆的興趣像服裝樣子一樣。時時在變動着。故此影劇作者也要時時追隨觀衆的興趣。

影劇劇本不同於新文學的劇本或傳奇。影劇劇本原不是爲流傳千古的東西。他不是預備人手一編，家傳戶誦，像小說一類的作品。影劇劇本僅是爲導演所計劃演出影片的方案。一切劇本有表演的性質而同時也有可以誦讀的性質，但影劇劇本誦讀的性質，幾乎是沒有。影劇劇本印行的不及千分之一，由此看來，影劇劇本並不是計劃着不朽之作。影劇劇本雖然是藝術的戲劇的，但因爲影片公司爲商業的組織，所以編劇不得不追隨觀衆。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興趣，這是因爲公司彼此營業競爭上所產生的結果。

在推測觀衆對於影片的興趣由於報端，由於談話，由於個人的經驗和由於觀衆的多少就可以知道。但一個很舒服快樂的人和一個精

神很不健全的人，對於影片的批評，因人而異。就如同一個少女的死原是一種慘事。假如我們既不愛她，也不恨她，那麼她死了就死了算了。假如送一個少女的葬儀，是我們心上所掛念着的人，我們的感想，就立刻不同了。然而這是個人的事。編劇家所依據的興趣，不是個人對於某一點上的興趣，而是一般健全心理的興趣。因為我們的劇本是為羣衆而設，並非為一二變態心理的人們所設。這是我們大家以為很淺薄的道理，可是有許多的文藝作品都忘掉了這個淺薄的道理，而在他的作品裏，往往介紹了心理已經變態了的人物。

雖然現在有許多人承認悲劇為最有價值，但在觀衆方面來看悲劇，也有相當的殘忍，並且悲劇也不是個各人都喜歡的戲劇。過着歡喜的生活，這差不多是人類共同的目標。把五毛一塊或甚至於最多的錢買電影入場券，他所希望的是能够耳聞佳聲，目視美色。設若電影不能供給他所要求的自然，對於電影也就失掉興趣了，他對於電影就發生了憎惡的感想。

電影內容有時也有思想上的關係。像在歐洲大戰未開以前的幾年，聰明的人們就說到了戰爭的危險。所以非戰的思想在當時就流行起來。非戰神聖主義，究竟敵不過歐洲軍閥的狂瀾必欲一顯身手方肯罷休，但是戰爭過了非戰的人們證明他們的見解不差，就是連軍閥們的親戚家族也感到了戰爭破壞的慘痛，所以因此大戰以後，非戰的理論仍然盛行起來，故此在寫劇本的內容上就不能不應用非戰的理論。

但在羣情洶洶又走到必再戰一番方能快意的世界大勢，影片描寫戰事之可喜，雖為投機而戲曲的非戰化尤為重要。戰爭所給予人類的是恐怖。戰爭對於一切是大破壞。戰爭是最大的殘忍。戰爭這個字應當從世界各國語言的字典裏永遠削除。忘掉了戰爭就是幸福的起源。故此在編作劇本，必要注意到一個時代一般的感覺，一般的思想。自然在此舉世好戰的時期，亦有利用好戰心理的，希圖在影片上得到一部分觀衆的，但作者對於觀衆的興趣所感覺的不同，而作品的內容也就不同了。一個影劇劇本作者也自可以得到他一種特別的觀衆。譬如那些叫陣線上彈藥的臭煙燻壞了的，叫喊聲槍彈震傻了的，從死人堆裏流着血爬出來的，自然一談到戰爭就不禁發顫。至於後進的青年，血氣方剛，自然以為戰場上一定是一種遊戲，好玩冒險而對於戰爭反感到了興趣。這大概也就是爲了什麼驚險的片子常為一般觀衆所喜看的原故吧！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社會，由於地點時間及該社會的思想而造成不同的觀衆。故此很難說究竟某一個片子算是名貴，或某一片子算不得名貴，而並且有許多成名的片子出乎影劇公司所預料以外，這正如中國人所說的運氣一樣。

在電影初起的時候，所攝的多是胡鬧的片子或者是驚險的片子。由那時候計算到現在，其間劇本的變動很多。故此劇作家作風的轉變也要迅速。有時以愛情勝。有時以武俠勝。有時以滑稽勝。而嘉波林陸克勞瑞巴斯登非來伯等人的片子裏從不大見女的明星為主角而也

能獨立。近來自有聲電影成功以來，而歌舞的片子，話劇的片子，又時興起來，所以在編作影劇還要十分留神到近代科學的進步。利用科學的技巧以充實自己的作品。像璇宮艷史，不止影片備受歡迎，就是唱片也因此售出不知多少，就可以證明近代科學進步和藝術的關係。

在編作影劇劇本，雖然要迎合觀衆心理，但易牙雖好，百口難調。天下沒有盡合人意的夫妻，故此也沒有被所有人認爲合宜的劇本。觀衆的教育不會同等，觀衆的興趣不能一樣，觀衆的環境各有特別，一個劇本要使人人合意，殊爲太難。就以性慾的片子而論，帶性慾誘惑的片子，是最易使人歡迎的。但仔細分析起來，不同的年齡的人看起來就有不同的感想。十四歲到十八歲的少年大多數祇知道有戀愛的事實，但戀愛的究竟在他們還是一種神祕。他們愛看性的誘惑影片是要達到發現神祕的目的。十八歲以至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是要從影片上學下了戀愛的方法。結婚的人們，他們大概許是去要溫習舊夢，而老年人更許討厭一切接吻的舉動。以年齡論是如此。設以觀衆的宗教的看法，倫理的看法，就更有不同。一個沉醉於愛河中的女郎；有的人要恨她，有的人要可憐她，有的人要罵她，有的人要嘲笑她，也許有的人承認戀愛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討厭的病，自然也許有的人說性慾和戀愛是人類的第二生命，是人類必有的經驗，是人類生活興味的中心，是澎漲種族和發揮情緒必走的途徑。其他別類的影片觀衆的批評複雜也是如此。若由此點看來，編作影劇劇本觀衆的興趣可謂無法測驗。編劇者值可以

任意編作毫不問及觀衆的興趣這一回事。那麼我們還研究影劇的觀衆興趣作什麼。歸結說來，就是觀衆的興趣應以大多數來計算不可以不顧及觀衆的興趣，又不可以太顧及觀衆的興趣。編的太俗了沒有人喜歡。若是太奇怪了只有一小部分人看，這都不是影片公司的目的。

影片公司常常留意到他們片子的進款，實爲可以原諒的事。製一個片子有時花到幾萬圓到幾十萬圓。設若所入不償所投入的資本影片公司勢必倒閉。那樣還談什麼爲影劇編劇的事。特殊的片子祇是偶然的作品。藝術家認爲最有價值的作品，結果就是爲幾千個藝術家看而已。人人不能都是藝術家。在每一場電影裏其間至多也不過十來個藝術家，而甚或有時觀衆中連一個藝術家也沒有。

就以上所論，編劇要很投機。投機是一切商業的基本原則。影片公司彼此競爭在作劇上也要彼此習染。彼此好盛。轉變一個時期，一個社會觀衆的興趣是很冒險的事，也是很成功的事。打比以上海社會的黑幕爲題材編作影劇本而論，這是許多不在上海度生活的人們所最高興知道的事。假如以上海社會的黑幕爲題材的影片在某一個公司製出來了不爲觀衆所歡迎，那麼這種投機可以認爲失敗。設如觀衆方面對於以上海社會黑幕爲題材的影片表示十二分的歡迎，那麼同樣性質的片子不妨多編上幾本，而同時其他影片公司聞知也必要仿製幾本。編製影劇劇本平時要留意到各影片公司所要出產的影片態度。他們一個月一個月隨着觀衆的興趣要變動着。編劇者要看着公司營業

的傾向去作劇。事實上公司的態度就代表了觀衆的態度。創造的時候要創造。抄襲的時候要抄襲。但創造要創造的適宜，抄襲要抄襲的得當，然後影劇劇本就容易被公司所接收。至於何時應該創造，何時應該抄襲，作劇者應當善用機會，不是這裏所能道的了。前幾年的火燒紅蓮寺，已不可以與今日姊妹花漁光曲相比。這就是一個明證，也就表明中國影劇的進步。

影劇今日既然已佔劇場營業最大勢力，這是因為由於有聲試驗成功的原故。既然有聲影劇有時可以與舞臺劇相比，當然題材的類別也不外與舞臺劇相等。觀衆對於影劇故事的嗜好不外幾種。如同描寫上海夜世界的情形，就是屬於社會的。描寫兩性戀愛的就是愛情的。描寫離婚的慘劇就是家庭的。描寫義勇軍的就是國家的。描寫救人的義舉就是武俠的。描寫已往事跡的就是歷史的。描寫幻想世界的就是神話的。講明道理的就是哲學的。一切中外影片，大概逃不出這幾類以外。縱然有時不能分的很清，可以說是武俠也可以說是家庭的片子，或者可以說是社會的也可以說是歷史的片子。那就在個人看法而定。片子雖然可以分出類別來，祇是一個大概而不能說絕對的。爲迎合觀衆喜新厭舊的心理，也不能專作一類的劇本。就如同吃飯，人不能天天吃魚翅，也不能天天吃燕菜。吃菜總要天天換樣。劇場的片子也要按時改換，好使觀衆不起厭惡的思想。便是偶然有一些奇情異趣的片子，也可謂錦上添花，使觀衆看着格外起勁。三天摸不着水喝的人，見了水比魚翅

還寶貴。吃飽了飯以後，雖有山珍海味在前，也不能下嚥。究竟測量觀衆的興趣是否爲可能的事，和能不能劇本一經脫離了著者之手就能得到歡迎，影劇劇本編作者實在沒有把握。這全憑觀衆一時的眼光。如果能够真的測量觀衆興趣的辦法，影片公司就永也不會倒閉了。

由中國舊劇的取材看來，中國舊劇的取材多一部分偏重歷史的遺事。一部三國要唱多少齣戲。一部劉公傳也可以唱一天戲。至於風塵三俠，話隱娘，蘇小妹，賺文娟都是用昔日的故事編成的新皮簧劇。傳奇中也是如此。但在外國影劇方面，也沒有逃出這個例外。例如小仲馬的茶花女，脫爾斯泰的復活，哥德的浮士德，王爾德的文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以至於三劍客，小婦人等都是根據以前有名作家的文藝作品來製作的影片。這樣的材料，也是觀衆所最歡喜的影片，因爲在片子沒有攝製以前，事實上原來的文學作品，（劇本或小說）早已代影片公司作了很好的宣傳。像近日米高梅公司要花二百萬塊錢攝製大地，原故大概也是要投觀衆這種趣味吧！

傳奇兩個字，多少含着古典的氣息。其實用白話說就是某一個時代使人聽着很興奮的新聞。使人很興奮的新聞常常供給作小說或寫劇本者的材料。影劇劇本作者爲投觀衆好奇的興味起見，亦正不妨利用最使人感動的新聞作爲劇本的材料，因爲事實上以新聞爲題材的劇本，在未攝製以前，故事早已被人知道，而人們更有願意親眼看一看的奇想，這就是觀衆的渴望。影劇作者就供給觀衆這種渴望的要求，當



然這個片子就會被人認爲是有意思了。可是新聞作爲影劇或其他的劇本以投觀衆的嗜好，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不是個個新聞都是可以得銀幕的？

真的，我們要研究清楚觀衆的興趣再起首作我的劇本嗎？各地觀衆的興趣和觀衆中的個人都無法統一，我們怎樣研究他們呢！因此有人就主張與其研究觀衆的興趣，莫如主張不研究觀衆主義，這話自然也或者很對可也有相當的不對。

一個故事就可以作一個戲，無論是傳奇，皮黃，話劇，影劇。有的故事適宜於寫皮黃，有的故事適宜於寫昆曲，有的故事適宜於寫話劇，也有故事適宜於寫影劇。各種戲劇有寫作各種戲劇的技術。如何將這個故事安排的令人滿意，那就要看作者技術的優劣。同樣的故事，某甲寫了就遭觀衆反對，某乙寫了就受歡迎，在作者方面祇有時時盡量了解什麼影片是觀衆所能接受的，那也就够了。

### （五）影片公司對於劇本的取舍

中國有聲電影，近來由於政府主張電影教育起見，電影的前途很爲光明。除去上海幾家製片公司外，廣東對於電影的攝製也頗努力。以寫影劇爲專門職業，將來或者有一日可以達到。即便是將來不能以寫作影片劇本爲職業，在日間工作以外，晚間正不妨以寫影劇爲消遣。提到寫劇，就不能不聯想到劇本的實演，因而也就不能不討論影片公司

對於影劇劇本的態度

收買影劇劇本，不像書局裏收買小說的稿子。小說的稿子可用抽版稅的方法。專看這小說所能銷的有多少本。也不像往雜誌社裏買文稿。往雜誌社裏買文稿，近來行市雖然不佳，然而一萬字的文章，總也給三四十塊錢吧。印一千本小說不過二三百塊錢。印一萬字的文章也不過幾十塊錢的事。但收買一本影劇劇本，再將他攝製出來，就不像小說雜誌類。滿打算都賠了不過三二百塊錢的事。一個最便宜的片子，總不會在五萬元以下吧！而一百萬元的片子，還是很常有的事。爲使劇本成爲可以表演的，那麼就不得不看一看公司營業的傾向。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明星。明星向爲影片公司所最緊要的人物。一切戲劇都是演作。沒有演作還說什麼戲劇。由於演員的影響就連代劇本的創作。克羅拉保有野姑娘的徽號。故此有人爲她特別編劇。巴斯其登有冰面大王的名稱，故此他的戲也有他的特別風格。程硯秋先生有文姬歸漢，高慶奎先生就自編煤山恨。各因自己的性格而寫劇。皮黃和影劇上都是一樣。有病態的明星就可演茶花女。有勇健的明星就可演月宮盜寶。所以影劇編作者，正不妨研究當代各公司各明星的特性而爲他們編製特別合宜於他們的劇本。此種劇本，在表面上似易出售，但同時尤宜留心其薪金的多少。有時公司常不願意延聘薪金太高的演員，反不如寫個平常劇本較爲容易出售。

在外國許多電影公司保存有特別大的佈景。一條大街，一座高樓，



一個大山景或一個大船連同一部荒島。這些佈景製起來都是很費錢的。劇本作者爲使劇本排演攝製省錢起見，就可以探知各公司保有那樣的舊佈景把他利用到新編的劇本上。租用舊的佈景把他刷新一下，所用的錢離作一套新的要儉省多多了。因此公司修改劇本，有時遷就他們的佈景，也是有的事。

關於作劇選景問題，最好以本國所有的東西爲根據。如同上海的碼頭，北平的公園，廬山的瀑布，西湖的碧波。這是中國人所知道的地方。這些地方都是許多人想見的地方。公司如果不願意將他們製成佈景在攝影場裏用他們，就可以請演員到真實的所在去攝製。往遠地方攝製影片比較上是很費錢的事。故此劇本中常有用旅館，廚房，客廳等等地點作背景，因爲這種佈景成作起來很省事。可以很容易將他們用在攝影場裏。

關於演員的衣服表，演古代的事蹟，演員的衣服所費的一定很多。因爲影劇中不能僅是主要角色穿上了古裝，就可以了過去的事。所以除非公司的資本雄厚，所收的劇本，總以現代爲宜。其他如同燒一隻大船，炸一個山寨，有時總要爲這種佈景多消費些個。關於消費大量金錢的佈景，除非不得已以少用爲宜。編製影劇劇本，在公司收買以後，都是修改後再攝製，這時公司有審查修改劇本的特權。若謂收買來的劇本絲毫不改而可以攝製，那真是沒有的事。

以少數的投資，得最大的利息，這是所有影片公司的目標。攝製文

藝的電影那大概是偶然的事。近來編製劇本已較默片尤爲詳盡。因收聲的關係，在攝製途中已不似先前之容易剪裁更改。一經更改，則將不知損失多少金錢。編劇者爲出售劇本起見，不能不處處爲公司設想。但是在現在今日的中國的影片界所編製影劇劇本爲生活計，還是一個很大的迷夢吧！

## (六) 劇本檢查的研究

攝製影片的消費不比演劇。演劇的消費，不過幾十或幾千塊錢而已。即便輟演，則所費諒亦少數。劇本中間若有應當修改的地方，也很容易。但在電影劇本上修改幾百尺的片子所損失的金錢，是非常的大，或者有時必需重攝。所以在劇本作者選材的時候，最好先將劇本審查委員會的態度看清。知道什麼是可以放入影片的，什麼是不可以放入影片的。自然在現在審查委員會的條文已經成立，似乎沒有再行討論的必要，但是爲一個劇本作者自從編作劇本草案一直到作成了 *Condit* *only* 爲止，處處都應當留心，以不與審查的條款相違爲宜。劇本檢查的意旨，不是與劇本作者爲難。劇本檢查是遏止不良的思想，增進社會人民的福利。劇本作者應該受一切審查委員的建議，相輔而行，以達到電影成爲社會教育的工具。作劇者對於自己的劇本，應有公平的客觀判斷。接受審查委員會的建議，即是避開淺薄自專的思想。電影很容易被外國人看見，很容易運往外國映演。把本國醜陋的事給本國人看，已

經不好。給外國人看，尤其不體面。還有，本來本國人看起來不以為然的事情，而表演給外國人看的時節，就太難為情了。從先住在外國一家有小孩子的人家裏，他家的親戚打了架，跑來訴說給房東怎麼樣子打的，怎麼樣子鬧的。我的房東立刻叫人將小孩子帶到外邊去。不叫他看見這種架勢。恐怕客人的舉動給他孩子什麼暗示，而將來在他長成以後有了同樣的舉動。這裏就證明出來演作暗示的效力是有多大，而影片的檢查對於兒童，對於社會的關係是多大了。有許多片子在外國的影劇場，是不叫十六歲以下兒童進去的，然而大多數這種影片在中國也是有相當的限制的。足見審查影劇對於國家社會的關係。今就在劇本上幾點值得討論的動作來作本章的根據。那麼於將來作劇上或有相當的益處。所論原為編作影片劇本而設，不過大部分全係從檢查者的地位討論，並非固定的條文，而僅是成立條文的理由。國家社會種種繁複，人事在各種情形之下變動不一，有時雖稍微違反審查的條文而仍有可以攝製的理由。亦有一種劇本上的情態不違反任何條文，而事實上是必須禁止的。這都是劇本作者所應知道的事。審查者不能根據劇本的文字而完全要看攝製成了的影片。舉凡影片上一切的字幕，標題，表情，動作，語言，皆要受同等的限制。其中也有的時節本來應該不允許的而可以加入。影片裏同是一個動作，而有時被允許，有時遭反對，就完全要看如何安排了。

影片所值得注意的，不外關係國家，關係黨義，關係風俗，人情，和關

係粗野的舉動，殘忍的行爲，色情的誘惑，犯罪的描寫等。全部的攝製或局部的攝製，遠攝，近攝，都有問題。我們僅舉幾個最常見的事來自己核奪是否可為影劇審查委員所能承認，就足為將來編作影劇時的經驗。並且有時製片公司劇本審查的態度與地方管轄的檢查委員不相一致。故此在未編製影片以前，與其研究什麼是值得放入劇本的材料，莫如先想一想什麼是不可以放入劇本裏的材料。

自殺類：服毒 自頸 赴水 自刎 槍擊 吞金 剖腹 跳樓 臥軌 撞塔壁 跳山澗等等動作的前後。

刑罰類：絞刑 電椅 斬頭 刑場槍斃 腰斬等。

謀殺類：勒死 刺死 活埋 下毒 捏死 推墜入水等。

搶匪類：行搶 擄票 撕票 贖票 日間 夜間 屋內 路

上 荒郊等。

竊賊類：扒手 縱火 偷兒等。

虐待類：火燒 鞭打 槍殺 凍餓 買賣等。

恫嚇類：持槍 持刀 畫面 紋身 勒索 炸彈等。

賭博類：打牌 牌九 骰子 撲克 押寶 紙牌等。

煙酒類：酒精 鴉片 白面 紅白丸等。

裸體類：全露 半露 陽物 陰戶 生產時某一部分等。

睡眠類：夫妻或任何男女在臥室中的情景 強姦 誘姦等。

欺騙類：女人與女人的欺騙 男人與男人的欺騙或男女互相

的欺騙 娼妓及拆白黨等。

接吻類：吻頸 吻胸 吻身 強吻 潛吻 交頭 吻臂 吻

腿 吻足等。

國家類：國旗 黨旗 迷信 乞丐 纏足 不清潔等。

以上所舉各種舉動的前後，各種舉動的地點，各種舉動表演的方  
法，或暗示，或明示，或近攝，或遠攝，都有研究的價值。良好片子的產生，深  
信是由於良好的影片審查者。影劇作者能於此中求出路，中國影劇的  
前途，必有很大的盼望。

（未完）

# 說別本殺嫂

曾經滄海客

武松殺嫂 這出戲 是被伶人唱得爛熟的了 只都是根據義俠記傳奇 崑曲是不消說 就連皮黃梆子腔 也不過是那一個稿子 雖有改變 始終子不離母 玉霜簪藏着一分殺嫂的鈔本 卻是與大路不同 是金瓶梅裏面 摘出來的 合大路本子 用水滸做底稿的 差得很遠 這一派 不大有人知道 且待在下講來 做個話料

義俠記開弔殺嫂 先上武松 金瓶梅成親殺嫂 也是武都頭首先登場 白云 十年磨一劍 心恨殺從前 接第二句的話頭 很有些費解 恐怕鈔本裏 有錯謬之處 現在沒有別本 可以校正 只好仍照着原文謄錄 你要一定叫我改定 只好依着鞭差打尉的顏佩章 簡直念這四句原詩 也沒甚不可 況且這四句放在武松嘴中 比顏佩章更覺符合 豈不大妙 武松通名云 俺武松接念表白云 卻喜恩赦回籍 仍住哥哥房屋 正待整理舊仇 那知西門慶已死 我那嫂嫂借居王婆新遷之所 覓尋改嫁 吓

他若在重門深院 一時難報此仇 如今卻好自己湊來 正是仇人見面 分外眼睜 就將他一刀兩段 這又何難 只是白晝殺人 未免牽纏 尋思一計 趁他嫁人名色 將他哄在家中 報仇行事 如今去換了衣色 扮個浪子模樣 攜帶銀兩 到王婆家中走遭 也 唱新水令云 人生怨毒最難容 定心懷 天不共 報仇男子 事 不改是英雄 翹幕高風 今日待緩施把吳鈞弄 此數句 也 似有錯字 姑且照原本鈔寫

二場 貼旦扮潘金蓮上 唱步步嬌云 往事堪悲如春夢 枉自矜豪橫 繁華一旦空 繡幕羅幃等閒拋送 確是金瓶梅潘五娘口氣 水滸潘金蓮 是借用不得的 大凡南北合套的戲文 多半北為主曲 如水漫雷峯塔 水漫長生殿 絮閣合那祥麟現的產子 都是一律 不過那三出是醉花陰畫眉序 這一出是新水令步步嬌 不是一路曲牌罷了 這出殺嫂 武松唱北 潘金蓮唱南 武松是主 潘金蓮是賓 然而論金瓶梅關目 到底潘金蓮是戲膽 武

松是戲眼 合水滸是反着的 這編劇人又走入水滸一派 不是金

瓶梅正宗旨 潘金蓮唱畢 念白云 我潘氏金蓮 指望與西門官

人 百年偕老 誰想他撇我辭世 只爲與大娘 幾次破口 他便

將我遣還乾娘家中 聽憑改嫁 阿呀呀 來說親的 卻是不少

這一句 雖是輕輕下筆 卻寫得恰是潘金蓮的聲音 且腳們搬演

須要帶些浪漫意思 才能傳神 不可草草放過 全劇減了成色

潘金蓮接念云 一家是周富宦 娶我相伴春梅 一處是張千戶

府中爲副室 任我合意成事 按說女人再醮 原是尋常 不必大

驚小怪 依程夫子 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 去責備一千婦道 只

不知怎的這幾句言語 擱在潘六兒嘴裏 加倍不堪 這就是潘六

兒 素常太不把真操當事 因此凡她說話 人總淫浪一面着想

連尋常的 也改作異常了 潘金蓮接念云 只是乾娘索聘金百兩

媒金十兩 多還上數 玉堂春的做法銀子三百兩 到了潘六兒

剩了十兩 差的太多 潘六兒本比妓女輕賤 何況是俠義有情蘇

三姑娘 兩邊編戲人 並不曾在一處商量 各定各的價錢 定了

出來 卻甚公道 倒也有趣得很 聖人云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在下仿着這白詞兒 給潘金蓮上一句品題 叫做可以婦而不如妓

乎 畢竟蘇三把一場謀害親夫的重案 幾場官司打出來了 潘金

蓮始終被武二殺掉 況且蘇三 是從藩臬以下 合城官吏都要處

她的死刑 然而到底不死 潘金蓮已嫁西門慶 武二決殺她不成

誰知仍是雪亮的鋼刀 把她雪白粉嫩的頸子 照着切瓜一般

剝了一下 她那顆美人頭 就合玉體分家 一個死中求生 一個

整個相反 這不必說那天地鑒察 鬼神報應 只看她二人 所做

所爲 潘金蓮步步是死路 焉有倖免的道理 尙書上說 惠迪吉

從逆凶 道家也說是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蘇三潘金蓮 或

得好處 或弄的大糟 都是自作自受 不是有鬼指使 看到此等

情形 越覺報應可怕 雖是中國小說劇曲 多半含着迷信思想

續金瓶梅 簡直成了太上感應篇注解 明人三言 凡捏合的去處

十篇倒有九篇 大談因果 女仙外史第一回 天狼姮婦結冤

醒世姻緣全部 都是這些話頭 崑曲戲本 多半神仙開場 疊花

記如同宣卷 皮黃庶幾堂今樂 成了一部勸戒錄 然而撇開神鬼

只從人事上討論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確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也不止玉堂春潘金蓮兩件事情 一部廿四史 只怕都是這般的

閒話勾開 仍談殺嫂 潘金蓮白云 只是陳姐夫偷來相訪 與

他私自說妥 只是他往東京取帳 叫我安心守待 晚間甚是寂寥

唱 踪跡類萍蓬 何時再遇多情寵 只這句晚間甚是寂寥六個

字兒 輕描淡寫 把個潘六兒一生爲人 可給糟踐苦了 老旦扮

王婆上 白云 兔兒沿街走 歸來尋舊巢 吓 大娘子恭喜 潘

金蓮白云 有甚喜事 王婆白云 武二遇了恩赦回來了 潘金蓮

白云 吓他回來了 可知我在此 潘金蓮此刻極怕武二回家 問

這一句 最是生死關心的地方 唱貼旦的 須要有些體會 莫認作尋常問答 囁了過去 王婆白云 怎麼不知 貼旦聽得此話

也要作些神氣 又怕武二報仇 又覺着王婆方才給自己賀喜 賀得作怪 又看王婆好似很得意的一般 三件心事 弄在一處 做

工不可草草 卻也不能十分着力 只在眉眼一動而已 王婆接念云 他如今原點了都頭 以前之事 他見西門慶已死 都不提起

了 貼旦此刻面上略帶喜色 方爲合式 這些做工 都是原本上沒有寫着的 在下因目今演戲 最重表情 對於且腳 加倍注

目 凡是一段死木頭 在臺上必不能受臺下稱贊 然而太活動了也惹人厭惡 總得不十分過火 也不能毫無表示 因此在下用

看戲的眼光 按照戲中情形 屏幾句閒話在內 無非要請樊噲臨凡 顯出屠狗之威 好去細縛老羊 替這扮潘金蓮的貼旦 開一

條大路 若說這一出 究竟該怎麼唱法 在下沒得着真傳 說不出真正門道 王婆接白云 他說大娘子既要改嫁 他又無妻室

傍生不如傍熟 娶你回去 照管家務 這是聘禮媒金 一並對齊大娘子心下如何吓 武二不報兄仇 這是任憑何人 都不信的

王婆老於世事 偏肯上當 不但是媒金作祟 利令智昏 實是他們這一類人物 早已不懂得甚麼叫做道德 那又叫做俠義 拿

着小心心 去量君子腹 焉能猜得中 假若遇見山泊子裏面的一百條好漢 聽得武二不給哥哥報仇雪恨 有智謀的 似那宋江吳

用 一定早已料到武二有詐 李逵魯達一千盜貨 卻要大生詫異 這便叫做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 最可笑是三國演義 寫關公入

了曹營 劉玄德給他一封書信 道是願獻首級 以成全功 知己朋友 怎麼說出這樣一句硬詞 雖然玄德臨亡 對於諸葛公 有

嗣子不材 君自取之 兩句言語 是正史有的 玄德本好用一點小權術 然而劉關交契本在諸葛之上 況且關公只是一員猛將

縱然認真降曹 不過張文遠徐公明一流 也成了劉氏大患 玄德何必這般做作 似乎描寫太過 也快弄成衆人肯武二不殺嫂 一

樣的荒唐了 劉玄德一生粗豪 將一出世 就鬧鞭督郵的笑話 演義說是張飛 實是玄德自己做的 有正史可憑 晚年不防東吳

把荊州單交關公 才弄出伐吳之敗 足見玄德勇有餘而謀不足 只因臨終這兩句遺囑 演義竟寫成姦詐小人 不學無術之徒

錯信演義 也罵玄德姦詐 未免稍冤 但也是玄德自找 不怨後人誣謗 倘玄德合武二一般 一直撞去 毫不回頭 鬧成個直脖

老虎 除了王婆潘金蓮油膩了心 誰也不猜他改了人性 諸葛孔明不諫伐吳 比王婆的見解 就高出一百倍 法孝直能制玄德東

征 王婆卻管不住武松殺嫂 關公合武植 叫做才不才 亦各言其兄弟也 玄德滅不了孫權 也如同武二打官司 輸給西門慶

可惜玄德始終沒了卻心願 只落個一人不在三人亡的佳話 不如武二達到目的 兩人血性相同 看這兩篇文章 若不擦眼抹淚

大約這個人是不友不悌的一個涼血動物 王婆念這一段白畢 貼

且想介 這番做工 倒是原本有的 只應當是何神態 卻沒說清

楚 崑曲舊日後臺鈔本 多有把身段寫出 這一出卻甚含糊 但

演戲人 身段是身段 神態是神態 如怎樣坐 怎樣立 怎樣跪

怎樣臥 怎樣擡手 怎樣動腳 都算是身段 至於怎樣喜 怎

樣怒 怎樣哀 怎樣樂 便歸神態了 身段可以口傳 也可以往

本子上面寫 神態卻仗唱戲人去體會 不易教授 紙上越發寫不

清楚 身段在臺上 不易看得明白 非真正登臺多年 看不出別

人是非 卽令之上臺毯 花臉批評且腳 還難免沒屐笨話呢 莫

說外行人了 這就叫做隔行如隔山 有人談某旦演某刺殺戲文

坐子之後 起烏龍攪柱 要知屁股坐子落地 假是盤的 烏龍攪

柱怎麼起範 某旦當日 實在是迸過去 跪下 起的範兒 沒起

坐子 這位先生能知坐子合烏龍攪柱的名色 已經是看戲的老手

但止這一句 早經自己承認沒翻過筋斗了 更不必說是沒唱刺

殺且 卻是大書特書 差不多半載有餘 沒人出頭駁問 本來懂

得筋斗的刺殺且 都不能動筆 別人知識 還許在此公以下 只

好由他去說 然而此公並非全不懂戲 也由此可以看出 或者在

下說錯之處 被他暗笑 也未可知 此公的小疵 就犯在個隔行

決非整個糊塗 若說神態一面 卻是有目共觀 因此梨園朋友

身段好 不如神態好 身段神態 都算是做工 大約後臺舊人

研求做派 都在身段上注意 受累不討俏 弄得糟糕的 不知多

少 後起之秀 看到這一層 知道有些觀客信假不信真 也在神

態上留心 不過他們身段 也肯下功夫 因此才成名腳 雖有幾

個專用洒狗血綱羊毛的 卻不能一概而論 不要扯了 還是細談

殺嫂 貼且白云 吓 乾娘 那武二原是起初的心上人吓 爲他

裝模作樣 所以做出這些事來 如今他回心轉 我使心滿意足

乾娘如今叔叔在那裏 潘金蓮原不真愛武二 只不過覺他武大強

些 若合武二真正有情 縱然武二不理自己 也不應當謀殺武二

的親兄 另嫁西門慶 混了這些年 當年三國時節 魏太祖敬賢

禮士 曾在徐州 打敗劉玄德 進兵下邳 得了玄德大將關髯翁

相待十分恩厚 小說裏面 講的什麼上馬一提金 下馬一提銀

五日一大宴 三日一小宴 十大美女 朝夕陪伴 雖是沾染之

詞 魏太祖待髯翁的好處 史書用一個厚字 也就形容到十足

事雖不同 若問魏太祖的存心 也合潘金蓮 親自下廚房 給武

二安排酒飯 是一般無二 誰知髯翁竟合武二是一種怪脾氣 潘

金蓮的小殷勤 買不住武老二 魏太祖的大手筆 也是買不住關

老二 武二一心只在親兄身上 恨不能叫潘金蓮 合武植 百年

偕老 關二一心在舊朋友身上 恨不能插翅飛往劉玄德一邊 武

二說出拳頭不認得嫂嫂 演義有關公五關斬六將的故事 武二的

蹶潘金蓮 關髯的蹶魏太祖 都算蹶到家了 然而魏太祖差張文

遠補送文憑 敬重關髯翁 始終一致 因此後人有四句咏曹公的詩云 鼎足相吞勢未分 惟公韜略最機深 不追壯穆令歸漢 便

見英雄圖霸心 詩做得極不佳 還在陳石堂以下 而且顯然鈔襲金人咏關將軍的架子 那金人詩云 鼎足相吞勢未分 誰能傾蓋得將軍 曹吳不是中原手 天下英雄有使君 兩首相比 便知那

首咏曹公詩的來歷 詩格雖是鈔做 詩意卻是整個相反的 一面是恭維曹家 一面是恭維關家 都算恭維得體 晉朝傅玄作了一部書 喚做傅子 說魏太祖稱關髯翁爲天下義士 宋朝唐庚作的

三國雜事 也說魏武 能平其氣 成羽之忠 非戰國之君所能有先王風度 似魏太祖愛慕關髯翁 才算真正愛慕 潘金蓮受了

武都頭的搶白 便罵他喬作家公 連自己丈夫武大郎 也受了她幾句閒話 可見潘金蓮的心理 是怨不是情 演義載髯翁說降漢

不降曹 魏太祖笑曰 漢即吾也 武都頭將說了一句 籬牢犬不入 潘金蓮又撒起潑來 足見魏太祖是關髯的真知己 潘金蓮不

是武二的真知己 關公饒曹三不死 武二對於潘金蓮 一次也不肯饒 便是這個原故 王婆白云 他立等回音 待我去請他來面

言 潘金蓮合王婆兩個人 這一番舉動 未免太對不住陳經濟

(按通行本 此人名喚陳敬濟 這是依照詞話原書) 潘金蓮跟着武大郎 便先想武都頭 弄不到手 又聽王婆的挑唆 往西門

大官人一邊跳槽 這還可以說是三寸丁太不像個人形 潘金蓮不

能安命 如同征西傳上面 那個鎮守寒江關的西番女帥樊梨花

不願嫁那 身長一丈 頭如麥斗 青臉紅髮 巨齒獠牙 簡直活

夜叉 一分人樣兒 也不沾邊 到處馳名的 醜鬼楊凡 釀成殺

一夫 又嫁一夫 不順天理 希奇慘案 在人情上推測 武大郎

還得分潘金蓮一分一釐的罪名 不能拿着一丈青扈三娘 做她的

定盤星 扈三娘失了祝彪那等一個俊俏郎君 嫁了矮腳虎王英

一個醜夫 並看不出夫妻怎樣恩愛 然而王英被猿臂寨陳道子先

生的令嫺麗卿小姐 在陣前弄死 扈三娘捨死忘生 替夫報仇

到底也死在麗卿之手 演出一折取濮州夜戰扈三娘的哀豔戲文

只能說是扈三娘 超乎常情之上 苦貞苦節 不能因此給潘金蓮

再加壞考語 至於西門大官 不但勝武大 若論相貌 比王英

也似強勝許多 潘金蓮既到他家 總算得所 西門慶待她也不薄

並非泛泛 比起李瓶兒 不差上下 看不出十分高低 若比孟

玉樓 似乎還強些 更不必談到下廚房燒火做飯的孫雪娥了 潘

金蓮還不知自愛 鬧出許多把戲 只落得被西門慶脫了衣裳 使

鞭子抽了個不亦樂乎 丟人現眼 真叫做何苦來 末後索性勾搭

陳經濟 把武大郎戴刺的好看的繡花上等頭巾 按着東方甲乙木

的顏色 又給西門大官人扣在腦袋瓜子上了 逢娶她的 必成四

靈之首的一物 她也算貞潔到極處 等到西門大官人死了 她不

守寡 自是勢所必然 怎麼又背了陳經濟 嫁什麼周姓張姓 還



是經濟自來找她 才訂了嫁入陳門 潘金蓮真恨不能把世上男子  
嫁徧 用情嫌太不專一 經濟一疎神 她就想另婿武二 她也太  
萬難 她一直弄到被武二脫去衣裙 披頭散髮 跪在亡夫武大靈  
前剖腹剜心 再剝榛首 雪白粉嫩的身軀 叫武二白刀子進去  
紅刀子出來 料想她是很疼的 一個活人 變做上車的駱駝 幸  
而未遇宋江李逵 不會似黃文炳 被人吃了烤人肉 然而也就很  
可慘了 這不但是她負武大郎之報 也不止於負了西門慶 應該  
如此 簡直就是負陳經濟的眼因果 潘金蓮一生活動 這一下子  
可弄得不活了 大可以給專講活動朋友 做個鑑戒 潘金蓮白  
云 好吓 快去請來 快去請來 我的歸結 原在他處 此處潘  
金蓮連說兩個快去請來 寫得迫不及待 假若不是武二 另有人  
來娶她時 她也未必不這般的 王婆白云 吓 都頭有請 武松  
換衣上白云 乾娘說明了麼 王婆白云 話多講明 還要請你面  
言 武松白云 吓 要面言 這倒難了 武二本來不是這一流人  
物 打虎倒行 這倒爲起難來 這真叫做人各有能有不能 王婆  
白云 不難的 來呢 來呢 大娘子 都頭來了 武松白云 吓  
嫂嫂 待武二拜揖 此段寫王婆武二都很得神 武二能行的事  
王婆不行 王婆能行的事 武二也是辦不了 一個難了 一個不  
難 寫出二人身分 打虎的不會拉馬 拉馬的雖能打虎 卻打不  
了吃人的虎 只能打悟空庵黑眼鬼跨下的那隻虎罷了 上不得景

陽岡的 然而武二遇着這隻虎 是決不肯給他一拳一腳 本來他  
就是挨打虎 天生的黑眼貨 除了放鷹打虎的朋友 誰肯合他招  
呼 鍾進士怕黑眼 見了他時 雙睛緊閉 武都頭也不過合鍾進  
士一般 若武都頭有了柳展雄的神通 看的黑眼事多了 只認作  
尋常 任憑你黑眼鬼 怎樣往裏鑽 他兩隻眼皮子 展也不展  
以黑爲白 算你沒黑 武都頭也就不消殺死淫婦 去投梁山了  
本來世間之上 走到那裏 又沒有黑眼鬼 鍾進士究竟是個書獃  
向着他閉目不觀 酸氣太甚 武都頭寒酸不及鍾進士 也黑不  
得眼 因此鍾進士至於自殺 武都頭至於殺人 比那柳展雄 你  
黑我也黑 甚至於更黑 給你個滿不在乎 才修成一尊白眉神  
做那忘八鴉兒的祖宗 受盡千年香火 就比鍾進士武都頭合式多  
了 只嫌他喪品太過 所以叫做盜跖 潘金蓮白云 叔叔自家人  
不消不消 武松白云 從命 兩人此刻口裏面 還作叔嫂的稱呼  
武都頭心裏 已把潘金蓮 當作祭亡兄供品 潘金蓮卻暗認武  
都頭作親丈夫 這番問答 若遇着傳神的腳色 略帶三分做作  
便可博那座客的一種公論 真可以不費事 得好評 這個俏頭  
卻是本子的關係 也是事跡豔膩悲憤 集合而成 這位作劇家  
總算得着題目了 潘金蓮白云 乾娘 看我叔叔越發後生了 王  
婆白云 正是 二人見面 第一句話 實難啓齒 本沒可說 深  
了不是 淺了不是 潘金蓮的地位 更難措詞 原是武胞嫂 又

曾因戲叔受辱 嫁過西門慶 翻回頭來 屈身降等 來做武老二的媳婦兒 這話可怎麼說呀 作者偏能叫他先開口 偏能叫她說話得體 卻又恰合潘金蓮的口吻 真算是體貼得入微 可算是枝妙筆 水滸金瓶梅 都是寫生妙手 曹雪芹紅樓夢 更是善揣人情 這一段的好處 也不弱似他了 武松白云 乾娘的話 可明白否 寫得武老二 居然像要娶潘金蓮的 武二雖是粗豪 究竟非黑旋風之比 黑旋風還有時撒謊造謠 何況武老二呢 權詞以濟大事 不算欺騙 一般擁護魏武帝的人們 曾道魏武取天下於羣盜之手 若論此刻的潘金蓮已經嫁了西門慶了 不是武大郎之妻 只能算從西門慶家中 被他大娘子吳氏月娘 打發出來的一個妾 還不比漢朝不曾被袁紹呂布孫策劉備 一千人材搬倒 漢帝雖擁虛號 與魏武帝君臣之義未絕 就是所謂羣盜的這夥魔君 袁紹是大將軍 呂布劉備是左將軍 孫家父子兄弟 都是雜號將軍 外面與魏武帝是一殿之臣 魏武可以說他們是羣盜 他們也可以說魏武 名為漢相 實為漢賊 挾天子以令諸侯 明為伊尹 暗作后羿 誰也不要笑誰 老鴿原是一般黑的 不必說袁紹呂布 顯鼻子顯 是羣盜中最壞的 那江東有無君之心 早被沈友道破 就連劉備也不過乘時自王 合世祖光武皇帝 不做更始忠臣 正是一樣 魏武合他們一路心思 不能單罵魏武是亂世姦雄 也不能說魏武沒有篡漢 不必寇魏帝蜀 也決不替魏武承認

劉備是偽朝 斥關羽為賊帥 罵諸葛亮棄父母之國 阿殘賊之黨 千秋之下 自居於魏之臣僕 也嫌太不公 總而言之 漢朝已衰亂 魏武究竟是假借漢家名義 合劉玄德託言衣帶詔 是一種手段 魏武合漢朝 正其名是君臣了 又自己來破壞 弑后逼主 不但劉備沒此罪惡 連袁紹都還不至於如此 論事不論心 魏武的罪 實比袁劉加重 若依今日學說 打倒帝王 魏武可以稍從減末 袁劉更沒罪了 魏武自己拴套 把自己拴住 自找挨罵 怨不得人的 至於武都頭對於潘金蓮 真正叔嫂之義已絕 潘金蓮完全是西門大官人的第五房姨太太 武大的板權 已經解約 不比漢室江山 還姓劉哪 武二若此刻娶了潘金蓮 實是娶潘氏於西門之家 一點也沾不上武大郎一點邊也沾不上了 武二又沒一絲一毫欺負武大 這個接骨眼兒上 倘合潘金蓮成親 真叫娶潘氏於西門之手 比魏武名正言順 在十二成之外 若說天下是人人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 然而潘金蓮人盡可夫 又合武大並非美滿姻緣 英雄與美人 原該配合 難道一塊羊肉 就該掉在狗口裏麼 只武老二 人都說他是個天人 金聖歎張竹坡并那敢於謗聖毀賢的李卓吾 都把武老二佩服到五體投地 武二倘真娶了潘金蓮 恐怕諸位先生 另是一個論調 武老二若娶潘金蓮 魏武帝便可算個英雄 足以一捧 武二娶不得潘金蓮 魏武的功罪 還得細加推敲 一代開國之主 身後名望 不能合一個

殺人的亡命徒 爭個毀譽 魏武的巧 不如武二的直 此筆有云

直心直受真福 巧計巧來禍因 可做魏武合行者二郎的注腳

潘金蓮白云 奴家多已知道了 只待叔叔擇過吉日 過門便了

武松白云 不須選日 就是今晚 煩乾娘作伴過門 王婆白云

好吓 選日不如撞日 倒是今晚好 潘金蓮白云 如此待奴收拾

收拾 就是今晚更妙 武松白云 吓 王婆白云 吓 潘金蓮白

云 吓 各笑介 王婆白云 裏面收拾 武松白云 武二告退

在家等候 潘金蓮王婆下 武松白云 妙哇 一說就成 豈非天

從人願也 這是作戲人 自己迴護說成太快的漏子 妙在入情人

理 毫不牽強 武松接前白云 且回到家中 等候行事 本子雖

未明寫 此處必得有個圓場 武松白云 吓 土兵開門 雜扮土

兵上 白云 都頭回來了 武松白云 去喚債相 並請四鄰 土

兵應下 武松白云 不免告知哥哥靈位 啊呀 哥哥哇 兄弟今

晚與你報仇也 丑扮武植魂暗上 武松唱折桂令云 拜靈前泣告

吾兄 可憐你數載含冤 淹滯幽宮 俺只爲雪恨除凶 哧 反遭

折磨 去邊塞投充 受盡了無端驚恐 喜皇朝恩赦剛蒙 今日裏

巧做牢籠 整頓鋼鋒 哥哥 待與你洗盡前仇 望靈魂照鑒當空

武大魂下 義俠記因用水滸原文 寫武大郎冤魂託夢 這一類

的事情 雖說是大半不可靠 然而廿四史裏邊 也載的很多 唐

人修的晉書 南史 北史 這宗話頭 尤其是連篇累牘 北齊顏

之推 是位博學名公 專作一部還冤記 搜羅冤鬼報仇的故事

真也罷 假也罷 不算義俠記造謠 這一折殺嫂 是按照金瓶梅

平話編造 寫的是人 不是寫鬼 這個武大魂子 似乎不免畫蛇

添足 土兵引淨小生末扮鄰人上 白云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

低 土兵白云 衆鄰到 債相等去迎娶了 武松白云 列位 衆

白云 請吓 恭喜 恭喜 薄分在此 收下 武松白云 押司

少頃有事請執筆 小生白云 當得當得 王婆轎夫潘金蓮坐轎上

副淨扮債相隨上 吹打 衆白云 花轎來了 都頭請少待 武

松下 王婆衆等同唱江兒水云 舊豔重描黛 新羅又蓋紅 幾番

相伴蓮輿送 去燕歸來仍棲棟 苔跡獨步當年睡 撮合重諧鸞鳳

副淨白云 請新人 伏以 本來爲叔嫂 今日鳳鸞交 吉凶還

未定 少刻便知曉 一勾人好忙哇 伏以 武松上白云 不要請

了 副淨白云 好生事倒出來了 此債相雖是淨丑科譚 然而武

二不娶潘金蓮 是極明顯的事 也不妨算是債相看破 武松白云

土兵把門閉上了 衆白云 我們不逃席 武松白云 嫂嫂先拜

哥哥靈位 王婆白云 都頭 今日是喜事 怎麼拜起靈位來 武

大魂子暗上 王婆唱云 喜氣冲冲 何故把亡靈拜奉 武松白云

列位高鄰 自古冤有頭 債有主 老豬狗 賊淫婦 當初怎麼

謀死我哥哥 如不實 教你碎屍萬段 潘金蓮白云 叔叔 前話

休提 武松白云 吓 打潘金蓮跌右角介 打王婆跌左角介 武

松中立 潘金蓮念到叔叔前話休提時 武大魂子兩邊指 一吹

武大魂子一跳 看下文 有武松拿潘金蓮髮的話 潘金蓮定是

在這地方解髻散髮 衆鄰儂相勸介 武松唱雁兒落云 自當初媾

姦淫 計逞凶 害哥哥赴無常 把殘生送 吹一聲 潘金蓮白云

你哥哥是病死的 武松唱云 陷內俺去邊關遠配充 只道你效

鴛鴦白首同 白云 呀 潘金蓮王婆起身走 衆鄰齊跌右上角介

武松立右下角介 唱云 那知是快活場俄頃夢 立斜場介 唱

云 俺卻喜遇恩赦返故榮途窮 武松拿潘金蓮散髮 轉右角介

武松唱云 今日裏抱琵琶尋別弄 拿王婆 跌左角介云 武松唱

云 相逢 這冤家怎放空 這冤家怎放空 武大魂子居中 吹一

聲 武大魂子對武松屁股一跳 這個吹字 原本沒寫明白是吹怎

麼 大約是要場面先生們 學鬼哭神號的聲音 如同皮黃班瓊林

宴 黑煞神鬧書房一般 但這是在下的揣摩 小名兒叫做朦事

並非真有證據的 評戲不厭一點理想 是容易枯乾 若真把理想

寫作實據 也未免武斷 在下名望不够 離當評劇大家 還相差

太遠 沒那個膽子 王婆向衆叩頭求救介 潘金蓮唱僥僥令云

猛然心急痛 武大魂子打儂相跌左角上介 儂相挨鬼打 純是戲

場科譚派 恐怕冤鬼未必來做這宗事 只能當做花面脚色起關

不必一定追求 演人的戲 還有講不通的去處 莫說演鬼的戲了

潘金蓮唱云 醫學並無功 日夜劬勞親摩弄 泣孤燈血淚紅

泣孤燈血淚紅 潘金蓮自表跟武大郎有情有義 又說自己服侍武

大的辛勤 好像擊鼓曹裏面的曹操問衆官白云 禰衡說老夫姦

老夫姦在那裏 衆官云 丞相是大大的忠臣 是一個情景 大凡

男縱不忠 女縱不節 是不肯自認的 何況潘金蓮此刻一招出不

節來 那一顆粉面油頭 就要搬家 只能混賴 但是越說自己好

處 越覺着肉麻 人生一世 遇着旁人恭維自己的時 說話還要

謙恭 不可直受不辭 被深知自己的高人 在背地恥笑 若是人

家已經拿住自己真贓實證 你還合他口硬 更是不行了 武松又

扯着潘金蓮的散髮 一轉 武松扯王婆介 誤扯鄰人介 鄰人驚

跌介 武大魂子扯住刀介 衆同白云 殺錯了 此一段臺上關目

也還算是熱鬧 武松唱收江南云 呀 此處起個奪頭 今日個

還要抵賴呵 只道把假惺憐 原鈔本惺字寫作腥字 如今既知確

是腥字 只能給他改正 凡那不改的錯字眼兒 都是在下才疏學

淺 測摸不出是應該是個什麼字 才仍照原本謄錄 謹此聲明

正是在下一片不敢朦人的本心 武松唱云 俺也曾識透始終 識

字原本作議字 也是錯字 在下也大膽改了 武松唱云 又何須

喋喋費根窮 二記 白云 老豬狗 賊淫婦 唱云 嚙挺霜刃除

凶 王婆在左場轉身 潘金蓮在右場轉身 武松唱云 挺霜刃除

凶 霎時間 砍三刀介 唱云 一庭血染杜鵑紅 王婆潘金蓮轉身

王婆撞倒一鄰介 潘金蓮白云 待奴家說呢 衆白云 靈前去

講 潘金蓮向靈跪介 一鄰人執紙筆介 武大魂子入桌內作笑狀  
介 潘金蓮唱園林好云 把前情從頭細供 排毒計王婆肆凶 自  
悔遭人搬弄 武松揪潘金蓮髮介 潘金蓮唱云 望叔叔放寬鬆  
望叔叔放寬鬆 武松白 哥哥陰靈不遠 兄弟與你報仇也 唱沽  
美酒云 奠清醪和血紅 奠清醪和血紅 副淫心充牲供 在幽冥  
應知啓笑容 殺潘金蓮王婆介 此處原本只如此寫法 如同刻本  
傳奇合上海鉛印的戲考一般 不寫出身段來 不如鈔本義俠記詳  
細 若是照着本子排演 把潘金蓮合王婆 一邊抹一個 還成甚  
麼戲樣兒呀 當然殺人的武松 合那挨刀潘金蓮都有些做作 王  
婆倒可以草率一點 在下很曉得刺殺且這一宗玩藝 不是個好吃  
的饅饅 雖然扮的軟弱極了的女人 自小不習武工的腳色 卻是  
弄不玲瓏 別瞧潘金蓮是個殺坯 要不會過筋斗 決不能行的  
也不止潘金蓮一個 但凡這一派的刺殺且 都是如此 義俠記殺  
嫂 潘金蓮翻工很多 皮黃班減去好些 還得能過搶背 所以往  
往用武旦上去 軟一點的花旦便辦不了 金瓶梅的殺嫂 大約不  
會一抹完事 且待在下慢慢探聽 得着他的准娘家 再寫一篇金  
瓶梅殺嫂的筋斗 做個參考 今日之下 正合孔子言夏殷禮 杞  
宋不足徵 是一樣的缺憾 掉句文說話 姑付之闕如 可也 只  
這一折殺嫂 合金瓶梅平話原文不合 其中屬的有水滸關目 潘  
金蓮身旁 據平話上說 還有個迎兒 是水滸上面沒有的 水滸

雖有個迎兒 卻是潘巧雲的侍女 在翠屏山燒香 合潘巧雲都爲  
海和尚一案發作 被楊雄石秀殺掉 與這紫石街住的這位武大奶  
奶 毫不相干 這一折中 也把迎兒去了不用 想必是因翠屏山  
戲文 演的太熟 一般人的心目裏邊 都記准了迎兒是楊大郎家  
的丫頭 武大郎家這個迎兒 大家都不記得 本來金瓶梅專鈔水  
滸 武家這個迎兒 明擺着是從楊家借來的 這一折事跡 與迎  
兒沒甚相干 不比楊大郎家那個迎兒 合潘巧雲是一條藤兒 罪  
亞於王婆一等 前人詩云 此婢靈而狡 深窺主母情 寫得迎兒  
通同作弊 鐵案如山 武家的這個迎兒 不靈不狡 看不透潘金  
蓮的陰 常被潘金蓮責打 又不曾一齊挨武老二的一刀 本來只  
算事外之人 無妨省去 武松唱云 冤和仇盡皆消鬆 衆各拜介  
武松唱云 待消理怎生相容 大丈夫頭顱拚送 感天憐事巧翻  
弄 白云 士兵開了門 衆白云 都頭如今那裏去 武松白云  
報官去 衆白云 報不得官 我們暫避他鄉 你可速速走了罷  
武松白云 如此快走 武大魂子隨介 武松白云 列位呀 唱云  
俺呵 今日裏除凶恨凶 向梁山避踪 呀 只是俺猛回頭 轉  
添悲恐 衆下 場上只留武松武大魂子儂相三人 儂相白云 都  
頭你往那裏去 武松白云 上梁山 儂相白云 上梁山 吓 我  
是一個人 跟了你去罷 寫儂相要上梁山 又是科譚手段 不免  
枉費筆墨 其實味同嚼蠟 武松白云 如此快走 唱尾聲云 雙

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似鷹舉高飛鳥不冲 武大魂子  
吹武松轉身二回介 武松下 債相笑介 白云 哈哈 我什麼  
晦氣 跟你上梁山 你仗着很 要賴我的工錢 唱云 那知我袖  
內這個 懷內那個 取衣簪介 白云 有了這兩樣 也去討他一  
個二婚頭頑頑 武大魂子打債相一掌介 債相看介 內作鬼聲介  
債相作畏懼狀介 跑下 武大魂子下 這一折 就算完了 那  
債相取衣簪 前邊科介裏面 沒有埋根伏線 依在下的揣測 一  
定是殺嫂一場 潘金蓮去掉簪子 披開頭髮 債相便藏他的這支  
簪 不用說 潘金蓮既做新娘 一定要穿豔服 武松宰她的時節  
一定是給她抓下來 債相再藏這件衣 貼旦一定仍是披髮青衫  
或穿短襖 跟義俠記的殺嫂 是一個扮相 才好做身段 要翻  
筋斗 也容易起範兒 只原本漏去不鈔 在下也無處找人口傳  
更看沒人處演唱 只好照原本含糊了事 本來評戲文章 若是自  
身毫無臺毯上的閱歷 或是雖經扮演 卻沒找個准先生教導 只  
憑大小池子的學問 便想批評場上甘苦 說那戲中細膩 沒有不  
關絕大笑話的 何況這一折 教是沒人教了 看也看不着了 在  
下焉得不胡盧提敷演交卷 然而也幸虧這一折 沒人教 沒處看  
是個真正不通大路的冷活 才敢照着鈔本 放開膽子 足招呼  
一氣 縱然說得失枝脫葉 不至於今天才拿出去 今天就有人找  
岔挑眼 但在下卻極盼有一個對於這一折 真能知根的 出來翻

駁一句 那就是在下的大造化 又可以多明白一出了 立盼立盼  
決非故意謙虛 實是肺腑之言 並不是灌人的米湯

崑腔別派殺嫂 是湊合着說完了 皮黃也有一本別派殺嫂  
也是按照金瓶梅平話編造 是老伶工劉春喜的手筆 這劉春喜  
名鳳岐 字瑞山 春喜是他的藝名 乃是直隸吳橋縣人氏 少入  
梨園 做了安義堂胡家的弟子 習學文武老生 肚子裏頭 實在  
寬綽 會的玩藝兒 真叫做不老少 名旦王瑤青初演武昭關 便  
是春喜扮的伍子胥 又合瑤青唱過一次教子 雖沒武昭關對工  
也虧他護弄 他略認識幾字 四大奇書 是看得通的 因看金瓶  
梅 才有這一出殺嫂出現 他卻沒有見過崑曲的這個本子 故此  
全不相同 頭場 士兵引武松唱西皮搖兩句 念表白 說自己當  
初誤殺李外傳 發配在外 如今遇赦 在安平寨 路遇金眼彪施  
恩 結爲兄弟 蒙他撥士兵伴送 不免急速還鄉 又唱搖板兩句  
下 武松士兵扮相 合通行殺嫂一樣 不必細表 二場上吳月娘  
是配搭青衣 穿藍帔 引子話白已畢 院子引老旦按通行殺嫂  
的衣服 扮王婆上 吳月娘合他見面 喚出花旦扮的潘金蓮 穿  
青大襖 青袴 不穿裙 因爲西門慶孝服未滿 所以不穿紅綠  
吳月娘叫王婆把他帶去家門 潘金蓮合吳月娘翻臉 王婆勸開  
引潘金蓮下 吳月娘唱下 三場 小生文生巾花褶子 扮陳經濟  
上唱西皮搖板二句 表白說去找潘金蓮 當場叫門見王婆 王婆

喚出潘金蓮 潘金蓮合陳經濟 說些肉麻的話 同入後臺伎舊  
王婆喚出小花面扮的王潮 這王潮是王婆的兒子 水衣腰裙 貧  
人打扮 母子定計 敲詐陳經濟 潘金蓮在後臺 話要嫁陳經濟  
王潮大嚷武松回來啦 陳經濟潘金蓮從下場跑上 王婆說破武  
松未回 陳經濟說要娶潘金蓮回去 王婆合他要錢 陳經濟答應  
進京去取錢來 陳潘二人抱頭痛哭 兩下分別 陳經濟下 王婆  
又念話白 勸潘金蓮耐心靜候 王婆下 王潮向潘金蓮說胡話  
潘金蓮用手向內指 怕王婆聽見 王潮搖手 暗示不礙之意 二  
人同下 四場 上士兵武松叫門 配搭花旦穿藍布褂 扮迎兒上  
開門 武松合他見面 曉得西門慶已死 潘金蓮現在王婆家中  
武松便要去殺潘王二婦 士兵合迎兒勸止不住 武松下 士兵追  
下 迎兒關門下 五場 老生高方巾 黑三髯 藍褶子 扮宋江  
上 念兩句對兒 表白道是 奉鄆城縣太爺之命 來到陽穀縣公  
幹 公務完畢 去尋武松 當場撞着武松去殺人 宋江把他攔回  
士兵追到 同往武松家裏 宋江道是 白晝持刀殺死人命 雖  
說是報兒仇 究竟有干法紀 便給武松定計 叫他假娶潘金蓮  
夜半殺之 武松一定不肯這樣做 怕壞了自己英名 宋江再三相  
勸 武松方肯依允 宋江即同他去找王婆 王婆見着二人 宋江  
假說自己名喚張三 是清風山人氏 特來給武松題親 王婆再四  
刁難 武松幾番發作 宋江一面壓武松的氣 一面給王婆的錢  
正說九分要成功 王潮跑來打擾 武松再也按納不住 差不多要  
決裂 卻是潘金蓮自己出來 面許婚姻 武松說話很露馬腳 幸  
得宋江在旁圓說 才把親事說妥 宋江武松下 王婆拿着銀子  
合潘金蓮下 王潮說兩句俏皮話兒也下 這一場的宋江 是金瓶  
梅原文所無 春喜因武松爲人豪爽 是個直脾老虎 未必能用這  
宗手段 才添了一個謀主 不但合了武松身分 而且關目熱鬧  
古人有云 作詩必此詩 便知非詩人 春喜總算善於附會 至於  
寫潘金蓮當面許親 尤爲得法 六場 宋江武松士兵上 宋江派  
士兵夜間去迎接潘金蓮 士兵下 宋江問武松殺嫂之後 作何行  
止 武松說要到官投首 宋江說是到官吉凶未保 不如逃走 武  
松應諾 士兵上 報稱花轎已到 武松又要拔刀去殺 又是宋江  
攔住 吩咐請新人下轎 吹打 王婆扶潘金蓮搭蓋頭 穿紅轎  
繫紅裙 同上 迎兒由下場門接出 扶潘金蓮下 武松隨下 王  
婆要回 被宋江攔住下 七場 迎兒扶金蓮上 武松王婆上 場  
上設武大郎靈位 武松叫潘金蓮 快拜過兄長亡靈 王婆說是大  
喜之日 休行此禮 武松打王婆嘴巴 脫自己青褶子 拿刀挑潘  
金蓮的蓋頭 潘金蓮披散頭髮 從刀底下鑽出跑下 武松追下  
迎兒王婆對撲 上宋江挽住迎兒 士兵抓住王婆 同下 八場  
潘金蓮解去裙子 手理散髮 跑上 武松追來 抓掉紅轎 露出  
紅小襖紅袴 武松踢潘金蓮搶背 漫頭 潘金蓮站起 從上場下

土兵推王婆上 武松殺死王婆 從上場追下 土兵隨下 九場

潘金蓮由下場上 武松追踢搶背 漫頭照前 潘金蓮下 迎兒

從下場上 武松做眼花 舉刀砍迎兒介 宋江上護住介 武松追

下 宋江拉迎兒隨下 十場 潘金蓮 武松 迎兒 上 編辮子

武松歸中場 潘金蓮倒下場 土兵上 按住介 迎兒倒上場

宋江上 護住介 武松審問潘金蓮謀害親夫口供 潘金蓮招訖

此刻武松潘金蓮二人嘴裏問答 都用撲燈蛾 問畢答畢 武松漫

潘金蓮頭 武松歸左 潘金蓮歸右 剝頭 抱刀 圓場 潘金蓮

歸左 武松歸右 武松揪潘金蓮右膀 用刀在她粉頸上一抹 潘

金蓮把散髮 往後一扔 做出頭隨刀落之狀 武松撒手 潘金蓮

下 武松取彩頭 祭靈 宋江拿錢給土兵 叫他把迎兒帶走 土

兵迎兒下 宋江催武松躡路 二人同下 這一出算完 劉老先生

不但編好本子 連扮相腔調身段 都研究得十分精細 在下正是

曾經滄海的那個時節 因此知道的十分詳細 春喜久已病故 本

子也失落了 今日寫在這一篇末尾 算是給他留個記念 也不枉

他費一場心血 他這本子 在下是看過的 其餘扮相身段 都是

春喜親口說給在下的 比道聽塗說 朦一點是一點的 不得一樣

雖說隔行如隔山 幸虧還不全隔膜

這一篇 又算敷衍交卷 但是那鈔本上面 還有一出鬧架

嫌他事跡褻穢 因此不來講演 在下是不會作性的文章 只能割

愛 又聽杜穎陶說 搬場拐妻 有宋江出場 劉春喜那個本子  
未必無根底 總不是趁現成 恐怕也是搬場拐妻悟出來的



師導實忠之學修

# 字典 辭典

日華辭典

日華辭典  
何若等編  
一冊二元五角  
漢譯日語辭典  
李聲甫編  
一冊二元五角

英漢漢英辭典

世界英漢小字典  
林漢達等編  
一冊八角五分  
簡明英漢字典  
進學社編  
袖珍本九角  
寸本六角  
世界英漢兩用辭典  
沈恩梓編  
一冊一元五角  
乙種三元八角  
丙種二元八角  
世界標準英漢辭典  
進學社編  
一冊五角  
基本英語辭典  
盛毅人編  
一冊三元  
界漢英辭典  
蘇兆龍等編  
一冊三元

各科辭典

思想家大辭典  
潘念之等編  
一冊三元  
社會科學大詞典  
社會學會編  
一冊四元  
政治法律大辭典  
高希聖等編  
一冊二元五角  
中國法律大辭典  
朱采真等編  
一冊三元  
經濟科學大辭典  
高希聖等編  
一冊二元五角

中文字典

符號新式中華字典  
馬國英編  
甲種六角  
乙種二角  
詞性新式中華字典  
黃鐘瀛編  
平裝一元五角  
精裝二元七角五分

## 世界書局發行

# 論陰出陽收

穎陶

明沈龍綏所著絃索辯訛一書，頗爲後世學曲家所傳誦，不過其中頗多怪異之說，歷來研究曲學的人們，大抵皆以不了了之。例如該書凡例第二條中所云：

閉口撮口鼻音，向來曲譜固於文旁點圈記認，然更有開口張唇字面，如花字把字話字，初學俱作滿口唱；又有穿牙縮舌字面，如追字楚字愁字，初學俱照土音唱；又有陰出陽收字面，如和字回字絃字，俱作吳圍言之純陽實唱。聽之殊可噴飯。今閉口撮口鼻音，仍舊於文之左旁記之。閉口則□，撮口則○，鼻音則△。其開口穿牙陰出陽收，乃更於文之右旁記之。開口則⊕，穿牙則●。陰出陽收則▶。庶俾塵秒無差，而宮商咸叶。

這段裏所說的穿牙和陰出陽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沈氏書中，並沒有給我們一個簡而賅明而確的定說；從旁的書中去找印證，可憐得緊，僅僅是在沈乘塵的曲韻驪珠中，也曾見提到穿牙這名詞，不過其情形可說絕對是另外一回事。至於陰出陽收，更未見有第二人提起，若從理

論上去推，則陰出陽收這名詞，似乎斷難成立，因爲一字的陰陽，純在乎收尾的抑揚，關涉不到出音的事情，那麼所謂陰出陽收，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沈氏所著絃索辯訛外，尚有度曲須知一種。然這兩種實係一書，不過前部和後部各具一名而已。在度曲須知裏，有陰出陽收考一章，云：中原字面，雖有列陽類，實陽中帶陰，如「絃」「迴」「黃」「胡」等字，皆陰出陽收，非如「言」「圍」「王」「吳」等字之爲純陽字面而陽出陽收者也。蓋絃爲奚堅切，迴爲胡歸切，上邊胡字出口帶三分呼音，而轉聲仍收七分吳音，故呼不成呼，吳不成吳，適肖其爲胡字；奚字出口帶三分希音，轉聲仍收七分移音，故希不成希，移不成移；亦適成其爲奚字。夫切音之「胡」「奚」業與吳移之純陽者異，其出口則字音之絃迴自與言圍之純陽者殊，其唱法關於反切之上邊一字，凡遇「奚」「扶」以及「唐」「桃」「徒」「長」等類，總皆字頭則陰，腹尾則陽，而口氣撇

嚙者也。

又絃索辯訛云：

方今唱家，於平上去入四聲，亦既明曉，惟陰陽二音尚未全解，至陰出陽收如本套曲詞（指北西廂遊殿中「游藝中原……」

一套而言）中「賢」「迴」「桃」「庭」「堂」「房」等字，愈難模擬。蓋賢字出口帶三分純陰之軒音，轉聲仍收七分純陽之言音，故軒不成軒，言不成言，恰肖其為賢字；迴字出口帶三分純陰之灰音，轉聲仍收七分純陽之圍音，故灰不成灰，圍不成圍，適成其迴字。此等字旁，予一一記，今度曲名家，正從此處着精神，決不嫌煩碎，特曲理未深者，其純陰純陽尚未細剖，若陰出陽收，愈難體會，故予又以撇嚙（叶泰上聲）二字提醒之，蓋以撇嚙口氣模擬庶自合法耳。

說了許多，陰出陽收究竟從何而起並未道破，據沈氏所說，要想知道某字是陰出陽收，可以看他反切的上一字，如果上一字是「桃」「扶」……之類，則是陰出陽收，不過「桃」「扶」諸字，是根據什麼而定的呢？

沈氏書中所舉出的陰出陽收字，約有一千來個，如果把他們歸納一下，也許會找出一個結論來。

鞋諧該 奚皆切 弦絃賢 奚堅切 霞遐瑕 奚加切 下暇夏廈燻 奚監切 行刑形恆衡 奚經切 杏幸倅脛行 奚敬切 咸鹹函銜 奚監切

輻陷檻韶 奚監去聲切 嫌 奚兼切 嬾閑 奚閑切 玄懸 奚元切 雄熊

奚容切 巷項向 奚降切 懈械邈 奚介切 縣現 奚見切 效効校 奚教

切 限 奚潤切 學 奚交切 狎轄峽洽 匪俠狹狎 奚佳切

奚攜兮 弦雞切

同僮童銅腫桐 徒龍切 藤滕疼騰 徒榜切 唐堂塘膛糖棠螳 徒郎

切 臺擡苔 徒來切 桃逃陶眺洵苟 徒勞切 頭投 徒藜切 潭談譚蟄

徒藍切 團搏鞠 徒樂切 甜恬 徒廉切 檀壇彈 徒蘭切 洞慟動 徒弄

切

徒圖屠途荼除塗 唐盧切 田填 唐連切 迤陀陀陀陀駝駝 唐羅切

度渡 唐路切

回迴徊惑或 胡歸切 紅虹弘橫鴻洪宏絃 胡工切 黃皇凰簧惶惶

徨蝗 胡光切 懷淮槐畫獲劃 胡乖切 華驂 胡瓜切 還環鬢闌 胡關

切 莞 胡管切 晃幌 胡狂切 會慧惠恚 胡貴切 混溷 胡困切 鵠斛鶴

核 胡姑切

胡瑚湖壺狐乎葫弧 華姑切 魂渾 華昆切 和禾活 華戈切 桓 華官

切 戶護互護 姑怙 華故切

懷 黃怪切 換 黃貫切 患幻宦篆 黃慎切 禍和 黃臥切

房防 扶邦切 馮縫逢 扶崩切 肥肥 扶非切 焚焚墳 扶奔切 煩帆繫

蕃樊繁 扶班切

扶夫符芙浮 房連切 飯範梵犯販 房絆切 復伏祿服佛 房夫切

杭航行 何岡切 憾憾頷 何謹切 含邯 何甘切 寒韓 何干切 痕 何根

切 豪豪壕壕號濠鶴固 何高切 孩類 何該切 侯喉猴篋 何勾切 旱

悍汗翰捍翰 何幹切 恨 何長切

何荷河 杭哥切 號皓浩昊 杭告切 害曖 杭蓋切 賀荷 杭個切 后候

逅厚後 杭構切 盒合盍闔褐嗑 杭哥切

迢髻齧蝸若調條 田聊切

停亭廷庭挺霆婷 題零切

題啼蹄提 停離切

長腸場尙償嘗常裳 池傷切 陳臣塵辰晨宸娠 池人切 脣純葦淳

醇鶉 池論切 呈澄程醒成乘丞承誠城盛懲程瞪 池繩切 虫慵崇

重池戎切 垂陲錐椎椎 池追切 宅擇澤柴豺儕 池齊切 塵禪纏

嬋蟬 池然切 朝潮 池饒切 橙根 池生切 傳船椽 池專切 蟾 池齊切

沉沈湛 池深切 着 池燒切

除滁廚厨儲條 遲如切

窮蚤瓊邛 其容切 求球仇裘虬速燧 其由切 競 其硬切 乾虔 其音

切 喬橋僑蹻翹 其又切 勤芹勸 其寅切 傑桀竭茄伽 其爺切 槩擊

鯨鯨 其行切 琴禽擒噲 其吟切 鈐鈐鈐鈐拊 其鹽切

叢叢從 慈松切 藏藏 慈喪切(又不聲) 囚適會 慈秋切 才纔財材裁

慈磁疵茨 齊茲切 秦筭 齊津切 牆狀檣嬌齋 齊將切 匠 齊相切 情

晴 齊星切 前錢 齊先切

齊臍 前西切

琶杷爬 旁麻切 蒲圃葡匍莆脯 旁模切 婆播鄒 旁磨切

旁龐傍傍榜榜 蒲忙切 蓬篷彭朋膨鵬 蒲蒙切 裴陪培皮 蒲梅切

盤槃聲弁 蒲瞞切

頻鑿蘋嘯貧 昆民切 平評憑萍餅凭屏 昆明切

琵琶疲罷罷鞞枇 平迷切

強渠良切 葵遠道夔 渠回切 拳權踉 渠元切 郡 渠運切 羣裙 渠雲

切 癩撇掘鏽 渠靴切 狂 渠王切

渠癩渠渠隴衢劬遽 求於切

存蹲 藏尊切 諂藏笑切 就就 藏秀切 慚蠶 藏舍切 殂徂 藏蘇切 曹

藏驪切

殘徂關切 攢徂丸切 曾層贈贈 徂僧切

鋤鉏雖 蟲疎切

屏潺僂 鋤控切 茶棧搽 鋤加切 愁 鋤搜切 岑嶽謫忱 鋤森切 讒攪

鏡 鋤成切 巢 鋤嘲切

絀稠籌離酬儔疇疇綢 長柔切 陣 長讓切 鄭 長刺切 軸 逐長如切

池馳墀篋持遲蚶 陳知切 其奇騎期棋麒畚者岐駢 駢移切

術贖屬述蜀尤淑熟孰殊茶洙銖 艾繩朱切 實十石什食蝕拾殖

植繩知切 蛇繩遮切

繩蛇征切 神蛇真切 時蛇之切

受授授售壽 神咒切

誰時迫切

全泉才宣切

以上所舉，皆陰出陽收字。然既云陽收，當然還是陽字，所以特別之點，完全是在「陰出」。如此說來，其關鍵卻是在聲母上。那麼我們若把上列諸字來統計一下，看看他們是屬於那幾個聲母，這樣，或許便有端倪了。把上列諸字一一去考究，未免太費事了，若僅把下面所注的反切的上一字來統計一下，所得的結果也是一樣的，因為反切的上一字若和被注的那字不同屬一母，是斷斷乎不能用的。

然而在這裏卻發生了一個疑問。因為「陳」「塵」二字是屬「澄」母的，而「臣」「辰」「晨」「宸」諸字卻是屬於「禪」母的，又「娠」字卻是屬於「審」母的，今沈氏書中概以「池人」二字反切之，在這種情形之下，以反切的上一字來做代表，似乎難以使人憑信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要解決這問題，不能不先把沈氏所宗的韻書打聽清楚。

沈氏所宗的是那一部韻書呢？在度曲須知裏宗韻商疑一章中云：昔方諸生王伯良別號有曰周氏作中州音韻，其功不在於合而在於分，乃分之中猶有未盡然者……余故別創南詞正韻，盡更德

清之舊，而多取聲於洪武正韻焉。是伯良所遵者惟正韻而周韻則其所甚加訾議者也。又聞之詞隱生曰：國家洪武正韻惟進御者規其結構，絕不為填詞而作，至詞曲之於中州韻，猶方圓之必資規矩，雖甚明巧，誠莫可叛焉者，是詞隱所遵惟周韻而正韻則其所不樂步趨者也……予故折中論之：凡南北詞韻腳當其押周韻，若句中字面，則南曲以正韻為宗……北曲以周韻為宗……而朋橫等字不妨以東鐘音唱之，但周韻為北詞而設，世所共曉，亦所共式。惟南詞所宗之韻，按之時唱，似難捉摸。以言乎宗正韻也，乃自來唱……凡朋橫字音合東鐘者什九，合庚青者什一，則未嘗不以周韻為指南矣。以言乎宗周韻也，乃入聲原作入唱，矛原不唱謬，謀原不唱謨，彼原不唱比，皮原不唱培，避原不唱被，披原不唱丕，袖原不唱叶，囚去聲，龍原不唱隴，東切之音，則又未嘗不以正韻為模楷矣。且韻既祖中州，乃所押入聲……並不依中州韻叶平上去三聲，而一一原作入唱，是又以周韻之字而唱正韻之音矣。

據以上所云，雖三人意見各不相同，但他們卻都是主張北曲應宗中州韻的。至於中州韻的作者，他三人都說是周德清。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周氏韻，卻是名叫「中原音韻」而另外又有一部名叫「中州音韻」的，不過作者卻又不是周德清，那麼他們當初所用的究竟是那一種呢？

絃索辯訛及度曲須知裏，每每提到周氏韻，但對於該書名目，有時寫作「中州」，有時卻又寫作「中原」，這很使人奇怪的。例如絃索辯訛中云：

南曲不可雜北腔，北曲不可雜南字，誠哉良輔名語，顧北曲字音必以周德清中原音韻爲準，非如南字之別遵洪武韻也。是集一照周韻詳註音切於曲文之下；或一聲無叶，仍借叶三聲，如些字叶寫平聲，色字叶篩上聲是也。且平常易曉字面，亦並註明，毋使覽者開卷茫然。

又如絃索辯訛中的眉批及小註，也是如此：

草頭蘼字，洪武中州兩韻俱不收錄，及考酉旁釀字，凡韻會，韻學集成，韻府羣玉，音韻日月燈，五車韻瑞，詩韻等書，皆兩註花名酒名……

究竟是「中州」是「中原」？在他自己，居然屢次矛盾起來。至於在度曲須知裏也是如此，而下面所引的一段，更屬怪中之奇！

嘗思詞曲先有北後有南，韻書先有中州後有洪武，南字之間涉中原雖不當款，然相仍已非一日，又正韻字音如着字職略切，是字時吏切，似字相吏切等類，俱覺不諧時唱，姑借用中原音叶，亦未爲不妥。

在一段中，居然也衝突起來，這是什麼原故呢？

沈氏謂方諸生言，周氏作中州音韻，其功不在於合而在於分……

云云。但在王氏書中，文字與此有異，曲律中論韻第七云：作曲則用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蓋其功不在於合而在於分……

則王氏並未曾說過周氏韻名叫中州，沈氏所以毫無顧忌的把王氏話語中的「中原」二字改作「中州」，想必在沈氏那時候，「中原」韻確有這麼一個旁名，那麼此中州即中原，此中原即周德清所作之中原音韻，與「中州音韻」一書，是沒相干的。

然而我們又發見了一個疑問，周氏中原音韻中，一不注反切，二不注字義；但王沈二家則屢屢提到該書中所注的反切字義，這又是何故呢？例如王氏曲律第七章中云：

如遵其所爲音且叶者而歌龍爲驢東切……  
又如絃索辯訛及度曲須知中云：

盹字，中原洪武玉篇諸韻俱不收，查篇海草倫切，叶諄。中原韻但有肫字，係多圖切，睡貌，或卽是。

醺字，時本作醺，斝字，時本作營，俱欠通文理，嘗考斝字，洪武中州兩韻釋爲淇酒義……是編雖云辯訛，然所憑叶切，惟坊刻中原韻耳。易代翻刊，寧乏魯魚亥豕之誤？余固多本磨較，釐正不少，乃終有諸刻符同，尙疑傳譌者。如懶爲那亶切，則必郎之訛那；蘆爲龍都切，則必籠之訛龍；雌爲增思切，則必贈之訛增。故此曲「懶」步蒼苔及別套中「蘆」花岸，許配雄「雌」諸句，概未敢照韻

叶切，致滋差謬。又如犬爲虛遠切，則疑是墟非虛；嬌爲宜皎切，則疑是尼非宜；痛爲徒弄切，則疑是拖非徒；阿爲何哥切，則疑是烏非何；此猶信疑參半，未敢逞臆擅改，故曲中黃「犬」音乖及別套「嬌」嬌婷婷，「痛」煞煞傷別，下「阿」鼻絕人身諸句，其叶切並仍坊刻之舊焉。

北曲肇自金人，盛於勝國，當時所遵字音之典型，惟中原韻一書。已爾入明，猶踵其舊，迨後填詞家競工南曲，而登歌者亦尙南音，入聲仍歸入唱，卽平聲中如龍如皮等字，且盡反中原之音而一祖洪武正韻焉。其或祖之未徹，如朋唱蓬音，玉唱預音，着唱潮音，此則猶帶中原音響而翻案不盡者也。邇年來沈寧庵王伯良諸公，恪遵王制，釐整字音，而正韻愈爲南字指南，奈時俗趨承之過甚，或以南音溷投北調者，有之如：

倫 中原龍教切；洪武龍春切

犬 中原虛遠切；洪武苦遠切

鳳 中原夫貢切；洪武馮貢切

向 中原奚降切；洪武許亮切

愛 中原昂蓋切；洪武於蓋切

蒼 中原中智切；洪武時智切

按 中原昂幹切；洪武於幹切

揣 中原徒浪切；洪武丁浪切

歷稽叶切 音響逕庭，確當北準中原，南遵洪武，乃今度北曲者，遇此等字面，往往涉洪武南音，乖謬不已甚乎！又考……

唇 中原池論切；洪武殊倫切……龍中原驅束切；洪武虛容切……

中州音韻一書，卻是注反切及字義的，拿這書中所注的反切及字

義，和上邊所引的幾條去對照一下，竟自照合。再把度曲須知及絃索辯說中所注的和中州音韻來對照一下，則除去幾條已然聲明是引自其他的韻書的以外，竟然一處不同的也沒有。那麼我們若認爲沈氏所宗的韻書是中州音韻，當無問題，不過事情不使我們如此的順利！

在絃索辯說中，有如此的幾句：

牛字，中原韻失載，查洪武韻，於求切，應叶尤。

按中原音韻及中州音韻，其尤候一韻中皆載有牛字，今謂失載，想必沈氏所宗的韻書，與此二者皆不同。

前年偶然見到一部重訂中原音韻，是明朝萬曆二十九年葉以震較刻的，卷首題云：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這部書的內容，大致和周書相同，不過加增了好多的字，並且增入了反切及字義。

這書中所增入的反切及字義，十之十和中州音韻相同，（究竟是誰抄誰？現在雖尙難斷定，但兩書決不會是沒關係的。）而尤候韻中，恰沒有載入牛字，那麼，我們若認爲沈氏所根據的卽是此書，總可以有九成把握。

我們考某字屬於某母，是應該根據廣韻的，但廣韻中所注的反切，很多對於北曲字音已不適用。而中州裏所注的反切，究竟是元代北曲的字音，抑或明代已然以訛傳訛了的北曲字音？此中尙大有問題。所以有些字，或是聲母變易了，或是韻母變了，或是介母變了。在這時，我們實難仍以原來隸屬的字母，韻部，等位，去統率他們。例如上述的臣辰晨宸

娠諸字，雖然有的是原屬於禪母，有的是原屬於審母，但此時既一律和陳塵諸字同樣讀，那麼也祇好承認他們已然改隸澄母了。因此中州音韻中便改用澄母的池字去任反切的上一字了。

前列各陰出陽收字，其反切之上一字共有三十八個：

奚 弦 徒 唐 胡 華 黃 扶 房 何 杭 田  
 題 停 池 遲 其 慈 齊 前 旁 蒲 昆 平  
 渠 求 藏 徂 蟲 鋤 長 陳 繫 繩 蛇 神  
 時 才

以上三十八字，奚字弦字是屬於匣母的，徒字唐字是屬於定母的，胡字華字黃字是屬於匣母的，扶字房字是屬於奉母的，何字杭字是屬於匣母的，田字題字停字是屬於定母的，池字遲字是屬於澄母的，其字是屬於羣母的，慈字齊字前字是屬於從母的，旁字蒲字昆字平字是屬於並母的，渠字求字是屬於羣母的，藏字徂字是屬於從母的，鋤字是屬於牀母的，蟲字長字陳字是屬於澄母的，繫字是屬於羣母的，繩字蛇字神字原屬牀母，此處已屬禪母，時字則屬禪母，才字則屬從母。現在以母爲綱列表如下：

羣	其 渠 求 繫
定	徒 唐 田 題 停
澄	池 遲 蟲 長 陳

然後我們再看以上九母在三十八母中各居何樣地位。

匣	奉	並	禪	牀	從
奚 弦 胡 華 黃 何 杭	扶 房	旁 蒲 昆 平	繩 蛇 神 時	鋤	慈 齊 前 藏 徂 才

娘 舌上音 徵 次濁	澄 舌上音 徵 純濁	徹 舌上音 徵 次清	知 舌上音 徵 純清	泥 舌頭音 徵 次濁	定 舌頭音 徵 純濁	透 舌頭音 徵 次清	端 舌頭音 徵 純清	疑 牙音 角 次濁	羣 牙音 角 純濁	溪 牙音 角 次清	見 牙音 角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有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有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有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無陰出陽收字



精 斜齒音 商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清 斜齒音 商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從 斜齒音 商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心 斜齒音 商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邪 斜齒音 商 純濁 ○無陰出陽收字

照 正齒音 商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穿 正齒音 商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牀 正齒音 商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審 正齒音 商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禪 正齒音 商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幫 重唇音 羽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滂 重唇音 羽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並 重唇音 羽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明 重唇音 羽 次濁 無陰出陽收字

非 輕唇音 羽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敷 輕唇音 羽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奉 輕唇音 羽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微 輕唇音 羽 次濁 無陰出陽收字

曉 喉音 宮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匣 喉音 宮 純濁 △有陰出陽收字

影 喉音 宮 純清 無陰出陽收字

喻 喉音 宮 次濁 無陰出陽收字

來 半舌音 變徵 次清 無陰出陽收字

日 半齒音 變宮 次濁 無陰出陽收字

(以上據度曲須知下卷所載之轉音經緯圖)

從上表看來，一字之陰出陽收與否，和唇喉齒舌是不相干的，和宮商角徵羽也是不相干的，但和清濁卻不無牽涉。試看上表所載，凡有陰出陽收字之母，皆係純濁；轉過來也可以說：凡是純濁字母，其所屬之字皆為陰出陽收。不過在這裏當然會有兩點疑問：

(一)沈氏書中有些字是屬於純濁母的，但並未加以陰出陽收符號。例如：

恰便似嚙嚙聲花外轉行一步可人憐解(叶懈)舞腰肢嬌又

軟千般嬌(宜咬切)娜萬般嬌(叶矣)腕(寧已切叶尼上聲)似垂柳

晚風前

其中如便字是屬於並母的，步字也是屬於並母的，卻為什麼不加點記呢？

絃索辯訛中云集中右考鈴，但摘緊關字面，餘如動為徒弄切，向為奚降切等類，雖係陰出陽收，但聲歌家向未如法習唱，似覺口生，故一

概姑闕不記云云。則前面所舉便步諸字，或亦在口生之列。再證以非同母字不能擔任反切上一字之條文，那麼凡純濁字母所屬之字皆爲陰出陽收一語，當然成立。

(二)純濁字母凡十羣，定，並，澄，從，邪，牀，禪，奉，匣。今陰出陽收字祇有九母，邪母雖亦純濁，但凡邪母所屬之字，並未記以陰出陽收符號。例如：

噤律律(叶慮)旋(詞鑄切)風刮(叶寡)黃登登幾縷塵你把我孩

兒纏死真堪憫送得我老年孤獨(叶都)無投奔你今朝又待將

咱近我那裏去尋(詞侵切)法師(叶詩)仗劍頌(詞經切)天蓬先打

着您(叶飲)娘五十生桃棍

我與你生前本無讎今日個賺(知濫切叶站)得無人問你何不把

陰靈村村但只顧把平人來害損你便是追人命惱凶神女弔客

田喪門天魔祟撲(邑毛切叶包)子弟野狐涎打郎君則恐罪(叶

辭)業(叶夜)深地獄(叶預)近下阿(何哥切)真絕人身可憐你

三載幽魂何處沈淪且喜得這位哥早有替代(叶帶)你生天路  
兒穩

上曲中如旋字尋字涎字，皆屬邪母，然並未旁鈴號，若概以「口生」二字去解釋，似乎不通，因爲凡是邪母字，一個加有旁記的也沒有。

邪母字究竟是否陰出陽收呢？

按字聲分陰陽，本由於韻母，但音韻學家因他與聲母之清濁暗合，遂以爲字聲之陰陽是依聲母之清濁而辨，這是很謬誤的，但很多人不但不察其誤，而且反信之爲天經地義，於是漸漸地把仄聲也強分了陰陽，漸漸地又出來陰出陽收一類的怪論。

歌曲指要云：「……陰陽本乎清濁……然羣定奉澄從邪牀禪並匣之類，介乎清濁之間……開口應從陰起，漸乃歸陽……」

從絃索辯訛中「聲歌家向未如法習唱」一語看來，則沈氏書中所載各口法，大抵皆從歌者學來，這樣，遺漏訛錯，當所不免，因爲口傳指授，向來是一個危險的道路，歌曲指要約是萬曆間人所作，絃索辯訛卻是作於崇禎己卯，兩者相距不過二十餘年，但陰出陽收字卻少掉了屬於邪母的一部分。關於此事，我們可以有兩種說法：

(一)在歌曲指要行世以後，音韻學家研究出來邪母字是不應該陰出陽收的，於是把邪母字劃出。

(二)輾轉授受，誤把邪母字遺漏，沈龍綬學的是一套不完整的。

以上兩說，何者爲是？尙待證明，但從「聲歌家尙未如法習唱，似覺口生，故一概姑闕不記」數語看來，我們難以相信第一項的說法。

# 畫蘭

小生上唱

小工調

步步嬌

甚風兒吹得我心搖颺輾轉增惆悵酒力助詩狂撩亂情懷好難

安放白小生王伯谷京江人氏春闈落第流寓京師賦性不羈放懷詩酒只為功名失意卻教花柳情

且喜他生就聰明不多幾日工夫早已

名重一時了今日獨酌無聊可不免去

尋他作畫一回以遣酒興便了唱

扶醉過平康為丹青特地把紅裙訪門丑上來

了忽聽叩門聲知是佳客至是那個原來是王相公請

客堂坐小生蘭娘在家否丑在裏面相公請坐待我喚

他吓湘娘王相公來了快些出來吓旦內來了上唱

風馬兒

偷閒讀畫坐文窗聞

相公萬福生湘娘拜揖旦請坐生有坐旦今日甚風吹得到此

生獨酌無聊故而到此不知湘娘作何消遣旦就是相公前日

小婢喚檀郎醉後畫的那幅墨蘭奴家愛玩不止在裏面臨摹唱

深慚婢學夫人

小生哈哈小生正為看畫而來當面

請教如何旦只是臨得不好不要見

樣恰自調水墨親手寫三湘笑自然是好的看介眾持畫上唱

黃鶯兒

翰墨

久名揚怪妖嬈○擅長特來比較誰能○讓得○不想馬湘蘭相與了個窮酸教他幾筆蝦米○畫幾筆蘭花不說京內無雙就是進貢都可進○眾姐姐妹妹我們都是京內有名的粉頭多會

炒茱的蘭花來欺侮我們為此我們用心畫了幾幅前來與他比較這裏是了門兒開在此吓妹子幾

日不見更標緻了○眾位姐姐請坐○原來在此看畫此位是○這就是王相公○哦這就是會畫蘭

花的麼吓王相公你是有名的大才子○豈敢○吓為什麼拿了這蝦米炒茱菜似的蘭花在這裏讚

賞我們多帶了幾幅蘭花在此到要請教○這是極妙的雅事取○相

來○眾遮○生看哈哈這亦是蘭花吃哟可不辱沒然蘭花○眾可好○生○公你

好好好○眾不是我們誇口就是相公也未必畫得出來哟○唱你自去端詳自去思量隨我

去○生放手放○我

手愛好惹厭○們不

○啐○唱難道奴妝臺沒個人相偎傍太猖狂花花草草相對復相當要哩

這酸生走罷○生我的酒多被他們鬧醒了○何不再飲幾杯○生使得○小環看酒來○來了酒在此

王相公請用酒○生湘娘你自作畫待我飲酒賞畫便了○小環取文房四寶與冰絹一幅○是文具冰

絹在此○生取來噴噴噴好一幅疊雪香羅與鸞箋一樣○待我把敬一杯○生待我自斟自飲湘娘就請

動筆如何

○如此款

醜了○唱

鶯啼序

拈銀毫纖纖玉筍長看春風摇曳花箋上覷着他酒

態淋漓這筆墨裏添得些風流個儻你看我淡寫輕描可抵得過淺斟低唱

相公請看  
早現出一枝空谷幽香妙吓唱

**集賢賓**

羨煞池筆拈墨妙真擅長恰天

煞滿紙芬芳借酒氣將花來醞釀引得他返香魂當天仙供養曉得了唱  
不知閨中筆墨怎能佳妙至此吓我

這就是名花色相這就是佳人圖樣分明是自家寫出絕代紅妝只怕我醉後題詩不好唱  
既蒙見舉就請相公一題生

公吓唱

**啼鶯兒**

你才人鎮日在詩酒場酒狂不礙詩狂只要你一字留

題也免得我孤芳自賞寫烏絲字兩行絕妙好辭安排佳釀潤詩腸生寫完了請看念自

真如花人作畫花人東風多少閒桃李不及幽閨一翦春好蘊藉風流的是才子之筆奴家若非相公朝夕指教也不過似他們一樣辱沒蘭花相公請上待奴一拜唱阿呀阿呀何須如此唱

**黃鶯兒**

虧得我金釵

今日這等雅集合城中也不多得取大杯來與你痛飲一回唱小環取熱酒來唱是王相公你已醉了何苦還要喝他生你那裏知道這醉鄉滋味的唱不作贅僥倖拜門牆過醉倒街頭唱好沒規矩下去唱相公請生請干唱干唱湘娘你此時風

緻比作畫時

另是一番領

畧也

琥珀貓兒墜

一天丰韻纖手捧霞觴兩朵桃花襯淡妝便須

扶桌醉介相公醉了

生果然醉了扶你到

一口吸西江雙雙怎容我消受溫柔獨占仙鄉

後面少睡片時生使得全唱

生那畫可

曾收好回

沈醉扶向鮫銷帳收好了好留做紅閨珍賞教他陪你去睡就是了吓

生今日這般大醉須你陪我一

睡吓你說這畫似我寫照

哈哈吓哈哈只要你有情能消這國香笑介回扶下

完

# 白虎堂

(續第二卷第六期)

蘭溪漁隱著  
陳墨香藏

## 夜宴

(丑領末上) 誰說萬般皆是命。怎能半點不由人。昨日陸謙來說，已將林冲發到滄州去了。他保我三日內送張氏與我快活。我著實的喜歡，病也好了。今夜不免喚丫鬟們來先飲酒歌唱一番。院子喚丫鬟們出來。  
使女走動(下)

(四旦上) 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衙內喚我們出來，何事？

(丑) 我今個心裏暢快，叫你們陪我吃酒唱歌。

(衆) 曉得。

(擺酒介)(丑) 我吃一盞，你先唱個我聽。

(旦唱小曲介)

(丑) 我再吃一盞你唱。

(且唱介)(衆白) 衙內，喉嚨也好，字眼也好。腔調也好。何不唱一個我們聽聽。

(丑) 這三個「也」字，「也」得利害，我只得獻醜了。

(衆) 不必太謙。

(丑唱)(疊字錦) 兀的不快殺人也麼。嗟，女娘行折抹的多俊雅。嬌嬌一會兒好令著咱心坎里滾來一盞熱水茶。癢又癢雞皮鼓斷迷咱。愛又愛，應子搵輸了他。盼不上的助情花。嗟，屈數嬌名一個兒紅一個兒紫，一個兒青一個兒綠。湊著俺黑黢黢的裴別駕。兀的不樂殺人也麼，冤家。

(衆) 唱得好聽啊。

## 鬧林

(丑付起生上) 嚶呀！端公不要打，林冲走就是了。

(付丑) 你這厮好不曉事！滄州離此二千餘里，你這般樣慢騰騰的，幾時走得來。

(生) 前日吃了形杖，天氣炎熱，棒打發，兩脚又甚疼痛，實走不動，望端公擔待一步。

(付丑) 卻是老爺們的晦氣，撞著你這個磨頭。走，便快走。不走，我就大棍打將來了。



(生) 嚶呀苦啊(唱)〔二簧〕不是我敢怠慢，不肯行動。實然的腳腿疼寸步難行。掙扎著又走了三五里路。早望見那前面一所茂林。(白)我實然走不動了。

(付丑) 既然走不動。就在這林子裏面歇一歇再走。

(生靠椅倒介) 嚶呀痛殺我也。

(付丑) 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這等走法，滄州怎能得到。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們也困倦起來了。且睡一睡再走。(臥地介) 眞眞晦氣，嚶呀！(起介)

(生) 端公做什麼？

(付丑) 我二人正要睡，這里又無關攔，恐怕你逃走了。

(生) 小人是個好漢，冤屈官司，都已吃了。一世不走的。

(付丑) 那里信得你說，我們要把你網一網。方纔放心。

(生) 端公要細。小人敢說什麼。(付丑網生介) 嚶啲！

(付丑) 網鬆了，怕你掙開。

(生) 唉！

(付丑) 林冲。

(生) 做什麼？

(付丑) 我們告訴你，實話罷。前日起身之時，陸虞侯傳高太尉鈞旨，叫二

人到這野豬林中結果了你的性命。

(生) 哦！

(付丑) 就是多走幾天，也不過是個死，況且你又走不動。我們將就了你，今日死在這裏，作成我兩個快些回去，休得怨我弟兄兩個，這是上司差遣，蓋不由己。

(生) 端公我與你二位，往日無仇，近日無冤。還望二位饒我一命，生死不忘。

(淨暗上立椅上介)(付丑) 說什麼閒話，我們不能饒你，明年今日是你的週年，看棍！

(淨用杖打落棍下介)(付丑跪叩頭介) 酒家打死你，這兩個狗男女！

(生) 師兄，不可動手，我有話說。

(淨) 叫你兩個暫活片時。

(生) 非干他兩個之事，是高太尉吩咐他們兩個，害我的性命。師兄若打殺了他兩個，也是冤屈鬼。

(生白淨) 一面用刀割繩放生起介。(付丑跪地叩頭介)(淨) 兄弟與你買刀之後，聽得你吃了官司，替你耽憂。打聽你發配滄州，在府前看見有個官人與這兩個狗男女暗地說話。酒家放心不下，知道路上這兩個狗男女(舉杖介)

(付丑嚶呀) 必要害你。特地跟了來，今日五更，酒家先奔這林子裏來等候，殺這兩個撮鳥。(付丑嚶啲) 他兩個正在害你，我且打殺這兩個，再去殺那

高俅。

(付丑) 祖宗饒命！

(淨介白) 你兩個也怕死。

(付丑) 林官人勸一勸！我這兩個狗命，是不值錢的。打死臭塊地。(淨舉杖介)(付丑) 噯喲！不是我們的主意。

(生) 師兄救了我就是了。斷不可殺他兩個。

(淨) 你這兩個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上，把你兩個剝成肉醬。

(付丑) 噯呀！

(淨) 我且饒你，快快攙扶我弟兄跟了酒家來。

(付丑) 是！

(淨)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來此酒店，酒保那裏！

(末) 師父敢是吃酒的？

(淨) 正是。

(末) 請進。

(淨坐介) 兄弟請坐，你兩個也坐了。

(末取酒上)(付丑) 謝師父。

(淨) 兄弟可先吃一杯壓驚，你兩個也陪俺們吃酒。

(付丑) 不但不死，又巴結著陪酒，不知有揚化沒有。請問師父住在那個廟里？

廟里？

(淨) 哈哈你兩個問了俺的住處。好叫高俅奈何酒家。別人怕他酒家卻

不怕他。酒家若遇見那廝，叫他吃俺三百禪杖去。

(付丑) 我們天膽也不取。

(淨) 諒你也不敢。

(生) 林冲去後，師兄往那裏去。

(淨自) 兄弟(唱)〔二簧〕世間人交朋友要如管鮑。氣相求聲相應。頸

之交。常言道要送佛西天得到。你與我兩同心似漆如膠。(白) 殺人須見

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心不下，我送你到滄州去。今日在此住歇，明日酒

家雇一輛車，大家同坐行走。兄弟請到後店。(同下)

(付丑) 這個真是個糟兒了。(下)

### 比藝

(八家丁持棍棒隨小生唱噴哨合)〔排歌〕丹桂飄香。芙蓉鬥芳。秋來小暖微涼。

村村遠近嘯歌長。如畫雲山濃淡妝。橋通逕。菱滿塘。行看到處好風光。繞

雲塢。過山場。綠陰遙見百花莊。(小生白) 小可柴進，在東莊射獵，耽擱月

餘。今日回到本莊，早望見清溪岸邊，垂楊陰里，那一帶粉牆，周圍畫橋也。

(唱) 繞雲塢(三句)(同下)

(生上) 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我林冲，來到這滄州地面，別了魯兄，昨

日店主人說此處有位柴大官人。江湖上喚做小旋风，結交天下好漢。有

流配之人，投到莊上資助錢米，這也難得。不免喚解差出來，一同前去。董

薛二位端公出來講話。

(付丑) 林官人做什麼？

(生) 昨日店主人說的柴大官人。我們可要到他莊上去。

(付丑) 我們在東京也曾聽見傳說，投奔前去有什麼虧了我們處。

(生) 如此一同前往(生唱)〔二簧〕出店門只見那三街熱鬧。卻原來小

地方不讓東京轉過了街與巷到了郊外遙望見大石橋莊院如城。(生)來此已是裏面有人麼?

(末)什麼人?

(生)我林冲是東京來的，要見大官人，求替我們回一聲。

(末)候著，大官人有請?

(家丁引小生上)歸來纔一日，便自不消停。什麼事?

(末)有東京來的流配林冲，與兩個解差，求見。

(小生)林武師來了，可喜。快請進來。

(末)大官人叫你們進去。

(生)大官人在上，林冲等參見。

(小生)噯呀呀！武師請起，不知武師今日到此，有失迎迓。望祈恕罪。

(生)林冲如何敢當。

(小生)二位請在後面待茶。

(付丑)多謝。(下)

(小生)請坐。

(生)林冲焉敢。

(小生)過謙了。(坐介)小可久聞大名，不想足踏賤地，甚慰平生渴想之願。

(生)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料今日林冲流配前來，拜見尊顏，三生萬幸。

(小生)武師怎地到此地步，願聞其詳。

(生)說來，也覺慚愧。

(小生)請敘。

(生唱)〔二簧〕命不辰，遇見了，前生冤孽。也是我不仔細落在其中。今日固得拜見貴人之面，不是禍倒是福可比塞翁。

(小生)快看酒來，我與武師痛飲幾杯。

(衆)洪教師來了。

(淨)大官人在那裏?

(小生)教師來得正好，可一同飲酒。

(生見淨跪介)林冲謹參。

(淨不理介)(小生)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是個英雄。

(生)教師在上，林冲參見。

(淨)不用拜，起來!

(小生)請坐。

(淨上坐介白)大官人今日為何設此盛席，管待配軍。

(小生)此位非比其他。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輕慢不得的。

(淨)大官人因為好習槍棒，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說是教師，誣些錢米。大官人你也太認真了。

(小生)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教師不可小覷了人。

(淨)不信，他會槍棒，敢與我比勢麼?

(小生) 哈哈! 甚好甚好, 武師意下如何?

(生) 小人怎敢。

(淨) 不要害怕。

(小生) 此位洪教師, 到此也不多幾日。小可正要看看二位的本領。

(生) 如此林冲領命。

(淨持棍白) 來! 來! 來!

(生) 大官人, 休要笑話。

(小生) 好說。

(生比勢二棒住手介)(白) 少歇。

(小生) 武師爲何不施出本領來?

(生) 小人輸了。

(小生) 尙未較量, 怎地輸了。

(生) 小人多了這個行枷, 只得算輸了。

(小生) 這是小可之錯。(對衆白) 取十兩銀來, 請二位解差。

(衆) 銀子有了。

(小生對丑付白) 小可大膽煩二位, 把林武師行枷開了。明日牢城營裏, 小

可託他們照應, 白銀十兩相送。

(付丑) 何須如此, 林官人開了就是。(開介) 銀子斷不敢領。

(小生) 不收, 小可就不敢奉煩。

(付丑) 如此多謝大官人。(下)

(又比兩棒介)(小生) 且住(對衆白) 取定大銀來。

(衆) 大銀有了。二位比勢這個權爲利物, 勝者便收了去。

(淨) 這錠大銀, 不怕不是我的。來, 來, 來!(比勢淨跌介)

(小生) 哈哈! 快取酒來, 敬武師三杯。

(生吃酒介)(淨) 用手捧盞西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下)

(小生) 我這里有書一封, 是託牢城管營照應吾兄的。(白) 銀五十兩聊

爲盤費。(遞介)

(生) 林冲在難中不敢推辭。(跪領介)

(小生) 今日就在小莊歇息一夜。明日小可親送武師起身。

(生) 多謝大官人。

(小生) 相逢纔滾滾。

(生) 話別又忽忽。

(小生) 請。(同下)

### 巡山

(丑淨外領卒上) [點終唇] 水泊英豪, 替天行道。兵符造, 馬壯兵驕, 劍戟晶

光耀。

(丑白坐介) 義膽忠肝蓋世無。空懷報國赤心孤。他年若把奸邪斬, 方顯人

間大丈夫。

(淨外) 寨主在上, 小弟參見。

(丑) 免禮。(坐介) 俺姓王名倫爲事逃在梁山。多虧杜遷宋萬兩個兄弟。

扶爲寨主。前日探子來報，太尉高俅，遣兵前來征剿。不得不加意防備。山前山後，恐有疎虞。今日天氣晴和，兩位兄弟同俺下山巡哨一番。

(淨外) 衆嘍囉！就此下山。

(合唱噴噴合行介) (朝元歌) 兵精將強。旌旆迎風蕩。如彪似狼。器械寒光漾。志貫長虹。威風雄壯。逞英勇。萬人不讓。聚義堂皇。同心誓把奸邪創。地亂又天荒。聲名四海揚。功成保障。方顯得忠誠無兩。(重句)

(丑) 看此地方，傍山臨水。正好開一店面，招集天下英雄。先鋒朱貴聽令！

(末) 凌雲施豪氣，舉鼎逞威風。朱貴參見。

(丑) 這地方傍山臨水，正好開一店面。就令你在此照應。招集來往之人，上山入夥。不可有違。

(末) 得令。(下)

(丑) 就此回山。

(合唱行介) 「地老」五句。(同下)

### 免棒

(付上坐介) 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我牢城營裏一個頂兒尖兒差撥的便是。昨日管營發下一名配軍，名喚林冲。聞聽他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槍棒教頭。是個大財主。被高俅害了。發到這裏來，是個有錢的主兒。必然大進奉。但是財主的脾氣，不肯輕易花錢。我叫他出來看他的光景兒，要是懂好歹就罷。要是不懂好歹，我利利害害給他個下馬威。不怕他不多多的孝敬。待我叫他出來，林冲出來點名。

(生) 天高皇帝遠。錢大鬼神驚。差撥在上，小子林冲拜揖。

(付) 你就是配軍林冲。

(生) 小人便是。

(付低說介) 不見動靜。(指生) 你這個賊配軍，見了我怎麼不下個全禮，和我拱拱手兒。怪不得你這個賊配軍在東京鬧出事來。今固見了我，管你的頭兒。你還是這麼大喇喇的。我瞧你這配軍滿臉都是餓文，將來一定死在這裏。你這打不死賊囚！你這把賊骨頭！眼眼！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身碎骨。你不要忙，眼前就教你見個真張兒。

(生取銀介) 差撥哥哥，些微薄禮，不要嫌輕。

(付笑介) 哦！這是送與我合管營的。

(生) 這是送與差撥哥哥的。管營另外再送。

(付笑立起介) 林教頭我聽見你的名字是東京第一個真好漢。你怎麼就教高太尉害了。雖然眼下受的苦，久以後必有好處。據你的這個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個尋常之人。將來總要做個大大的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七子八婿，積玉堆金。我今個先給你念個喜歌兒。哈哈。

(生) 還有白銀十兩，柴大官人書信一封。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付) 我的老爺。這封書子就是黃金一百兩，你還愁什麼。我就替你送去。管營就來，點你的名，要打一百殺威棒。你就說一路來害病沒好，我再替你撒個謊兒，瞞瞞生人的眼目，你就不吃苦了。

(生) 多謝差撥哥哥。

(付) 你或者坐坐兒，或者躺躺兒，叫他們牢囚倒茶你喝。我就送去把他催了來，省得你等著。哈哈是個有名的。真真受了委屈了。(下)

(生) 唉，果有這般苦處。(唱)〔二簧〕天地間果然的錢可通神。我林冲多虧了柴大官人。想不到命運薄到此地步。不覺得暗地裏淚洒衣襟。

(付引淨上) 林冲是個好漢!

(付) 是個好漢。被高太尉害了，真真可憐。

(淨) 不是如此，柴大官人如何給他書子，我們得照應他。

(付) 管營來了。

(淨坐介) 你就是林教頭。

(生) 是林冲。

(淨) 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例，新到的配軍要打一百殺威棒。這個不能不打。看棒伺候!

(生) 小人路上感冒風寒，實在打不起。

(淨) 我瞧見他，就知道他有病。

(付) 你瞧他瘦的黃蠟蛇兒似的。

(淨) 那們著暫且寄下他的打。好了再說。

(生掛介) 多謝管營。

(付) 現在天王堂看守的人，滿了限了。就教林冲替換他。

(淨) 我這裏有執照一個，林冲你就拿了去。當這個差使，須要小心。

(生) 是。

(淨) 真有病真有病。(下)

(付) 林教頭我十分的幫襯你，教你管天王堂。這是營中第一件省事的差使。早晚燒香掃地。你瞧別的囚徒，從早到晚，還不饒他。還有一種不懂好歹的撥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那纔難受呢。

(生) 多謝照應。

(付) 常想着我。我的林老爺，你真是個有名的，是個好漢。(同笑下)

### 遇舊

(丑上)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我李小二在東京開一個小小酒舖。多承林教頭照顧，甚實興旺。不該自己闖出禍來，又虧了林教頭替我打點方纔無事。東京安不得身，一路投奔親戚，不想來到了這牢城地方，找了一個酒店傭工。多蒙王店主人，見我勤謹，將他女兒招了我作女婿。如今丈人丈母俱亡故了，我照舊開個酒舖，且喜買賣興隆。今日天氣晴和，不免掛起招牌。老婆娘!

(內) 做什麼?

(丑) 把火燒起來，恐有吃酒的。

(內) 曉得。

(丑唱) 開店面掛招牌，安排桌椅，做菜蔬，備〔二簧〕羹湯五味調和，岳父母亡故了，沒個親眷。虧妻子甚賢良，幫我做活。

(生上) 今日個無所事，出門開步。瞧看這大街上熱鬧如何。那邊廂有一座小小酒店。我不免到店中一醉顏酡。(白) 酒家有麼?

(丑) 酒酒酒，有有有，賒賒走走。原來是位軍爺。啊！你是恩人林教頭啊！

(生) 原來是李小二。

(丑) 恩人怎麼也到了這裏，快進去請坐。

(生坐介) 你怎樣到了這裏？

(丑) 我蒙恩人搭救。東京安身不得，一路尋親不着，來到牢城蒙店主人王岳父招了我做女婿，仍舊在此開個酒店。不想今日遇見恩人，待我取酒來恩人先喝三杯。權當接風。老婆快拿酒出來，我的恩人到了。

(貼拿酒上) 備得恩人到，慌忙就來到。當家的怎麼要起我來了。你的恩人在東京當教頭，怎樣到這裏來？

(丑) 真是恩人，你去看來。

(貼) 這一位就是恩人。

(生) 不敢。

(貼) 我丈夫時常對我說，受了大恩，無處報答，教我同他每日早晚燒香，保佑恩人硬硬朗朗的。

(生) 多謝你夫妻二人。

(貼) 待我斟酒，恩人可把到此的情由細細告訴我二人聽聽。

(生) 說也話長。(唱)〔二簧〕命不好，遇見了高俅作對。小衙內爲妻子無故生波。問充軍還虧那青天府尹。一路上受盡了千萬折磨。小旋風施仁義給我書信。方纔能天王堂安閒過活。今日個遇見你夫妻兩個。三生幸，

如親人快樂如何。

(貼) 我兩個人正沒個親眷恩人到此就此從天降下來的。要吃什麼我做給恩人吃。有什麼衣裳拿來家裏我與恩人漿洗縫補。也是我們一點孝心。

(生) 我是罪囚，恐玷辱你夫妻兩個。

(丑) 恩人說那裏話來，恩人大名，誰不知道這個冤枉。想來也必早已明白，那個敢說恩人是個發配來的。

(生) 如此甚好。

(丑) 這天王堂差使沒有人情，也不能得。恩人安住幾時。自然有郊天大赦。

(生) 今日天氣已晚，恐營中關門，我要回去。

(貼) 恩人就在房裏住，也使得。

(丑) 房子太小。

(生) 改日再來。

(貼) 恩人只管天天來，我還預備得起。

(丑) 我明日到天王堂，看恩人，就請恩人一同來。

(生) 告辭了。(唱)〔二簧〕在他鄉遇故知不幸之幸。承你們這情義天下無多。出店門往前，行回身拱手請了。

(丑貼白) 有慢恩人，明日早來。(下)

(生) 好心人同受了這般坎坷。(下)

露風

(淨末付上) 四海皆朋友。江湖有弟兄。

(末) 此處酒店甚實背靜。就在此罷。酒家有麼！

(丑上) 隔壁三家醉，開罈十里香。三位客人吃酒的。請裏面坐。

(末) 此處離街甚近，還有幽靜之處麼？

(丑) 後面還有雅座。

(末) 到後面去取酒送進來。我等有人伺候，你自迴避。

(丑) 是咧。

(末) 請。

(淨) 高太尉的上差，小子如何敢僭。

(末對淨搖頭回看丑介)(丑背面伸舌介)(淨末付下)

(丑) 嚇殺我也。這三個人來的，有些古怪。又不用我進去，我有個道理。

(低叫介) 老婆快來。

(貼) 我的恩人又來了。

(丑) 你總墊着你的恩人，正好用着你。

(貼) 怎麼用我。

(丑) 方纔來了三個吃酒的人，嫌這個地方離街近，到後面吃酒。不教我

伺候。那兩個說的是東京的話，那個像牢城差撥，嘴裏無心說出「高太

尉」三個字來。

(貼) 哦！高太尉。

(丑) 唔！那個軍官回頭看我，我裝沒有聽見，他們都到後面去了。大概與

恩人身上有些妨礙。

(貼) 你何不到營中找恩人來，認一認，是不是。

(丑) 使不得。

(貼) 怎麼使不得？

(丑) 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碰着了就要殺人放火。我若叫了他來，認得

是他，說的陸虞侯。他如何肯依，必要鬧出事來。那可不連累了你我。

(貼) 那麼著，叫我做什麼？

(丑) 後面雅座，與你住房相連。只有一層板壁，你鬧個賊聽話兒。他們說

什麼，聽了來。咱們就明白了。

(貼) 這個主意好，待我快去。(下)

(丑) 唉(唱)「二簧」不關心，關心亂，這是古語，他兩個到此地必有別情。

看光景，甚支離，不尷不尬。瞧不透就像個，沒眼的先生。

(貼) 我聽了來了。

(丑) 好好聽見什麼快說。

(貼) 聽了半天，他們三個交頭接耳。

(丑) 說什麼？

(貼) 我一句也沒聽見。

(丑) 呸！你真是個沒用的。聽了一個時辰，一句也沒有聽見。你成了一個

聾子了。

(貼) 我再聽去。



(丑) 留點心纔好。

(貼) 知道了。

(丑) 他們這個樣兒。(唱)〔二簧〕他三人必有計鬼鬼祟祟。這件事弄起來，定不輕。林教頭到此地還放他不下。可恨那高太尉是個畜生。

(貼) 又聽了來了。

(丑) 又是沒聽見。

(貼) 可不是沒聽見，我可看見了。板壁上有個節子，我拿簪子統掉了一個眼兒。往那麼瞧。那個軍官打懷裏拿出一個包兒來。沈顛顛的像是金銀。又是一封書子，那差撥樣兒的人接過來道謝，說都在我身上。好歹結果了他的性命。

(丑) 這還了得。

(內) 洒保收拾傢伙算帳。

(丑) 來咧，你快進去罷。(貼下)

(淨末付上)(付) 多謝多謝，改日再見，請了。(同下)

(丑) 我聽見恩人常說陸虞侯是個五短身材白淨臉不長的鬚子三十多歲，那軍官的模樣，一些不差。這一定與恩人有些關係。不免就去找着恩人細細告訴他。教他防備防備，虧了這三個狗男女，到我店裏吃酒。不然連影兒也不知道，那還了得。正是天教人死人纔死。人教人死天不容。

(丑) 快些前去。(下)

### 看場

(生持槍帶刀上) 威風未必猛如虎。心性偏教毒似蛇。前日李小二來說陸

謙到此在他店中吃酒光景，有害我之意。我連日各處尋找，總不曾遇見。

今日早晨管營改派我替換大軍草料場的老軍。因此帶了衣服器械出城前去。我免不先找着小二問問他，這差有甚不好之處。

(丑上) 心忙來路遠，事急恨行遲。這般大雪，恩人拿着器械往那裏去？

(生) 我正要尋你說話，恰好遇見了。

(丑) 恩人有何話說？

(生) 我連日各處尋找陸謙。總未得見，不知這賊藏於何處。

(丑) 恩人，但願如此。或者小人瞧錯了。不是他也未可知，只要恩人自己仔細便了。

(生) 今日管營派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是如何？

(丑) 這個差使比天王堂更好了。每日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往常不花錢，不能得這個差使。

(生) 他們不來害我，倒與我好差使。這是什麼意思？

(丑) 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就好。只事離小人家遠了。小人今日有些小之事，不能餞行。過幾日挪點工夫再瞧恩人去。

(生) 如此請了。

(丑) 有慢恩人。(下)

(生唱)〔二簧〕世間事，千萬端，人難猜透。好教我費躊躇疑心暗生。(也

罷) 他既然沒本事將我擺佈。我樂得自逍遙，散坦遊行。(自)來此已是，

偏偏下這樣大雪。(彈雪介)老軍有麼?

(淨)什麼人?

(生)我是林冲。

(淨)到此何事?

(生)管營派我到此。替你叫你去，看守天王堂。

(淨)我說已經滿限，怎麼還不派人來。林哥你瞧這倉廩上，都有封批。這十幾堆草，都有數兒，交代與你。這屋裏家伙，都是我的借給你使罷。

(生)我天王堂也有在那裏你也只管用。

(淨)你瞧這是我買酒的一個胡廬。你要吃酒出了草料場，往東過了山神廟，那條街上有個小酒舖。到那裏去沽酒，我這個胡廬，他們都認得不多要你的錢?

(生)多謝。

(淨)我不陪你了。

(生)請。

(淨)請了。(下)

(生)你看這幾間房屋，東倒西歪，風都搖撼得動。怎生過冬。待雪晴了，只得叫幾個匠人來暫且修理修理，身子寒冷得緊。不免到老軍說的酒店中，沽些酒來搪塞。(帶刀槍挑胡廬行介)(唱)〔二簧〕出門來但只見朔風撲面，真好景看不盡碎玉亂瓊。用花槍挑胡廬往前急走。纔行了半里路古廟相迎。(白)山神廟待我進去禱告一番。(叩頭介)念林冲在難中，不能供

獻。願神靈佑我災難不生。叩罷頭出廟門再往東走。天將晚更寒涼衣服覺輕。(下)

(末淨付上白)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淨)天將晚了，我們趕往草料場，左近藏身。以便夜間行事。

(末)如此快走。

(淨)走啊。(同下)

眾叔姪

(生上)醉了我去沽酒。蒙店中人敬我十數杯。不覺有些醉意。且自回去。來此已是草料場。待我開了院門。嚶呀！這幾間房屋，竟被風雪壓倒。這便怎麼處？火盆中有火，未息，延燒起來。不是當要的。待我搬開壁子，去摸摸看。(摸介)好好已息了。待我到那邊拉一條絮被出來，也好搪塞。(扯被出介)被已扯出，我在那裏安身。(想介)哦！有了離此不遠，有座古廟，只好到那裏暫過一宵。(行介)(唱)〔二簧〕時不濟遇見的都是懊惱。我只得投古廟暫且安身。(進廟用椅做門關介)進廟來，沒有牀席地而坐，且吃酒，莫思量等待天明。(吃酒介)好酒。(內作風火聲)(介白)那裏起了火，待我出廟看來。嚶呀！這西邊沒有人家，就是草料場。那火盆中火已息了，怎的起了火。這還了得，待我前去救來。(挪椅欲開門介)

(內)走啊。

(生)有人來了，我且聽是何人。

(淨末付上白)好好好好走啊。

(末)這裏有坐古廟。(推介)怎麼裏面頂了就在這塔簷下看看。(末)燒得好啊!

(淨)我差撥這條計如何。

(末付)果然好計。

(淨)這時把林冲燒的烏焦巴公了。

(末)我陸謙回到東京，稟過太尉。保你做個大官。林冲燒死了，這番張教頭不能推脫了。

(付)小衙內這病，自然必好。省得我富安服侍。

(淨)我爬進牆去四下裏，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怕燒不死他。

(末)就是燒不死，燒了草料場，也要問個死罪。

(生開門出介)賊子那裏走!(生扎付下又扎末倒介)(淨繞場生拔刀趕殺下)(末起逃介)生揪倒摔倒用刀指腳踏介(白)我與你相好多年，並無仇恨。這等害我，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末)教頭饒命，不干我事。都是太尉差遣，不敢不來。

(生白)賊子啊(唱)〔二簧〕我與你好相交，多年朋友。還見謀盡情的害我殘生。你倒說是他人不干你事。

(末介白)教頭饒命!

(生)我不殺饒了你天也不容。(殺介)(末跌生連砍末下)(白)我如今殺了他三個。投到官去，雖然有理。那個肯來爲顧，替我明冤。不免逃出關去，再作理會。(唱噴喉合)〔尾聲〕千般怨恨今朝洗。從此後海闊天空。可喜。我只得

連夜出關不敢遲。(下)

### 鬧莊

(外淨付丑莊客上)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

(外)今夜這般大雪，天冷得緊。我有窖下的一瓶好酒。待我取出來，大家痛飲一回賞賞雪景罷。

(衆)甚好甚好，快快取出來。(衆飲酒介)

(生上唱)〔二簧〕冒風雪走過二三十里。夜已深天更寒，無處安身。來到了樹林中一所莊院。卻原來共飲酒暖。和如春。(白)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裏人。當差過此天氣寒冷。身邊有些碎銀。望衆位賣些酒，與小人擋寒。

(衆)你的酒還沒有醒，又要吃酒。況且瓶酒我們自己吃還不敷呢，怎樣賣給你吃。(推介)快走出去!不要在這裏胡鬧。

(生)我好意買些酒吃，怎麼這等推搡。

(淨)推了你，你就不依。你只管在這裏混鬧。我們把你吊起來，打你這個狗男女!

(生)好沒道理，我偏吃些。(取酒飲介)

(淨)大家打這廝。(打介)(衆跪下)(又上)(生趕上打下)(淨外又上白)這廝是個強盜真利害，我們用絆繩絆倒他。(外淨就地拉索介)(付丑上生趕上又打介)

(付丑跪下生趕介)(淨外用繩絆生倒介)(外淨白)可拿住你了。我們把他綁起來。見主人去，就說我們看莊拿住了一個賊人。

(衆)有理有理。(衆拉生下)

## 逢救

(衆引小生上) (引)時光好，任逍遙。山童報道梅開了。

(外衆上)主人在上，我們看莊，昨夜拿住一個偷米的賊人。

(小生)帶進來。

(衆拉生上)賊人帶到了。

(小生)噯呀！這是林教頭，這還了得，快快鬆綁。(小生鬆綁介)(衆下)

(生)原來是大官人，小人參見。

(小生)武師緣何到此，被這些村夫得罪，是小可不是。

(生)一言難盡。(唱)〔二簧〕自別後牢城營待時守分。誰知道狠高俅又

來害人。我殺了不仁義，賊子三個。逃出了牢城營別處謀生。

(小生)這是小弟的東莊。本該留兄居住。但此地離牢甚近。將來必要畫

影圖形，四處捉拿。倘然露了風聲，於兄未便。小弟有個去處，我寫書一封。

薦兄到那裏。將來建功立業，報效朝廷。不枉吾兄辛苦一場。

(生)多承恩人，大恩是何去處。

(小生)吾兄請聽。

(生)願聞。

(小生白加鑼鼓)山東濟州管下，天然一個水鄉。梁山泊裏不尋常，八百方

圓地廣。四面蓼兒汪繞。中間宛子城藏。白衣秀士第一王。第二杜遷雄壯。

第三名傅海宇。宋萬雲裏金剛。嘍囉無數各相幫。遠近聞風欽仰。雖然劫

奪逞豪強。終是朝廷保障。

(生)小人久有所聞。真好去處。

(小生)向來有犯了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避難。三位好漢。與我交厚。待我修書一封，與兄前去。

(生)若得恩人如此提拔，林冲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

(小生)只是滄州道口向有官軍把守，兄長若去，必從那裏經過。此刻牢城營裏，必然通知到那裏必要盤查。倘然認出，不是當耍。我有一計得罪兄長，受些委屈，必能出得此關。

(生)是何計策，林冲雖粉身碎骨不辭。

(小生)我把兄長扮做跟隨之人，同我前往。只說打獵，送兄過了道口，方保無事。

(生)林冲本當與恩人牽馬墜鐙，今蒙恩人如此周全，死而不忘。

(小生)今日暫住一日，待雪晴了明日再行。

(衆)酒已齊備。

(小生)請兄後廳飲酒。

(生)多謝恩人。

(小生)千里水流歸大海。

(生)人生何處不相逢。(同下)

## 渡關

(末丑上雜扮小卒四隨)古之關禦暴。

(丑)今之關暴人。我們奉滄州營差來在此把守道口。恐牢城營人犯私

自脫逃。昨日又接文書有犯人林冲殺死三命，逃出營中，教我們遇見出關的仔細盤查，這個干係，到也不小，大家須要加倍留神。(坐介)

(衆三家丁生扮家丁引小生騎馬上唱)〔二簧〕假射獵領家丁架鷹牽犬，教吾兄受委屈沒奈之何。

(生)受深恩得活命如同再造，太過謙還念我受了折磨。

(衆)已到關前。

(小生下馬介)待我前去答話，二位！小可拜揖。

(末丑)大官人又去快活了。

(小生)小可出關射獵告知二位。

(末丑)大官人多禮，只管請罷。

(小生)向來二位輪流把守，爲何今日二位俱在此。

(末丑)昨日滄州牢城兩處行來文書，畫影圖形捉拿放火殺死三命的林冲，但有過往之人，都要細細的盤查，纔放出關。

(小生笑介)原來如此，我這家丁內夾帶林冲，二位緣何不認得。

(丑)大官人是知法度人，怎肯夾帶犯人，請上馬樂去罷。

(小生)如此小可出關去也。(領衆下)

(丑)我們這麼盤查，林冲焉能逃得出去。

(末)正是。

(丑)你瞧這個柴大官人，是個鳳子龍孫，他不願意做皇帝，讓給別人，他可這麼快樂，皇帝還趕不上他呢。

(末)真是個有主意的。(笑下)

(衆領生小生上小生下馬介)請吾兄換了衣巾。(換介)(小生)看酒來。(持酒唱)

〔二簧〕此一去願吾兄封侯萬里，受招安勤王事平定干戈，今日個送別了何年再見。(生接酒飲介)轉使我想知心無可如何。

(生唱)謝恩官盡心兒周全萬萬，我林冲從此後免了風波。

(小生帶馬同生騎馬介)(生接唱)但有日能得地犬馬報效，只得要分離了不

敢延誤。(白)大官請回，林冲去也。(下)

(小生)諸請保重。(唱)送去了知心友暗中流淚，是英雄纔落得夢裏南柯。(領衆下)

### 題詩

(生騎馬上唱)〔二簧〕拜辭了小旋風，行了數日，來到了山東地風景不同。

遙望見一酒店，枕山靠水，我不免在此地聊避寒風。(白)酒家有麼？

(丑上)客人吃酒的請裏面坐。(生坐介)(丑)好大雪啊，天氣寒冷，客人吃多少酒。

(生)拿兩角來。

(丑)客官用什麼下酒。

(生)你這裏有甚下酒。

(丑)有熟牛肉肥鵝嫩雞。

(生)先切二斤肉來。

(丑)兩角酒二斤熟牛肉哦。(放介)

(生) 此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

(丑) 此間到梁山泊，只有幾里，都是水路，旱路不通。若到那裏，必得船去。方纔到得，這般大雪，天又晚了，那找船去。

(生) 我多與你些錢，務必替我雇一支船來。

(丑) 不是得罪客人，我實在沒有地方去雇。(內叫介)(丑下)

(生) 唉(唱)〔二簧〕想林冲，在東京營中請受。正少年，精力壯，家道從容。每日飲美酒六街三市。任意兒尋歡樂比衆不同。到今日被高俅將我陷害。文了面斷送在邊地牢城。家難奔國難投受此寂寞。回想起怎能不雙袖龍鍾。(白)你看桌案上，放有筆硯，待我在這粉牆上題詩一首。(外暗上)(生寫念介)仗義是林冲，爲人最樸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外揪生介)你好生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卻逃在這裏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你，你待要怎地？

(生) 你道我是誰？

(外) 你是豹子頭林冲。

(生) 我自姓張。

(外笑介)哈哈你不要胡說，你牆上寫下名字，如何賴得過。

(生怒介)你真個要拿我？

(外笑鬆手介)哈哈我拿你做什麼。

(外揖介)教頭拜揖。(生還介)(外)方纔聽見吾兄，只管問梁山泊的路，那是強人的山寨。你去做什麼？

(生) 實不相瞞。如今官追捕小人緊急，無處安身。只得投到山寨入夥。

(外) 想必有人薦兄到此地。

(生) 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薦小人來。

(外) 柴大官人與山寨大王交好。寨主必然重用。

(生揖介)有眼不識泰山願開大名。

(外回揖介)小弟是寨內頭領，姓柴名貴，江湖上叫小弟旱地忽律。奉寨主將令，叫小弟開這酒店，專一招集天下英雄，東京人來傳說兄長的大名，今日得會，萬千之幸。

(生) 只是此地無船，如何到得山寨。

(外) 這有何難。(開窗介射箭介)

(外白)琥珀能拾芥，磁石慣引針。

(生) 此是何意？

(外) 此是山寨號箭，少刻便有船來。

(雜搖船上歌) 呵呵哦哦，班定遠枉白青絲髮，銅柱標難抵明珠仔嘴價。可憐渴死漢相如，空落文君再守寡。呵呵哦哦。

(生) 妙啊！

(外) 就請吾兄下船同到山寨。

(生) 果然安排的妥當。(上船介)(唱)〔二簧〕今日個到此地得見本領。果

然的梁山泊別處難同。豹子頭必可以安身立命。方知道風塵中纔有英雄。(坐轎同下)

上山

(丑末淨領衆上)〔引〕杏黃旗展任飄搖，豪傑皆年少。(坐介)

(外引生上外)朱貴告進。

(丑)沒有山寨號令，頭領何事上山？

(外)有柴官人書信一封，薦來一人入夥，名喚林冲，請令定奪。

(丑)可是八十萬禁軍教頭。

(外)正是。(呈信介)

(丑)現在何處？

(外)現在寨外。

(丑)傳他進來。

(生)林冲告進。(進介)(丑看信)寨主在上，林冲參見。

(丑)你就是豹子頭林冲。

(生)正是。

(丑)你原來被高俅陷害來到，這裏久聞大名，請坐第四位交椅。

(生)多謝寨主。林冲告坐。(生外坐介)

(丑)柴大官人近日無恙？

(生)託賴平安。

(丑)明日照山寨規矩，再納投名狀來。今日先吃慶賀筵席，看酒。(衆攝酒)

介(合唱噴噴介)〔風入松〕梁山赫赫鬼神驚。真個將勇兵精。瓦岡自古威風盛。我這裏勝過當年形境。今日個英雄相慶。立功業務馳名。

(丑白)朱頭領送林武師賓館安歇。(丑下)(衆掛介)

(生唱)〔風入松〕人生踪跡似浮萍。頃刻裏分別枯榮。此間暫且安身命。

(合)把萬里山河安定。那纔能萬人仰敬。方不負此平生。(外淨末生領衆下)

# 岑齋讀曲記

邵茗生

## 天星聚

天星聚四本一册，都一百十六頁。每頁十六行，行二十三字不等。舊鈔本封面題「同治十年十月曹記。」蓋重訂年月也。共三十六齣。崑腔亂彈相間，錄目如左：

- |       |       |       |       |       |
|-------|-------|-------|-------|-------|
| 憶友(亂) | 到任(崑) | 山聚(亂) | 寒遇(崑) | 燒香(亂) |
| 搶擄(亂) | 義釋(亂) | 逃歸(亂) | 謁花(亂) | 觀燈(崑) |
| 誣陷(亂) | 營救(亂) | 計逃(亂) | 復擒(亂) | 申文(崑) |
| 密議(亂) | 智捉(崑) | 謀烈(亂) | 聚義(亂) | 山會(崑) |
| 逼貞(亂) | 奸遁(亂) | 遣明(崑) | 安家(亂) | 設計(亂) |
| 誘戰(亂) | 中計(亂) | 說降(亂) | 假陷(亂) | 瓦礫(崑) |
| 絕歸(亂) | 解危(亂) | 私盼(亂) | 協助(亂) | 捉劉(亂) |
| 逐寇(崑) |       |       |       |       |

此本罕見。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不著撰人姓氏，崑腔亂彈雜用。崑腔各齣，皆詳注工尺。本事見水滸傳第三十一回至三十四回。

不復贅述。茲將四本開場楔子，摘錄備考：

頭本楔子曰：花榮憶友寄信，劉高初任害良民。宋江頗沛遇災星。清風山，險喪性命！熊氏被搶上山林，王英強配婚姻。遇元宵觀玩花燈。宋江受屈無伸。

二本楔子曰：非刑拷打，花榮搶公明。蚤夜放走中計復遭擒。防禦使，青州聞報：鎮三山，暗計藏兵。擲金杯，花榮被拿，抄家產，帶搶家人。清風山，衆英雄計議，劫囚車，黃信被擒。

三本楔子曰：拜盟聚七星，劉高逼花貞。救妹奸淫遁，跪門受典刑。熊氏女，喊冤救夫；防禦使，觀美動情。贈手帕，留情表記，調虎計，派守南門。清風寨，鬪引埋伏，霹靂火，中計遭擒。

四本楔子曰：烈英雄不肯降順，濛汗藥假扮秦明。瓦礫場殺人放火，害秦明滿門遭刑。防禦使偷姦熊氏，破姦情調守東門。拿劉高夫妻喪命，衆英雄抵敵官兵。

## 正昭陽



正昭陽二卷一册，都七十四頁，每頁十六行，行二十八字。雍正二年

甲辰八月沈開生鈔本，共二十八齣，錄目如左：

家門 議奏 幸演 蠻聚 設謀 誣貶 點將 平蠻  
誠服 撮弄 誣害 貶忠 途救 謀絕 火救 禪托  
計訴 鳴冤 阻鳩 廷卷 賄託 搜奸 誑招 遣弑  
保儲 供招 自鴛 圓宴

此本罕見，不著撰人姓氏。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所譜即宋劉后換太子，害李妃一事；而結構與今時通行之狸貓換太子新劇，絕不相同。大意謂宋眞宗時，演蠻作亂。丞相呂端，樞密寇準，奏請帝親征。時劉后與李宸妃俱懷孕，帝約生子者爲后。既而李妃得子，劉后得女。乃與內監郭淮謀死公主，詐換太子；而誣李妃捧斃生女。及帝班師還朝，信其讒言，李妃賜帛。呂寇力諫得免死，貶守皇陵。劉后遣人縱火，李妃因避拆天之救得免。就養其家，悲痛失明。迨仁宗嗣位，龍圖包拯，爲雪其冤。劉后自盡。李妃還朝，尊爲太后，故名曰正昭陽云爾。

萬倍利傳奇

萬倍利傳奇二卷一册，都七十五頁，每頁二十行，行四十字或三十餘字不等。舊鈔本。紙墨似康熙乾隆時物。全劇共二十五齣，其目如左：

開宗 寇市 僧首 冤鞠 獄逃 哭奔 義釋 收骨  
強拆 義憤 信造 拾親 演甲 交鋒 釋貞 經營  
誤索 路賺 救醢 夜遊 慕諫 神助 奏功 歸詢

旌圓

此本罕見，不著撰人姓氏。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全劇以警世爲主旨。大意謂明代淳安縣有徐侃者，經商江湖。後以挈領兒孫徐言徐紹，至荆襄販賣鑛鐵。適值洞庭湖寇柳龍作亂，買鐵製甲。有司令禁售鐵。徐侃行至洞庭，誤將生鐵六百擔，售與柳龍。得銀二千兩，尚欠四百寫票爲據。未署海天峽別號，約至鐵冠峯酒店支領。侃夜宿岳州趙鼎江家中，詢知售鐵；且見欠票。遂首詣縣署。屈招擬斬。鼎江更賄獄吏施明，斃侃獄中。施激於義憤，勒斃鼎江，而釋徐侃。薦投荆襄總兵段奎軍營中，改名張福，甚見倚畀。其兒徐言，孫徐紹，於侃入獄後，棄親潛歸，盜賣祖產。勸嫁侃妾顏氏，與段總兵中途爲湖寇頭目趙千里所獲，獻諸柳龍。矢貞不屈。龍妹鳳頭姑義而釋之。

義僕徐寄者，於言紹之歸也，得侃惡訊，兼程至岳。時侃已出獄，誤負鼎江殘骨以歸。且請於顏氏，將本銀十兩，經商營利，誓獲萬倍。初至金陵販漆；繼至湖廣賣綢緞布匹。又聞荆陽一帶，以禁湖絕糧，欲至江西糴米；而思本金不足，乃至段營，與官兵交易，掠自民間贓物，變賣得利販米。

時顏氏生子徐哲，尋母至段營，誤漏眞名，知爲侃子，被認作賊，囚禁牢獄。夜分悲訴，爲侃所聞。父子重遇，共話家事。不意爲段營某官所竊聽，憐其遭際，允爲申詳冤屈；并送哲赴京應試。

當是時，徐寄運米至荆。顏氏被釋，改作男裝，投奔母家。路爲巡軍掠售肉肆，將殺以充飢。煮荆門絕糧，已人相食矣。幸遇徐寄，以米五石贖之。

詢知爲顏，送諸母家；而自往廣東，收販珠寶。行舟遇風，吹到磁山。遂滿載磁石，投獻段營，埋藏要道。柳賊鐵甲被吸，遂奏奇功！生擒柳龍兒妹。寄又請贖鳳姑，以配徐哲，報釋顏氏之恩。時哲已成進士，欽賜歸娶。徐侃顏氏及徐寄，并蒙下詔旌表，賜爵有差。徐寄經營所獲，已十萬銀，重整主家，以符誓願。前獄吏施明，適爲淳安縣令。言紹二人，悔罪投水，爲施所救。乞情於侃，寬其既往。寄前所負歸之鼎江骸骨，則棄諸荒谷，投畀豺虎！此劇悲歡離合，皆寓善善惡惡，報應不爽之理，實警世之佳構也。

### 萬年鱗

萬年鱗二卷一册，都三十三頁。每頁十八行，行三十一字至三十七字不等。舊鈔本，共二十四齣，子目缺。

此本罕見，不著撰人姓氏。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所述卽劉基佐明太祖開國一事。略謂基致仕家居，偶過荒丘，得瑤觴一隻，寶劍一口，天書三卷。瑤觴上有「天子萬壽」四字；天書皆科斗文，尾有真書六字曰：「欲貫通，訪臥龍。」基因辭家訪道，遇諸葛孔明，授以天書大意。得佐太祖，襄贊帝業。其妻袁氏，以夫久不歸，聞喪虎口！又以張士誠兵陷青田，匆匆懷瑤觴避地。被擄至蘇！士誠犯之不可，囚於承天寺穿。迨徐達等滅士誠，入姑蘇，搜得袁氏，報知劉基，夫妻重聚！太祖既統天下，賞功開宴。基獻寶劍瑤觴，以證天命有定，祥瑞早應云爾。

### 錦衣歸

錦衣歸二卷一册，都四十三頁。每頁二十行，行四十字不等。卷首題

「笙庵先生傳奇；」下題「耕雪齋藏本。」則此本必耕雪所鈔，未記年月，亦不知誰氏也。全劇除楔子外，共二十三齣。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二十三各齣子目缺；餘目如下：

劫餉 逐塔 舞花 計捕 陷罪 賺行 代繫 義拯  
市劫 冒投 聚義 譎官 陳師 宵晤 互婚 遣僕  
招安 見母 勘翁

此本罕見。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劇意謂明代有雲間毛瑞鳳者，才兼文武。幼與白筠娥訂婚。旣而父死家貧，婦翁白木賓遞升東平參政，有悔盟之意。瑞鳳奉母郭氏命，典屋得銀十兩，遣赴東平就姻。行至滁州，遇程衍波，以應其母舅左都御史丁宣之召，赴京圖名。病於逆旅，資斧告竭，爲主人所逐，倒斃路旁。瑞鳳解囊相助，遂訂刎頸之交。瑞鳳旣至東平，爲木賓所棄，備受擲揄！時東阿縣解餉銀三千兩，爲鳴石山十八姨部下郝崑崙所劫，捕盜未獲。木賓設計陷害，遣心腹張隆，追送瑞鳳紋銀百兩，上有東阿戳記。詭稱筠娥所贈；而陰令人捕送東阿，指爲賊黨！斬有日矣！衍波聞訊探監，請以身代；而令瑞鳳冒己名投謁丁公，以報知己！比赴法場，爲崑崙仗義劫取；并殺縣令。

毛母郭氏，爲屋主所逼，棄家尋兒。復爲木賓陷害入獄！崑崙僞稱天使，入東平署傳旨，以盜案提筠娥郭氏等晉京候審；而陰劫入山。使衍波（冒稱瑞鳳）天倫完聚；并立促其成婚。衍波迫不獲已，始吐實情！衆欽其義！卽爲十八姨作伐，卽席成婚。

時瑞鳳冒稱衍波，往謁丁公，適逢東平事出，木賓革職拿問，丁即薦

瑞鳳署東平參政，領兵剿撫。勘問木賓，以報前嫌。移書衍波，率衆來歸。母子夫婦，始慶完聚。丁公又爲奏明實情，奉詔褒獎。衍波夫婦郝崑崙等，封爵有差。瑞鳳實授參政，欽賜完婚。母妻并封恭人，并賜錦衣一襲，馳驛還鄉云。

### 渾儀鏡

渾儀鏡一册，都五十五頁。每頁十八行，行二十八字至三十餘字不等。舊鈔本共二十八齣，子目缺。

此本罕見，不著撰人姓氏。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略謂劉宋時，有王元成者，右軍之後也。妻謝道衡，爲東山之後，賢而有俠才。止生一子，三歲矣。身帶渾儀寶鏡，乃祖傳御賜之物。元夕，家人張恩抱之觀燈，爲檀道濟夫人胡氏，以女易去。元成失子，悔急交加，將致恩於死。謝氏縱之使逸。

元成奉詔纂修國史，忤司空徐羨之，充發極邊，矯詔斬之於途。張恩適爲驛丞，以身代死。元成變姓爲謝，教授檀家。

時北魏伐宋，羨之主和，道濟主戰，賭頭爲誓。道濟出師屢捷，羨之絕其糧餉，幾敗垂成。適道衡以避夫難，改易男裝，自稱石公子，僑寓義民鎮。激於義憤，糾合鄉里，助餉輸軍。道濟一戰成功，謁謝石公子，約爲兒女婿。班師還朝，既殺羨之，復倩元成往石家執柯，夫婦乃得重會。成婚之日，見新婿身佩渾儀寶鏡，而新婦又佩有辟風犀——檀家之世寶也。共話

前情，骨肉重認，詫爲巧合云。

### 生辰綱

生辰綱一册，都四十二頁。每頁十六行，行二十六七字不等。道光五年四月金焦雲鈔本。

此本罕見。原藏懷寧曹氏，今歸商務印書館。共分頭二三四四段：頭段英雄迫，又分投山，劫敵，賄姦，賣刀四齣；二段雙雄鬪，又分驗禮，爭功，托塔三齣；三段漁家傑，又分起綱，認甥，漁戰三齣；四段七星聚，又分結盟，定計，劫綱三齣。所謂卽水滸演義中計劫生辰綱一事。册尾題朱筆四字曰：「金焦雲編」，則此册或其手稿也。

# 中國舞臺進展的觀察

雪 儂

說什麼「重上政治舞臺」或者是說什麼「世事如棋局，人情一舞臺」。追究舞臺的意思，彷彿還離不開說的是戲臺。戲無論是新戲是歌舞戲，總要在一個地方表演給觀衆看。這個表演的地方，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地方。既然知道什麼是戲，也要知道什麼是臺。在考工記上說，積土四方而高者名臺。臺的用法似不僅限於演戲。如登臺拜將，如嚴子陵的釣魚臺，如曹阿瞞貯嬌的銅雀臺，中國的戲臺，雖然沒有很精確的歷史，但推想舞臺的建築，至少也可以推想是有了千年以上的歷史。如漢武帝時便有了百戲。戲臺是因着戲的表演而產生的。則漢武帝時爲欣賞百戲定有相當的舞臺出現。再如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商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吹臺梁武帝歌臺也。」歌臺想就是一種戲臺。還有在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上有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的說法。足見中國舞臺發生的很早，而昔日的勾欄行院，互舍技藝等，同時也把流行於城市中的舞臺推想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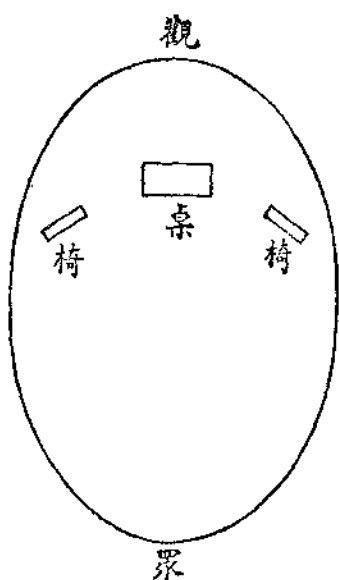
細看中國各省舞臺的形式，各省有各省彼此稍微不同的樣子，也

如同中國各地方有地方戲一樣。此點可由像片中或親自參觀得之。每一朝代的建築，也有每一朝代的建造法，（此點北平營造學社研究最精）歷代戲臺尤以廟中爲最多，因爲戲多有是爲娛神而表演的。由於廟中的碑文，更可以鑑定舞臺建造的年月。戲臺既然是因爲演戲而建造的，那麼舞臺多的地方，也就是戲曲最繁盛的地方。將來調查中國的戲劇，也就只有追隨中國現有的舞臺。自要得到舞臺便不愁沒有戲看，便不愁沒有戲可調查。

中國原始的舞臺，到底是什麼樣子，是很難知道的。中國舞臺尙未像希臘舞臺被人把他演變紀錄的那樣詳細。但據想最原始的舞臺直到現在還存在着。如同在北平的天橋或北方鄉間的廟會空場中，常看見兩三個人在那裏演作着的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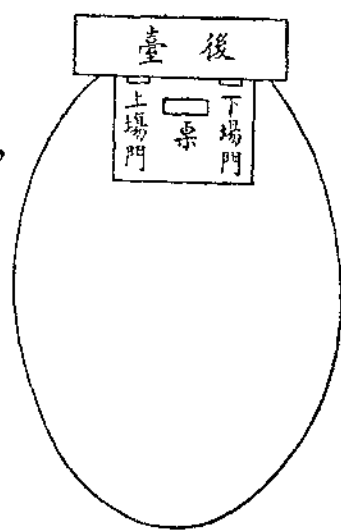
這種最原始的戲臺，是露天的性質。演員的四圍都有觀衆，這個地方沒有簾幕，沒有後臺，也沒有什麼化妝室，更提不到什麼演員休息室，這一路可愛的東西。演員的化妝都是當着觀衆打扮起來，與現下唱像

聲的相差不多。演員所依據的地方僅是一張桌子和一兩條板凳那是爲樂工預備的。或者現在舊劇中演劇的那張桌子還保存着原始戲臺中的道具也自說不定怕觀衆們闖進他們的演作場(Acting area)他們用棍子畫起一個圈子來作爲限制觀衆的方法。後來也許用板凳代替了畫的圈子。化裝和衣服想也非常簡單，起初的演員或者都是丑角。爲着清楚起見，用圖解說如下。



這種辦法施行不久，觀衆便慢慢有侵入演作場的趨勢。這個現象是很好的。這正是觀衆因爲戲曲有了進步，常惹起觀衆興趣濃厚的原故。結果演作場幾乎全部被侵略了。演員沒有辦法演作場日日的往後挪，而立在那裏的觀衆站不住腳了。更也是因爲那個地方看着太不方便，於是觀衆不由四圍圍看戲而從三方面看戲。至於後面原來觀衆的地方，便被演員佔有作爲舞臺的一部。而更爲觀衆看的清楚起見，便高了起來；也許是土堆起來的，也許是木板搭起來的。觀場中也許便放上木頭長條板凳，而爲化裝方便起見，便有了後臺。設法與觀衆隔離。除去後部以外，觀衆始終是保有原來演作場和其四週的。但這種簡陋的後

臺，也不過是幾片布幾張席而已。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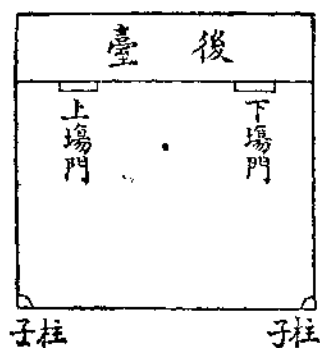


舞臺進化到這步天地，便分了雅俗兩個傾向分途進展。自然更有人在疑惑起初就不會有俗的舞臺。舞臺一興，便是由於敬神或者是某皇帝附庸風雅而才建築的。但無論舞臺的演變如何，舞臺是永遠和觀場不能分離。僅僅討論舞臺而不顧到觀場，這是很不通事的。現在就先討論所謂雅的舞臺。

(一)廟宇的舞臺——戲曲的起源，多有推源到跳神賽會，則正式戲臺最先的產生，或者就許是由於建築宏大廟宇。在北方許多廟宇的前面，多有很大的廣場。廣場的一端，僅有一個高起來的臺基。這便是中國的露天舞臺。遇到演戲的時節，便在這個臺基上用席和木桿搭起一個臺來。這種辦法，現在各大鄉鎮中依然舉行。這個時候的觀衆都沒有所謂「位」。大家都是立在那裏的。有的人是從遠處來的。來的時候是坐大敞車來的，使用大車將這個廣場圍繞起來。大車就變成了包廂。最可寶貴的池子坐位，也大概就是擠死人不償命的地方。這種情形，恐怕和歐洲流行於法比等國的週年祭典(Kermesse)，相差不多。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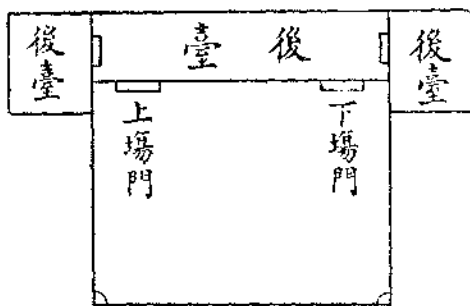
戲園，只有嘈雜蕪亂，然而故舊相逢，可任意說他們所要傾吐的話，到是一種更可愛的現象。

這個時候的中國舞臺，已然可以有一些門簾臺帳，出將入相的上下場門。但用具方面，還是那張桌子和那幾條變化莫測的桌椅。後來在這個臺基上便建起來一個固定的臺頂。臺基又因為可憐遠處觀衆免得伸着脖子起見，逐漸加高。臺口的支柱，也由兩個添到四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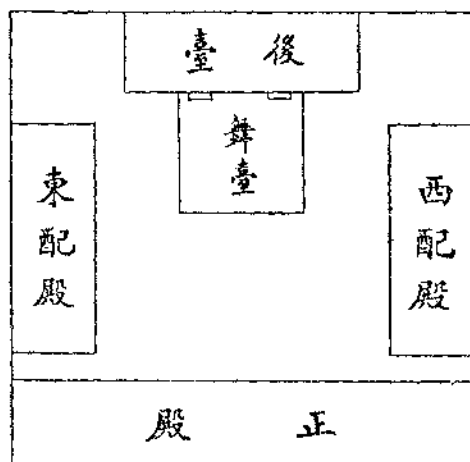
後來因為演員的加多，服裝複雜起來了，便把後臺的建築擴充起來了。但進入後臺的門徑頗不相同。並且有的是由前面兩旁走進去的。此種舞臺，大概山東爲多。

這種在廟門外邊的戲臺，後來便又遂暫移到廟門以內。普通是坐南朝北。因爲北方正面爲神仙菩薩們的正殿。這個時候，以做車坐包廂的辦法，是走不通了。兩旁便有配殿，而觀場最重要的地方，要推到臺和殿前的中間一段地方了。臺的後面有很大的化裝室。這種舞臺，以陝西爲多。間或也有蓋起兩層高樓的。



自然各地的舞臺形狀甚多，但那是樓的形式變化，並不是舞臺的變化。這種在廟內的舞臺，以後便影響出宮庭中的大舞臺。

(二) 宮庭中的舞臺——宮庭中的舞臺，因爲不必顧慮到觀衆的容量，所以舞臺常作凸入院宇中的形狀。無論院子的大小，舞臺的裝璜，力求美觀。起初也不過是一層。爲好看起見，上面的臺頂高聳起來。但兩層樓的戲臺在宮庭中頗少見。兩層以在廟宇中爲多。後來便有輪祿壽三層的大舞臺。下有水井，火坑，可以運用水彩及各種舞臺機械。鬼怪從下出，神仙從上入。可謂足以代表中國的舞臺。中國這樣的大戲臺，以熱河行宮爲最大。其次應推圓明園中的同樂園。（已焚）同樂園中的戲園，兩旁有大臣們的看廂，中間是皇帝聽戲的地方。此外庫房後臺都有相當的大。旁邊更有喜神殿三層。而頤和園的聽鸞館，故宮的暢音閣，也還都有相當可觀的地方。



中國舞臺一向是在露天。舞臺挪入室內，大概還許是在清朝或者還是近三百年來的事。如乾隆退休所造的倦勤齋，就是宮庭中舞臺的一種。此外更有漱芳齋風雅存屋內小戲臺。

在唐宋時代，士大夫以詩歌戲曲自娛，自詡風雅，大有人在。也就促成士大夫家庭蓄養優伎的習慣。士大夫家庭中的舞臺，也不過比諸皇家的舞臺要簡陋一些罷了。

通俗方面自從臺基高起以後，臺頂多用蘆葦護衛着。兩旁和對方都有支搭席棚的趨向。如明人所繪的查樓圖。自然還有一種舞臺上面用布置起來。觀衆也有布棚護着。四圍也用白布圍成一個圓場。爲防止有人們從布圍隙中偷看起見，外面更加一層繩網。此種爲遊行劇團所用居多。更有用竹子搭的臺。

漫漫戲曲成爲一般的嗜好了，觀衆增加，劇場須有顯著的商業化。都市中大的舞臺便增加起來。如今日的北平的三慶，慶樂等。但頂棚的建築法非常拙笨，而防塞通氣諸種建築問題，太不講求。故此觀衆和演員所受的罪，也就更大。

後來士大夫由於經濟關係，不能在家自蓄優伶，多有借用飯莊爲稱觴祝壽的地方。也就促成大飯莊中保有舞臺的痕跡。這種飯莊，起初也取的是露天形式。後來才加上的鉛板鐵棚。這大概的近三十年來的事。如北平的福壽堂，聚賢堂等是。

自民國以來，由於新科學的輸入，舊有舞臺，多被改造，而新建築多

從西法。所謂中國固有的舞臺，無形中已被一般所漠視，而所遺留給人們的印象，只是聳入空間的舞臺，反顯出老氣橫秋的樣子了。

此上所論，全憑觀察，可惜文獻無徵，未免自慚。近讀杜善夫莊家不識勾欄散套云：「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箇木坡。見層層疊疊圍圍坐。抬頭觀是箇鐘樓模樣。往下觀卻是人旋窩。見幾個婦女而臺兒上坐。又不是迎神賽會，不住的播鼓篩鑼。」由此一支曲子可見從勾欄院中演劇的情形。所謂鐘樓，當然是舞臺頂無疑。入門上木坡，當然是一種旁邊的看臺。則與昔日的希臘舞臺，相差亦似不多。此後中國舞臺，究竟採取那一種形式方爲合宜，似亦有可以研究的價值。

# 北平的百戲 (續)

佟晶心

(六)雜耍 關於雜耍，在前清城內不準開戲園，但多開了許多雜

耍館和書館。著者嘗疑雜耍或其他現在流行的地方戲是否爲昔人所說的雜扮。如在東京夢華錄上說「鼓板小唱鬪鷄，說諢話，雜扮，商謎，品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相生……」在夢梁錄上也說「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鷄竿承應上竿搶金鷄。兼之百戲能打觔斗，踢人，踏蹺，上索，打交鞭，脫索，索上撥水，索上走，裝神鬼，舞判官，斫刀，蠻牌，過刀門，過圈子等……」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牆切椽，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且雜手藝即使藝也。如踢瓶，弄碗，踢盤，踢缸，踢鐘，弄花錢，花鼓槌，踢筆，壁上腫虛空，掛香爐，弄花球兒，樛築毯，弄斗，打硬，教蟲蟻，弄熊，藏人，燒火，藏劍，喫針，射弩端，親臂攢壺瓶等。」

證以上兩段，其中許多種百戲到現在業已失傳，其中或仍有一部分散在各方不易尋找。其中有一小部分應當屬於俗曲範圍。足見俗曲也有一個時期屬於百戲的。從此點看來中國的戲的一字的界說是

廣義的。今就其中在北平仍然存在的按條指出。

(甲)說相聲——說相聲似在古時有兩種寫法；(一)相聲(二)像生。如在夢華錄爲相聲。(說見前)在夢梁錄有一段話說：「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

說相生又俗稱說學鬪。專用兩個人對說。由兩個人的對話中間找出可笑的意思。有時學鷄叫，學狗叫。正如蒲松齡聊齋中的口技。兩人之中主要的角色叫面兒。不主要的叫裏兒。裏兒有的時候也叫作包袱，言其須要兜得着。兜的意思就是說蓋口要嚴才能令人發笑。對話中不外互相嘲笑或自己毀罵或諷刺時事，或在緊要關頭突然說出鬆懈的話來，是爲雙口相聲。

(乙)說諢話——說諢話見武林舊事。言說諢話有齊張四郎說諢話就是單的相聲。僅用一個人說話可以使人發笑。北平從先有雲裏飛。諢話就是污穢不堪聽的話。有時也唱各種歌曲。但都欠莊重。在武林舊



事也提過「唱耍令」的有大禍胎，小禍胎，李俊，李陳州。此種說話大都刺激時人流弊。對於知識稍低的羣衆很有關係。

(丙)雙黃——雙黃也是雜耍中的一種。有時和相聲合作。同是一樣也用兩個人。一個人坐在前面。一個躲在後面。坐的人裝丑角。大都當場抹臉。爲正角只有動作傳神，而說話唱曲均爲後面(即裏兒的職務)在前面的丑腳手講指畫。看來好像是丑腳自己談話。有時正在前面人比畫忙亂之際，裏兒戛然而止。用此種辦法以博觀衆笑樂。在演作時有時先說幾句相聲。然後拍一下醒木念一首西江月作爲起首。

(丁)喬相撲——相撲就是角觝。角觝始於漢代。在夢梁錄說：「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喬相撲自然就是假相撲的意思。往常在北平天橋看見一個人背負着一個假人彼此相撲。遠遠望去看來與真的一般無二。這大概就是昔人所說的喬相撲。這種撲法也頗似一種傀儡戲。作的各種姿勢和各種招術與真的不差上下。

(戊)小曲——小曲已詳見於前卷民間的俗曲一欄以內。但在現在仍有在北平流行的所謂蕩調。蕩調向分河南蕩調和淮西蕩調兩種。淮西蕩調又說是淮韻。起源於淮揚畫舫。妓女所唱的腔調。蕩調有單唱雙唱的分別。隨唱隨舞不用開板皮鼓。河南蕩調又說是河南墮子。墮子是唱河南蕩調的一種樂器。有人認爲凡是詞句淫卑的小曲都叫蕩調。北平從先更有大鼓書。(詳見民間的俗曲一欄內)其中又有西調一種。今已失傳。在霓裳續譜中有西調二百餘種。更有羣曲。羣曲便是

北平清初產生的八角鼓班，遇有喜慶堂會首先一場合班所唱的歌曲。

羣曲中多係清代御製的凱旋歌。也可以叫作太平歌辭。(見霓裳續譜)其中的飛黃詞龍馬吟都爲燕文漢譯的軍歌。又八角鼓即來自金川。他的唱法很莊重。鑼鼓另懸一個木製的架上。全班一齊合唱。唱一回，打一回鑼鼓。唱完一曲再唱一曲。羣曲文體的組織和牌子曲差不多。

(己)抖空竹——抖空竹係用竹子作成的一種玩具。利用風琴的原理生出音來。有人也認爲是一種運動。普通家庭中所用形狀頗小。但有一種大形的約有數十斤。其聲如雷可聞數里。在北平天橋也似爲百戲的一種。在厲陽齋真州竹枝引呼作抖翁，但在武林舊事謂之爲弄斗。(庚)在拳技以外又有人能用手切斷磚瓦或一人仰臥將大石置於胸口用鐵鎚子打去。石損而人不傷。這種遊戲也可以使人看了興奮。正如武林舊事所說的打硬。

以外在武林舊事上又看到：「每遇神聖誕日諸行戶俱有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內官以馬爲社。(正如前清北京的跑車跑馬)七寶行獻七寶玩具爲社。(正如北平每年舊曆正月的火神廟)又有錦體社，臺閣社。(臺閣見於現時天津和陝西的百戲)窮富賭錢社。遏雲社。女童清音社。蘇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獻時果社。東西馬廐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兔活行以異樣龜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想係北平喪葬所用的清音)十閑等社……」由此看出，目前社會上一件小事都似乎有相當的根源可考。有的人都忽略他們或卑視他們，著者覺得這是很大的錯誤。

# 烏闌誓與紫釵記

綠依

蔣防霍小玉傳，敘述着一段很淒惋的故事。有人說，這樣的一段故事，假使拿來寫一本戲，就是文筆弱些，成績諒也不會太差。從想像方面，是不妨如此主張；實際上的證明，卻並不如此。取這段故事來作劇的，前者如紫釵記，後者如烏闌誓，雖文筆優劣不同，但失敗都是一樣的。

一段好的故事，不見得便是一段適於編戲的材料。因為兩者所採取的方向各異，而所需要的動力便也不同。這道理，凡是曾經注意過編戲的，誰也難加以否認。紅樓夢一書，在小說方面，可以說是一篇絕作，但採取其故事編劇的，像陳鍾麟，像荆石山民，像仲雲澗……那一家不曾失敗？又如武松殺嫂一段故事，水滸傳上所寫的，的確不如金瓶梅上所寫的有意味，但編成戲之後，卻適得其反。故此武松殺嫂一劇，至今祇通行義俠的一個路子。

霍小玉傳之所以成爲一個動人的故事，也並非偶然的。李益的薄倖，霍小玉的癡情，黃衫客的豪俠，像銅樑鐵柱般地把這段故事支撐起來。若不是小玉那樣的癡情，也顯不出李益薄倖之甚，若非李益那樣的

薄倖，可也顯不出小玉癡情之甚，而黃衫客的行爲也就不足使人驚異了。紫釵記與烏闌誓同是把李益霍二人造成了團圓的結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敗的原因。方才曾說過，這段故事的精神，全在李益霍小玉黃衫客三個不同的性格充分地在那裏互相輝映。一成團圓的結局，至少李益二人的性格便都不充分了。

然而紫釵記與烏闌誓之所以失敗，其原因尙不完全在此。蓋霍小玉這段故事，根本不是適於編劇的材料。凡是一段適於編戲的材料，少不得要具有三種條件：一，委婉動人；二，層次明顯；三，簡潔而不清冷，熱鬧而不煩雜。霍小玉傳，卻完全與此相反。

動人，這故事不能說是不動人，但卻說不上怎樣的委婉，因全局的進行大少波折，僅不過李益一個「負心不歸」而已，但還是慢性的，這在舞臺上，如果表演得逼真，便沒什麼驚人之點，如果能够使人注意，那非把原故事破壞了不可。採用一件故事去編戲，最好是把那故事分析一下，像作統計表似地，把全局的起落，畫一個曲線表，表畫成之後，你可



無。又本傳中謂畫烏絲闌書誓詞之絹係小玉家中舊藏，而記中謂係織女所贈。又小玉死後，卻被織女救活，將返魂香變作靈槎，送小玉至江淮，爲易元所救，後來又與李益團圓云云，亦與本傳異。但此種枝節，純襲戲場俗套，殊不值一笑。

從烏闌誓中的文字來看，可以斷定潘氏決不是一個深於此道的人，雖然他自己兀自在序裏吹，而且此公專好套舊曲去成新曲，例如烏闌誓第七齣燕春中皂羅施一曲：

原來萬朵千枝開竟，二十四番信好，酒酌瑤觥。告花花園縱小可居停，護鈴穩繫迴欄觀。想牡丹亭畔，空勞夢驚，梅花閣下，空勞影橫，願來年一色杏紅心稱。

這是不是套牡丹亭「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支呢？又如第二十齣避蹟中粉蝶兒一曲：

天冷雲寒，拍長空數聲征雁。九衢中車馬閒閒，御溝凝，靈沼沍，香塵不冒。抹角隨灣，看幽懷，這痴堪散。

這是不是套長生殿「天淡雲閒」一支呢？記中十之八九皆如此，實爲怪事！

又餞送折亦用解三醒，其第四云：

把金樽波同泪灑，席芳郊天與人遐，惟願此去呵，休教歲月蹉跎下，寡鳳孤鸞離不怕，少不得烏啼子夜難支枕，月滿中秋好駐車，漫疑訝已分天長地久，莫嗟夢遠神賒。

這樣的文筆，試問抵得上「恨鑠着滿庭花雨」幾分之一呢？

# 世界文學名著兩種

品精的合結所 訂裝的美 刷印的美 列排的美 藝文的美

## 盧騷懺悔錄

盧騷原作 張競生譯

精裝一厚冊  
實價二元四角

盧騷是世界的大文學家，大哲學家，也是大革命家。他的『懺悔錄』尤其是他的文學與哲理兼長的鉅著，同時是他在文學上哲學上集情感派大成的名著。他的好處，世界已有定論。今由張競生博士譯出，以餉國人。內容除文學上哲學上及革命思想的偉大處，足以使我們醉心外；還有許多人情世故，可使我們知道處世之方。至於十八世紀法國的奇事逸致，更是趣味橫溢。本書照原著譯全，並無缺少，加以張先生譯筆流利，清麗可誦。裝訂考究，尤令人愛不忍釋。

## 女優泰倚思

法蘭西原作 徐蔚南譯

精裝一厚冊  
實價大洋二元

這是法蘭西的描寫靈肉衝突的一本傑作。內容敘述一個莊嚴的高僧與一個淫蕩的女優的糾葛。莊嚴與淫蕩，高僧和女優，黑白對照，這是多麼動人的題材！高僧從信仰墮落到淫穢；女優從淫穢上進到信仰，字字句句，都寫靈肉衝突；這是多麼動人的手筆。西文原本已重印至二百版以上。本書譯筆極流暢美麗；人人都得快讀。附木版名畫十餘幅，裝幀極美。

世界書局出版

# 麥圖娜 (獨幕劇)

佟晶心

## 序言

自從在本刊第三卷第七期發表了戲劇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戲劇化一文以後，有許多朋友詢問這一類的戲劇是否可以上演。像這種生活化的戲劇——或者更說好像是不用簾幕不用舞臺的戲劇——能否實現編製的問題。關於這一點雖然我曾經介紹了美國女作家日爾私坦白女士 (Miss Alice Gerstenberg) 而一般懷疑這個議論的仍不算少，雖然在戲劇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戲劇化一文裏，著者曾經寫了幾個幕表。但在百忙之中半年來竟會連一個也沒能寫起，這大概也許是許多朋友懷疑這種戲劇的理由罷！

今年(一九三四)十二月初，朱友漁夫人忽然打電話來說爲北平協和醫學校必得給編一齣聖誕戲，並附帶着幾個條件：(一)腳色全由女護士扮演，爲謹慎起見，不要男演員；(二)該戲時間不得過九十分鐘；(三)必須以客廳爲舞臺，最好不用佈景；(四)劇情要包涵着施捨的意義。在這幾種條件以下，便用了兩天的工夫，作成麥圖娜一劇，於本月

二十二日在哲公樓內演出。要說此劇業已得到成功，那未免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要說別的話也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世界上總不會有人自己說自己不好罷！總歸這個小戲已經演過。是能夠演的戲。是一個小小的試驗而已。

演出日期——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時半

演出地點——北平協和醫學校哲公樓

導演——李亦青先生(前北平維娜社長)

劇中人(以登場先後爲序)扮演人

哀 梅(大小姐) 石彩珍

劉 媽(女僕) 尹紹英

愛麗斯(二小姐) 楊廣貞

瑪葛瑞(五小姐) 許淑英

儒 慈(三小姐) 李瑞雪

陶瑞茲(四小姐) 凌寶貴

麥圖娜(聖母)

汪培源

景——這是北平城內一家歐化的客廳，很大，很漂亮。在大客廳的一面還附帶着兩三個小客廳。幾個客廳的門都是可以互相通着。其中有一個可以通到小客廳的門，由大廳望去正像一個小舞臺。於是大客廳就成了觀衆的場子。什麼幕和佈景都不用。

這間小客廳的三面用三個能摺疊的圍屏遮起來。這個地方假設是一個人家的會客的屋子。這正是聖誕節的前晚。這家子的老爺和太太都去赴別人的宴會去了，家中只留了五位小姐和一個下人看家。大小姐哀梅是這家的長女，已然能够替母親料理一切家務。二小姐很聰明是好安逸的人。三四兩位小姐緘默的性情差不多。不過小妹妹是一個很活潑很跳皮的孩子。

屋子的中間有一個圓桌。幾把各樣的椅子隨便放着。桌子上有一盞桌燈。還有些別樣的傢具。反正是形容一個住家的樣子就是了。既然不用幕，所以燈光不開起來。電燈一亮的時候，那就是說幕開了。電燈亮起來的時候，哀梅手裏提着許多大包，小包，彷彿是由街上剛回來走入屋中。往四圍稍一張望便演起來。

哀梅 儒慈瑪葛瑞爲母親的聖誕禮物你們都預備好了嗎？

儒慈 瑪葛瑞 (同時在旁的屋子答應) 都預備好啦！(哀梅脫

去大衣)

哀梅 愛麗斯陶瑞茲你們把所有的賀年片兒都送出去了嗎？

愛麗斯

陶瑞茲 (同聲在旁的屋子答應) 都送出去了。是媽媽他們帶了去的。媽媽還說，要不是今年大姐幫她的忙，賀年片怎麼能够送的這麼快。她說每年她的賀年片總是過了年纔有工夫送給人家。

哀梅

劉媽，花廠子把花兒，跟松樹枝兒都送來了嗎？

劉媽

(劉媽走入) 都送來了！

哀梅

好！你把他都拿來放在這個桌子上。

劉媽

那俺們就拿去。

哀梅

愛麗斯瑪葛瑞，你們來呀，你們來幫着我將這些松樹圈子做起來。(劉媽將松樹枝兒拿進來又出去)

愛麗斯

(拿着一張報懶懶的走入) 你看我剛歇一歇兒你又來支使人了。(坐在右邊的躺椅上) 你怎麼不叫他們來呢？

哀梅

好！我叫她們都來。喂！你們都來呀！(儒慈進來坐在左邊的一隻椅子上。陶瑞茲坐在哀梅的對面。瑪葛瑞立在哀梅的身旁) 我想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屋子用紙條子和松樹圈子快速的佈置起來。叫爸爸媽媽回來一看，叫他們奇怪這些屋子都會變了樣兒。

儒慈

對啦，真對。叫這個屋子變了樣兒。

瑪葛瑞

對啦，真對。我們不僅僅叫這些屋子變了樣兒，應當叫他們看見連我們也變了樣兒纔好呢！

陶瑞茲 對啦，我們應當修飾的跟天使一樣纔好。

愛麗斯 對啦，我們最好每人戴上一個花帽子。

瑪葛瑞 最好我們連蒙頭紗也戴上。好！我上樓把你們的頭紗都取來。

(瑪葛瑞下)

(她們這個時候作起花圈和松圈來)

儒慈 哀梅今天外面的風很大嗎？沒有下雪嗎？

哀梅 今天外面冷極了！風刮到我的臉上跟刀子一樣，沙子打在我的嘴上跟錐子一樣，我的皮大衣都給大風給打透啦！看這樣

兒八成兒明天要下雪。

儒慈 是呢！前天我們出去買賀年片子的時候，也是如此。真可憐，我

看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兒，他穿着頂短的小棉襖兒，手裏提着半小筐兒的雜合麵，凍的真不成個樣子。差不多縮成一個團兒。差不多叫沙子給埋起來。冷嘶嘶的聲音由他嘴裏發出來。呵！慘的利害！

陶瑞茲 唉！還有那喘着冷氣的老頭子們，鬍子上掛了冰，嘴裏噴着白氣。真叫人怕的慌！

哀梅 唉！世間上的人類真是可憐極了。這彷彿是人類預定的命運。我自要一看到這些窮人，我的心裏就很難受。難受的像針扎一樣。

愛麗斯 可是我們也不見得就是闊人哪！不過我們沒有作一個窮人

的樣子給人家看是不是？設若是爸爸不能掙錢，媽媽不會管

家，我們——我們還不是跟他們一樣。我們要落到同他們這

般光景，我們——我們也就沒有工夫可憐旁人了。

哀梅 是呢！我也是常常的這麼樣兒的想。(這個時候瑪葛瑞走入

將蒙頭紗交給哀梅)(向瑪葛瑞)勞駕。勞駕。(瑪葛瑞此

時來往走着給他們傳遞松枝)我就想爲什麼他們要常年

受窮，而我們也有時受窮。真是航空獎券爲什麼不叫我們得

着。如果我們能够得着航空獎券的話，不只是救了我們，不是連他們也可以得救了嗎？

儒慈 對啦！獎券爲什麼不叫我得着呢？我早就說了，如果我的航空

獎券得了的話，我一定替他們每一個窮人作一件暖和的衣服。

愛麗斯 我想像你們這樣計劃的人恐怕太多了。你們就是這樣兒的

好人。我相信，趕到你們得了航空獎券，你們也許就不再想救

這些窮人啦！金錢就是魔鬼。金錢一出現，你們的慈善心，馬上就能像煙一樣，叫風一吹就散啦！

哀梅 (一邊說話一邊往各圍屏上去掛松圈)我想窮人有各等

各色的樣子。有的人真髒的很，而且你非立刻給他一點錢他馬上就會餓死。還有一種人他穿的很整齊——這是他不得



跟人家要錢去。他就得忍耐這種窮。你看這不是一樣更可憐的事嗎？這就是爲了尊嚴，爲了廉恥。金錢和廉恥也就將他的生命……逼迫到一個特別可怕的环境裏去了。

儒 慈 真的我們真應當愛人如己。我們真應當幫助這些各等各色窮人。人和人中間最大的需要就是同情。我想這是上帝的意思。雖然我們的錢很少，我們未嘗不可以替窮人去作一點事去。募一點捐好不好？

愛麗斯 (笑) 要等待募款去救窮人嗎！這樣的釘子我碰多了。有的時候他們捐你一點點的錢，正是因爲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他們恐怕不捐給你一點錢，就失掉了他們的尊嚴。

儒 慈 我也知道，有的大小姐捐助你一點錢，正是因爲你長的漂亮！我也知道，有的人捐助你一筆錢，正是因爲你會說話！

瑪葛瑞 我想也有的人捐助你一點錢，可是他們滿心裏頭不願意。正是因爲他們也正沒有錢。

哀 梅 可是還有一般人，趕到你的捐款結束以後，最好說些風涼話。他說：「你怎們不向我來捐錢呢？」可是你要問早了他，他就會回答你。他說：「我把錢已經捐到另外一個人手裏去了。」他還抱怨我們是去的太晚！

愛麗斯 所以我們應當僅僅接受誠心誠意捐款人的錢。不叫他們覺得我們是逼迫他們。像是我們要吃了他們。不叫他們見了我

們就嚇的要跑，拿我們當擲票兒的。哀梅，我聽說誠心誠意捐款的人聖母麥圖娜就會現像給他們看。

哀 梅 那麼我提議現在先不要捐別人的錢，我們就把我們買禮物餘下的錢，誠心誠意的都去散給了窮人。就是今天連我們的晚飯，在母親沒回來以前，也都拿去給街上窮孩子們去吃。你們看好不好？我們誠心誠意的捐，聖母麥圖娜就會現像給我們看。她要來獎勵我們。

陶瑞茲 好！我一片饅頭都不吃。

儒 慈 好！我今天晚上把腰帶緊一緊。

瑪葛瑞 好！我今天晚晌睡覺的時候把腿吊到房樑上。頭朝下睡。這樣我一夜也就不會餓。這是我的老師交給我治餓的妙法兒。她說這個妙法兒非常的靈驗。她說這個法子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大夫知道。惟獨這治餓病的法子大夫們是常常不會的。

哀 梅 是的，餓一餓可以使一個人聰明。餓一餓可以使人的更好看。餓一餓可以使人不能胖的像老牛一樣蠢。愛麗斯你怎麼辦呢，如果今天晚不吃的話？

愛麗斯 我……我多喝幾口涼水就夠了！

哀 梅 好！你們都有這個決心。(同聲答應) 劉媽(這個時候她們把錢都拿出來放在桌子上)

劉 媽 (劉媽入) 作麻呀，大小姐？

哀梅 你把我們的飯都端了去散給街上窮孩子們去吃。把這些錢也給了那些沒有棉襖穿的人。快快的去！

愛麗斯 劉媽，可是我不准你留下一點兒！

儒慈 劉媽，可是我不准你偷吃一片饅頭！

陶瑞茲 劉媽，可是我不准你開一盤兒菜！

瑪葛瑞 劉媽，可是我不准你把手指頭攔到湯裏再拿出來嘔滋味兒！

（作嘔手指頭的樣子）

劉媽 那咱們怎麼能呢！我們怎麼那麼沒見過世面。你們有善心俺們就沒有善心了嗎？（嘟囔而去）

哀梅 貧吝這是世間上人類的大病。（這時候她們都戴起頭紗和花冠來）犧牲自己，服務人羣，這是最尊貴的道德。你們看着，如果我真的要得了航空獎券，我一定按照着我那預定的計劃把窮人救起幾個來。

愛麗斯 是的，許多聰明人天天在他們的腦子裏搭那些空中樓閣。計劃這麼辦，計劃那麼辦，其實這都是一種希望。這都是將來的。這都是將來未必能夠達到的理想。彷彿畫兒上的燒餅治不了餓！

儒慈 可是窮人的困苦都是在目前。就是在現在。而且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陶瑞茲 大姐計劃救人既是在將來，這些計劃就成了空的打算。

瑪葛瑞 也因為航空獎券總不得，所以窮人也就總沒有什麼出路。

哀梅 儒慈瑪葛瑞你們應當把聖誕樹搬進來了。（儒慈瑪葛瑞走出）聖誕樹現在應當裝飾起來了。（向愛麗斯）瑪葛瑞往

常跳皮極了。今天真好，他會歡歡喜喜的作起事來了！

瑪葛瑞 （又走入）大姐你說我什麼，你說我跳皮嗎？

哀梅 沒有，我今天稱贊你好。

瑪葛瑞 什麼我都聽見了。我藏在窗子底下聽見的。你說我跳皮，我早知道你要講就我！

哀梅 好！聽見聽見了吧！快去吧！快把松樹給搬來吧。（瑪葛瑞下）

我們真應當不要批評人。

愛麗斯 我們應當永遠批評別人的好處，不要批評別人的壞處。

陶瑞茲 可是也有時候當你批評別人好處的時候，他反以為你是在那裏罵他。可是也有的人當你罵他的時候，他到高起興來了。

愛麗斯 這樣的人只有原諒他們。叫他知道你不是小人。可是聽見人罵他他反到高起興來的人，不見得太多吧！

瑪葛瑞 可是也有時候起初你本想誇獎旁人的好處，然而不知不覺你就說起旁人的壞話了！

愛麗斯 那麼這樣說也有的時候當你批評旁人過錯的時候，你也許就慢慢的說起人家的好處來了？

哀梅 可是這樣的時候也太少。（這個時候儒慈和瑪葛瑞已然將

聖誕樹搬進來)

瑪葛瑞 大姐，你今年買來的這棵聖誕樹好像是沒有根兒。你知道，你受了鄉下人的欺負。他們鄉下人看見你用的急，他們就斫下一枝樹枝來栽到盆裏。

愛麗斯 她是受了鄉下人的愚弄。她總以為她比什麼人都精。其實她比鄉下人還傻。你們知道許多傻子臉上都生的很像聰明，許多聰明人都跟大傻子一樣。(這時姐妹們都裝飾起聖誕樹來)

哀梅 可是也有人臉上也聰明心裏也聰明的。

愛麗斯 然而我說那或者是例外!

儒慈 小妹如果我們真要打算知道這棵樹有根沒根的話，我們可以將這個盆底打破了。

瑪葛瑞 對啦!我拿錐子去。將盆底打破了把根兒刨出來，就知道他到底有根沒根了。

愛麗斯 也就知道大姐是聰明是傻子了。還是她的眼力好，還是她受了人家的騙!

哀梅 慢來，我聰明也好，我傻子也好，我們現在用的是松樹，不是用的是松根兒。要打算打破盆底來刨根，那是過了聖誕節的話。你們不要太不相信人。

愛麗斯 是的，世界上有許多人我們告訴他們老實話，他們確疑心你

在那裏撒謊。更有那種人，你冤一冤他他反倒信以為真。我想這棵松樹大概許是有根兒的吧!

哀梅 所以人們的生活要人們去應付。因為要應付生活所以更不能不仔細的分析這萬惡的社會。因此有時候人們感謝你善意的忠告……

愛麗斯 這就是耶穌為什麼被世界上的人類舉起來。

哀梅 可是也有時候人們將你那善意的忠告看成糞土。

愛麗斯 那就是為什麼耶穌被惡人釘在十字架上。

哀梅 還有一般奸詐的人，他願意他自己聰明，他希望別人都都是傻子。他用話來愚弄你。顛倒是非，給你當上!

愛麗斯 那就是假冒為善，就是一羣罪人。

哀梅 好了!我們的樹好了!我們什麼都預備好了。我們專等媽媽和爸爸回來。儒慈，陶瑞茲，瑪葛瑞你們每人都應當在牀頭裏掛上一隻襪子。今天晚晌有一個老頭兒——一個最愛小孩子的老頭兒——是從北極來的。他帶着許多禮物為的是給我們的。這個老頭兒穿着紅袍，高高的鼻子，全身都被北極的雪蓋着。

瑪葛瑞 他準什麼時候來呢?我可以跟他多要點兒嗎?

愛麗斯 他也許再待一伙兒就來。他或者能多給你點禮物，然而我不知道。他是從煙囪上爬進來。

瑪葛瑞 (很信的樣子) 他不怕煙燻了他的眼睛，磚碰了他的鼻子嗎？

哀梅 不怕，他一點也不怕，爲愛小孩子。不過你要掛襪子的時候，你要掛一隻整襪子，不要掛有窟窿的襪子。

瑪葛瑞 有窟窿的襪子怎麼樣呢？

哀梅 他不喜歡小孩子的襪子有了窟窿。他怕他的禮物從窟窿裏掉下來。(儒慈，陶瑞茲，瑪葛瑞走出去)

愛麗斯 今天我們已經誠心誠意的把錢把飯都給窮人了。他們說凡是誠心誠意施捨的聖母麥圖娜，今天夜裏就顯像給他們看。我現在就這樣等着聖母麥圖娜了。

哀梅 然而那是神話，那未必可靠。我們所憑的只是良心。

愛麗斯 我們施捨固然是誠心誠意的施捨，決不打算求什麼酬報，然而說句實話，我真有點兒餓啦！

哀梅 餓！這是我預定了今天要挨的。人家挨十天餓的還沒有嚷，你纔挨一頓餓就喊起來了！你知道在一千九百三十多年以前的今天，在伯利恆馬槽裏降生的救世主，那就是你剛纔所說聖母麥圖娜的兒子。他爲拯救人類的靈魂，他自己犧牲上了生命。他的犧牲豈不比你的的一頓飯值的多了。是的人的大難處就是捨不得！

愛麗斯 可是人也不能太捨得了！我的飯也不見得就比他的生命還

不重！我們現在把我們所有的都施捨給人了，我們還有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我們現在還有一樣最好的禮物。如果我們把

這個最好的禮物獻上去，我敢信聖母麥圖娜一定會顯像給你看的。(這個時候儒慈，陶瑞茲，和瑪葛瑞都進來坐下) 現在的問題，不是聖母麥圖娜現不現，只是在我們肯捨不肯捨！不肯施捨的人，就是說破了嘴，也是沒有法子辦的。

陶瑞茲 醫治不肯施捨的藥，只要用一把刀。一把刀常常叫人把不肯捨的東西都捨了。

儒慈 叫人肯捨的藥，不是可怕的刀，偏是那沒有鋒刃的聖經。聖經是診治思想病的一付妙藥。世界上沒有藥更比聖經有效的了。

哀梅 就是因爲有聖經，對啦！所以有許多人毫不留戀的離開了可愛的家鄉，去給外國人做事。毫不慳吝的施捨金錢。更爲了要叫旁人活而自己反不怕死。這就是一千九百三十多年前的今天降生下的耶穌所立下的教訓。

儒慈 就是他的門徒建立了教會。

瑪葛瑞 就是他的門徒捐立了醫院。(演者不妨說一個任何他所愛的醫院)

愛麗斯 也就是他的門徒捐立了學校。(演者不妨說一個任何他所愛的學校)



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愛麗斯 腳指頭上長了雞眼麼，你發燒不發燒……是一隻腳是兩隻

腳？

儒 慈 是每一隻腳上一個。

愛麗斯 哼！這是很危險的病呵！這叫作對眼。這個病可要早早的治。要

請好大夫治。不然那會有性命之憂。

陶瑞茲 可是到底應該怎麼治呢，我想你一定說把他割掉了，是不是？

愛麗斯 這個病你叫我治嗎？哼！你真有運氣，遇到了我。若是遇到了別

的大夫，就真會治錯了。治喪了命。我給你開一個治雞眼最好

的藥方。（用鉛筆寫在紙上遞給儒慈）

儒 慈 （念道）治雞眼最好的妙方，就是買一雙大鞋。對啦！你這法

子還是真不壞。那麼我明天就買一雙大鞋去。

哀 梅 假如說我的手腫了！

愛麗斯 說不定我也許要割下你的手來！（瑪葛瑞下）

陶瑞茲 假如說我的腿腫了！

愛麗斯 說不定我也許要割下你的腿！

瑪葛瑞 （瑪葛瑞將劉媽拉上來）二姐假如劉媽的頭腫了，怎麼辦

呢？

愛麗斯 說不定我也許將他的頭……不……他的頭本來沒有腫

嗎！如果劉媽的頭真是腫了的話，我就要用聽病筒聽他的頭。

劉 媽 俺們就怕你聽俺們的頭，俺們不知你們是什麼意思俺怕你

把俺的頭打破了。（跑下去）

哀 梅

陶瑞茲 你看他們都有了為服務將來社會的好主意，你呢？不

陶瑞茲

我……我傳道去。叫他們去醫治肢體上缺殘的人。叫我去醫

哀 梅

這就是你們最寶貴的禮物。最寶貴的禮物就是捨身救世。聖

母麥圖娜你應當顯像給我們看了！（哀梅的手舉起來作祈

禱的樣子。這個時候臺上的燈光先黑了。鐘聲在遠處響起來。

鋼琴奏着微弱的進行曲。一個電筒所照亮的地方，聖母麥圖

娜戴着金色冠冕抱着嬰兒款段的走出來。愛麗斯，儒慈和陶

瑞茲都跪伏在地上。鋼琴又奏樂哉主臨的調子。曲終一齊立

起來合唱。）

樂哉斯世救主已至 全地須接其主

萬心為主預備所在 宇宙萬物頌揚

（一齊走下臺來唱着。觀衆們也一齊同唱起來繞行臺前一

週再唱。）

救主治世以真以貴 以道訓誨人民

主顯公義何等全備 慈愛何等深純  
（衆姐妹由聖母麥圖娜率領着，一同走入臺上燈光復明。）

完

這個小戲 (Little comedy) 自然看着帶了很濃厚的宗教氣味。但爲宗教節令演戲，這是很難避免的，尤其是在很短的時間裏。不過就觀衆所得的印象而論，尙覺有相當的真實和相當的幽默。至於要談信仰，那是另外的問題。此處不過依照戲劇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戲劇化的一文內的理論，來作一個劇本就是了！

# 出版介紹

## 雨窗欵枕集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鄧馬氏影印，全二冊，定價二元五角，北平來薰閣書店代售。)

這是繼清平山堂話本而出的一部話本集，原稿是馬隅卿先生所

藏明嘉靖時刊本，連完整的帶零殘的共有話本十二篇，其中有些是在後來選刊的話本集中尚能見到的，但也有幾種是連著錄也不曾的話本和戲劇是如何密切的有關係，凡注意到中國戲劇史的人都深曉得，那麼這部書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茲將書中內容再略為介紹

雨窗集上：

花燈橋蓮女成佛記(全)

曹伯明錯勘賊記(全)

董永遇仙傳(全) 以上三種未見著錄

錯認屍(全) 警世通言題作壽彥傑一妾破家

戒指兒記(殘) 古今小說題作開張慶三償冤債

欵枕集上：

羊角哀死戰荆軻(殘) 古今小說題作羊角哀捨命全交

死生交范張鷄黍(殘) 古今小說題作范巨卿鷄黍生死交

欵枕集下：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殘)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全)

夔關姚弋弔諸葛(全)

警川蕭琛貶霸王(全) 以上四種馬氏寶文堂書目曾著錄

李元吳江救朱蛇(殘) 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均作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 清人雜劇二集

鄭振鐸輯 民國二十三年景印

在一年以前，清人雜劇二集已然發售預約了，但出版期一再展延，直到如今才出版。全書共十二冊，一函，定價十二元，但向各舊書店去購買，仍可按預約給價，不過聽說這次印的部數不多，除預約的以外，所餘無幾，不久恐怕便買罄了。

全書所收雜劇共四十種，茲錄於此：



買花錢 大轉輪 浮西施 拈花笑 以上四種徐石麟撰

孔方兄 賈閨仙 十三娘 狗咬呂洞賓 以上四種葉承宗撰

龍舟會 王夫之撰

風流塚 鄒式金撰

空堂話 鄒光金撰

醉畫圖 訴琵琶 續訴琵琶 鏡花亭 以上四種廖燕撰

詠雪 簪花 鬪茗 畫竹 以上四種洪昇撰

藍關雪 柳草烟 醉翁亭 遊赤壁 以上四種車江英撰

訊翎 題肆 琴別 畫隱 碎胡琴 安市 看真 遊山

壽甫 以上九種張聲玠撰

璿璣錦 女專諸 松年長生行 以上三種孔廣林著

苧蘿夢 紫姑神 維揚夢 以上三種陳陳撰

喬影 吳藻撰

老圓 俞樾撰

###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民國二十三年雙肇樓排印，全書共十二冊，定價每部十元，現售七折，各舊書店均有代售。)

這書是張次溪先生所輯，本刊前次已經介紹過一次。這書內容原定為三十種，但付印之時，又增加進去八種很名貴的作品，因此內容更

為豐富新加入的八種是：

越縵堂菊話 李慈銘

哭庵賞菊詩 易順鼎

宜南零夢錄 沈太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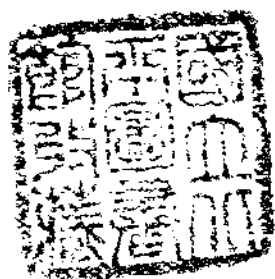
梨園伏聞 許九堃

異伶傳 陳澹然

鞠部叢談 羅懷公

梨園舊話 倦遊逸叟

舊劇叢譚 陳彥衡



# 本刊登文不許轉載

主	幹	程金	硯梅	秋廬
著作人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輯人	北世界	編分譯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發行所
發行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發行所

零售	每冊	國幣	三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一元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三元
郵費	國內	每冊	三角
	國外	每冊	一角六分
	郵票代洋	九五折計算	

## 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1/4
封面內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底面外	廿四元	十六元	八元	八元	
正文前	十八元	十二元	六元	六元	
正文中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四元	
正文後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四元	

連登二期九折三期以上八折半年以上七折全年以上六折二年以上五折文化機關及學術團體惠登廣告者照表八折計算 色紙或彩印另議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關於戲曲及音樂之文字與圖片，文字不拘文言白話但須詳加標點；圖片請附詳細說明於後。
- 二 來稿請繕寫清楚。并註明詳細通訊地址於稿末。
- 三 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敘明。
- 四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受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經登載後，每篇酌贈五元至五十元之薄酬，或本刊若干期。
- 六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不用，概行寄還，如須掛號，請附郵資。
- 八 已在他處發表之作，請勿惠賜。

本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錄第一五號

劇學月刊  
每冊價洋三角